

新 中 學 文 庫

俠 隱 記

下 冊

大 仲 馬 著
伍 光 建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、典藏

中學國語文補科充讀本

俠 隱 記

下 冊

大 伍 沈
仲 光 德
馬 建 鴻
原 譯 校
著 述 註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810
1773-5
36
v. 2
俠隱記

法國大仲馬著

君朔譯

第二十七回 阿托士之妻

再說，達特安喫飽了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「我們要去找阿托士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他是個比劍的好手，又鎮定，不會喫什麼虧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本事膽子都有，就恐怕敵人多了；我想趕快去看他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也想同你一路去，不過恐怕還不大能騎馬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病很了，頭腦恐怕有點不清。」阿拉密問道：「你幾時去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明天一早。你今晚睡個好覺，明天也許能同我一路走。」阿拉密道：「能同去更好。我看你也要歇歇，再趕去。」兩個人都去睡了。

明天早上，達特安走到阿拉密房裏，見他倚着窗子，往外望。達特安問他看什麼。阿拉密道：「那個馬夫牽着的那三匹馬，着實好看；騎上這種馬，是極快活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也可以享受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一匹？」達特安道：「隨你揀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鞍墊呢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也



是你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你別開頑笑了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說拉丁，我也不開頑笑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些華麗鞍墊韁勒，都是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；那一匹是我的，那一匹是阿托士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這幾匹馬，好極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看你喜歡，我很高興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除了王上，沒人能殼送你這一分的厚禮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却不是主教送的，你也不必問是誰送的，你只管收了一匹就是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就要那一匹。我就是中了二十槍傷，這匹馬也可以治好了；你看馬鐙有多好看！巴星快來。」巴星來了，却是垂頭喪氣的樣子。阿拉密道：「把我的劍擦亮了，把我的帽子罩袍刷刷，把小槍裝好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馬上有的是小槍，不必去裝了。」巴星在那裏歎氣。達特安道：「不必難過。不論作那一行，也可以上天堂的。」巴星幾乎要哭的答道：「我的主人，經論教務，很熟的了，不難做到主教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想想看，作教士有什麼好；作了教士，也還是免不了要打仗的。你看第二次打仗，主教還要去帶兵。某主教也是要去的。你不信，去問問，他的跟人常常的要同主人裹傷呢。」巴星歎氣道：「我曉得了，現在是天翻地覆的世界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主僕兩個人，走到院子。阿拉密道：「巴星，同我拿住鐙子；」他一摔，就上了馬，誰知那馬一跳，阿拉密臉青了，暈起來。達特安扶他下來，送到房裏，說道：「你別去罷，好好的自己照應着，我一個人去找阿托士罷。」

阿拉密道：「我看你是個鐵鑄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，我不過運氣好；我走了，你怎麼樣消遣呢？不要再談經罷。」阿拉密微笑答道：「我作詩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作詩送施華洛夫人的女僕罷。我看你倒不如教巴星作詩，也可以安慰他；你可以天天騎騎馬，慢慢把身子養回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你不要掛念。等到你回來，我就可以同你一路走。」於是兩個人分手，達特安就向阿密安地方去，交代女店主同巴星照應病人。達特安記得那一日阿托士所處的情形，十分危險，不曉得他這幾天什麼樣，又不曉得他在那裏。

再說，那四個英雄頭裏，算阿托士的年紀最長；他的性情嗜好，舉動，同達特安全不同。但是幾個人之間，達特安最敬重的，就是阿托士。阿托士的面貌，極其名貴，本領最好，性情最安靜，膽子却是極大；講到模樣，同對待人的樣子，有時比特拉維還好。身材不長不短，却極強壯，比起力氣來，頗圖斯還比不過他；臉上英光四射，一個筆直的鼻子；兩隻手極其細嫩，阿拉密最喜歡收拾自己的手，見了阿托士那雙手，還是羨慕的。阿托士說起話來，聲音是最好聽，平常不大說話，聞見却是極廣的；他的樣子擺出來，人家一見，就知道他是在最上等的社會走慣了的。遇着大宴會，阿托士知道安設座位的先後；講到家世，及國裏的貴族，是無不源源本本的說得出來；說到臂鷹打圍，他是

無一事不在行，路易第十三聽了，也要詫異的；至於騎馬比劍，更不必說了，他是極在行的。那時候的上等人，不大肯講究學問，阿托士却不然，阿拉密好弄拉丁文，有時錯了，阿托士同他改正；那時候的軍人，不大考究宗教倫理，做人都是極放蕩的，阿托士却極正派，不肯亂行一步的。總而言之，在那時候的人，他算得個是特別的，不幸他受過不如意的事，未免常帶憂愁；那時，他的眼神也差了，話也不大說了，只好拿酒去解憂，有時同他的同伴在一起，也不肯說句話。達特安從來沒打聽出來，阿托士傷心的緣故，從來沒看見有人寄信把他；他所去的地方，朋友都曉得的。

再說達特安一路走，一路說道：「阿托士許是死了，也未可知；如果是死了，就是我對他不住；原是我拉他來的，他也不曉得爲的什麼，也得不着好處。」巴蘭舒道：「不但這樣，我們有了性命，還是虧得他！你還記得他說，你們走你們的罷，我是被他們捉住了；那時候，我看見他拿着劍，在那裏打，就像是有二三十個人打架。」達特安想起那天的情形，更着急起來；主僕兩人，趕快的跑。那天早上十一點鐘，就看見阿密安地方，十一點半，就到了客店。達特安要收拾那店主，他就一直跑到院子，把帽戴低了些，一手拿馬鞭，一手抓住劍柄，見了店主人，就問道：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我不認得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當真不認得麼？」答道：「爵爺，不認得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

說兩句話，你就認得了。兩個禮拜前，你誣賴一位客人用假錢，這位客人在那裏？」店主臉都青了，答道：「再也不要提起了。我爲那件事，喫了大虧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位客人在那裏？」店主道：「你聽我說，饒了我罷，請進來，先坐坐。」達特安坐下了，在那裏很生氣，巴蘭舒站在後頭，臉上很兇。店主人在那裏發抖，說道：「你就是那天先走的客人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，你就講實話。倘有半個字不對，我是不饒你的！」店主道：「你別着急，讓我慢慢講。」就說道：「原先有人送信把我，說有一個慣使假錢的人，不日就要到，假扮作火槍手的模樣。——那些人主僕的面貌，同馬的樣子，都說得很清楚的；地方官還派了六個人，幫我忙，我自然就預備着，捉這班使假錢的人……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們捉着的那個人，在那裏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讓我說。那天你先跑了，我更疑心了；你的朋友打得很好，他的跟人，不幸同馬房的人鬧起來，那馬房的人，原來都是一班偵探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可恨極了！原來你們都是一班偵探；我要把你們殺光了，一個也不留。」店主道：「我可以證實了我們不是串通的。你的朋友拿手槍打倒兩個，拿劍打倒一個，把我也打倒了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幾時纔說完？」我問你我的朋友怎麼樣了？」店主道：「他一面打，一面退，退到地下酒庫的樓梯口，他搶了鑰匙，跑了進去，把門鎖了；我們就讓他在裏頭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的意思，並不要

殺他，只把他關起來就算了。」店主道：「好一個被禁的人！是他先殺了一個人，又重傷了兩個人，自己關在那裏；我跑去告訴地方官，地方官說他全不曉得；還說，如果我說出他的名字來，他要把我吊死了。看起來，我是關錯了人；那個真的，却跑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現在那裏？你還沒告訴我。」店主道：「我因為着急的很，要把事體弄清楚了，我就跑到酒庫，放他出來；誰知酒庫裏頭藏的，不是個人，簡直的是個魔鬼！我要請他出來，他說不相信我的話，怕上我的當，說要同我立合同。我就說，原是我的不是，不應該誤得罪了火槍手；他就說，第一款，是要他的跟人帶了兵器進去，我答應了；他的跟人叫做吉利模，雖然受了傷，也進了酒庫，進去之後，馬上又把門關了，闕我們走。」

達特安問道：「現在阿托士在那裏？」答道：「還在地下酒庫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你這個光棍！你把

他關在酒庫這些天麼？」店主道：「天呀！他在酒庫裏，不能怪我，是他自己願意關在那裏的。你如果能勸他出來，我就感激你一輩子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我到酒庫裏，找得着他麼？」店主道：「找得着。他自己要關在那裏，不肯出來。每天我們用把叉子，叉些麵包，從小窗口送把他們兩個人喫；他們要肉，我們就送肉，——他們還不止喫麵包喫肉咧。有一天，我同著兩個夥計，要進去，他就大生其氣，主僕兩個就裝起槍來；我就問他作什麼，他就說，如果我們一踏腳進去，他就要開槍。我就跑去

告訴地方官，地方官不管，還說是我_不應該得罪有體面的人。」達特安也禁不住笑了，問道：「你怎麼樣呢？」店主道：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窘到不得了；我們的貨色，都在酒庫裏裏頭藏的是瓶頭的酒，桶頭的酒，還有皮酒，香酒，菜蔬，鹹肉，香腸。我們不能下去取東西，就不能供應客人；生意一天壞一天。你的朋友，若是再住一個禮拜，我只好關店門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都是你的錯。收拾得好！你不該把體面人當作使假錢的。」店主道：「你說得不錯。你聽聽，他又吵鬧起來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又是你們去吵他了。」店主道：「不得不吵他的。剛纔來了兩個英國人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店主道：「英國人好喫好酒，你是曉得的；我的老婆，去同你的朋友求情，要進去取好酒，他不讓進去。你聽他吵得多兇！」達特安一聽，果然吵得利害，店主在那裏發抖，達特安拉了他，就向庫門口來。巴蘭舒裝好槍，跟着來。

兩個英國人也在那裏吵，說是走了遠路，要喫喝的。有一個打法國話說道：「真是虐政爲什麼讓一個人霸佔住了，叫我們捱餓？我們去攻門罷！他若是同我們打，我們就殺了他。」達特安拿出手槍來，說道：「慢點。我們不要講殺。」阿托士在門裏喊道：「讓他們來，我們收拾他。」那兩個英國人雖然有膽，不曉得酒庫裏到底是個什麼人在那裏，遲疑不決；有一個淘氣些的，跑下幾級

梯子，用力踢門。達特安把手槍弄好，同巴蘭舒說道：「你對付樓下那個人，我對付樓上的。」回頭對英國人說道：「你要打麼？我們預備好了。」阿托士喊道：「達特安，是你麼？」達特安也喊道：「不錯的，是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好極了，我們一會就把這些強盜收拾了！」那兩個人已經拔劍在手，見地勢不便，又不肯罷手；那一個又把庫門一踢，裂了一條大縫。阿托士喊道：「達特安，你站開，我放槍了。」達特安原是個有分寸的人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位且等一等。阿托士，你也且不動手。你們無故的去丟性命作什麼？我同我的跟人，送你三槍，酒庫裏頭還要送你幾槍，況且我們還有劍；我現在看，不必流血，就可以把這事了結；你等一會，就有酒吃。」阿托士在裏頭說道：「還不曉得有酒剩沒有。」店主聽了，又發抖，說道：「什麼，沒得酒剩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總還剩許多，兩個人不能把庫裏的酒吃光了。先生們請先收了劍。」兩個英國人答道：「你把槍收了，我們也把劍收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收了槍，叫巴蘭舒也收了槍；英國人也收了劍。達特安把阿托士的事，說了一遍；兩個英國人聽了，也說店主的不是。達特安說道：「請你們在飯廳等一會，酒就來了。」英國人到飯廳去了，達特安說道：「沒有別人了，請你開門罷。」阿托士搬開了許多東西，開了破門；達特安跳上前，抓他的手扶他上樓，阿托士走不了，達特安驚訝，問道：「你受傷了麼？」阿

托士道：「不是的。我喫醉了，我是最會趁機會的。好店主，我至少喝了一百五十瓶酒。」店主叫道：「跟人若是只喝了七十五瓶，我的生意是毀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是懂規矩的，不敢同主人比，他喫的是桶裏的酒；喫了忘記塞桶，酒還在那裏流咧。」達特安聽了大笑，店主在那裏着急；吉利模走出來，抗住火槍，喫得爛醉，遍身沾了一種東西，店主認得是橄欖油。三個人一齊到了另一間房子。

店主夫婦兩人，到酒庫一看，看見滿地空桶，一窪一窪的，又是水，又是酒，浮了許多板片，還有許多火腿骨，一角上堆了許多空酒瓶；一個大桶沒塞子，酒在那裏流，幾乎流乾了；五十串大香腸，也快喫光了。夫婦兩個看見這種情形，在那裏哭，在那裏喊；達特安聽了，也有點難受，阿托士一點也不動。誰知店主哭了之後，生氣起來，拿了火鉗，跑進房來；阿托士看見了，喊道：「快拿酒來！」店主道：「你喫的酒值一百個畢士度有多，我是毀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沒有的話！我們喫的，還不穀解渴。」店主道：「你喫也罷了，還打碎了許多瓶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是你的錯。是你把我推在一堆瓶子上的。」店主道：「油也糟蹋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打傷吉利模，我們拿油同他敷。」店主道：「香腸也喫完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老鼠喫的。酒庫裏多得狠。」店主道：「你要賠的！」阿托士道：「你這個

老東西！」想站起來，又坐下了；達特安拿了馬鞭子，店主退後了。達特安道：「我要教訓你：往後待天上送來的客人，你要同他客氣些。」店主道：「魔鬼送來的客人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你還要同我們辯；我們四個人，就要一同再到酒庫裏去住，看看糟蹋了多少！」店主道：「原是我的不是，我也認了；請你們饒了我罷。你們是上等君子，我不過是個窮店主，我求饒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得了得了，你再怎麼說，我的心要碎了，我的眼淚也要同你桶裏的酒一樣流了；我們並不是魔鬼，我們慢慢的商量罷。」店主慢慢的走到跟前。阿托士道：「你記得那天我要還帳，我的錢包擺在桌上。」店主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裏頭有六十個畢士度，那裏去了？」店主道：「在縣衙門裏，他們說是假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是假的。你要了回來，就把了你。」店主道：「你是曉得的，到了官的東西，是要不回來的，除非錢是假的，或者還許要得回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可不管。你想法子要回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來，我們談別的事體罷。」阿托士的馬在那裏？」店主道：「在馬房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看那匹馬，值多少錢？」店主道：「不過五十個畢士度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頂少也值八十；你拿了去，就算清了帳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把我的馬賣了，我騎什麼？難道騎在吉利模背上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帶了一匹馬來給你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另外一匹麼？」店主道：「是的。那匹馬，好的很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

就把我那匹，拿了去，再送點酒來。」店主脾氣變好了些，問道：「你喜歡什麼酒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酒庫頂裏頭的，現在大約還剩兩打酒，那幾瓶當我跌倒的時候都壞了；拿六瓶來。」店主自己說道：「這個人，飲酒同魚一樣的，若是他再住兩禮拜，酒帳算清，我還可以賺回幾文來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還拿四瓶給英國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他們去拿酒去了，你告訴我，我們的同伴，怎麼樣了？」達特安把頗圖斯傷了膝蓋頭，阿拉密同兩個教士談經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店主送酒來了，還弄了一條火腿來。阿托士倒滿酒，說道：「我們喝一鍾，恭祝他們兩個！但是你爲什麼，總不高興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怪不得。我的運氣算頂不好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怎麼運氣不好，你說給我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等等說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爲什麼等，你以爲我醉了麼？我喫了一兩瓶，心裏最是清醒的。請你說罷。」達特安把邦氏的事，說了一遍；說完了，阿托士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管說不好，你常常都說這句話；但是我自然不能望你同我表同情，你是從來沒戀愛過的。」阿托士聽了，眼睛冒火；一會，又沒事了，同平常一樣；說道：「不錯的，我從來沒戀愛過。」特安道：「看來你的心，是硬的；我們的心，是軟的。你就不該說我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軟心，硬心；我看戀愛的事體，就同買彩票一樣。中了的，就是贏得個死字；你輸了，倒是你的運氣。我勸你還是輸的

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那個女人，好像是很戀愛我。」阿托士冷笑道：「很像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她很戀愛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天下的男子，都是同你一樣的思想，以為女人戀愛他，其實都是受了騙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就是你一個沒上當，你是從來未有過女相好的。」阿托士停了一會，答道：「是的，我從來未有。我們喫酒罷。」達特安說道：「你是個哲學家，可以教教我；我很要人教教，安慰安慰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為什麼要人安慰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因為我倒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的倒運，算得了什麼？我若是告訴你一件戀愛的故事，你聽了，又不知還要說什麼呢！」達特安道：「是你的事體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我的也罷，是朋友的也罷，都不要緊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很想聽，你說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喫酒罷。我喫酒的時候，說得好點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一面喫，一面講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個法子，倒不錯。」喫了一鍾，又倒滿了。達特安道：「我留心在這裏聽。」

阿托士直一直身子，提一提精神，達特安看見他的臉也青了，阿托士是有點醉了；若是別人，是要酣睡的，他却坐直了同說夢話一樣。阿托士問道：「你真要聽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真要聽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這件故事，是這樣的：——這是我的朋友的故事，不是我的，你不要弄錯了。我這個朋友，是個巴利省的伯爵，在國內數一數二的，很有名望；他二十五歲的時候，戀愛一個十六歲的

長得極體面的姑娘。那位姑娘，年紀雖輕，却是十分聰明，她同兄弟住在村裏，兄弟是個小教士；什麼時候搬到村裏住，却無人曉得，外面看來，却是個安分人家。那個時候，我的朋友，勢力極大，硬把她搶來，也是無人敢說一句話的，不過我的朋友是個君子，就把那姑娘娶了來；這個人真是個大獸子！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既然說他戀愛那位姑娘，你爲什麼說他是個大獸子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聽着：他娶了那位姑娘，就作了他家裏的女主；論起那姑娘的才貌，却還配得起。」阿托士聲音微了，說得很快的說道：「有一天，他夫婦兩個去打獵，女人跌下馬來，暈過去了；那伯爵就去救她，拿出刀子來，把衣領割開了，叫她好呼吸；割開衣領，就露出肩膀來；達特安，你猜猜看，她肩膀上有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怎麼猜得着。」阿托士喝乾了一鍾，說道：「肩膀上刺一朵花！」達特安道：「刺了一朵花！有這樣事體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說的是實話；這個女子，原來是個女賊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這位伯爵，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伯爵原是當地極有勢力的人，可以辦刑名的案子，就把她的衣裳撕了，綑起來，吊死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豈不是犯了殺人的罪名麼？」阿托士臉上變了黃色，答道：「可不是！」趕着又說道：「達特安，我渴了，請你把酒拿來。」他倒了酒，一飲而盡，把頭藏在兩手上。

達特安見了，驚懼的說不出話來；阿托士擡起頭來，就說這位伯爵，就是他自己；又說道：「從此我的戀愛美人的病，就治好了；但願你的病，也可以治好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死了麼？」阿托士停了一會，答道：「大約是死了。」達特安酒喫完了，吃點火腿罷。」達特安低聲問道：「那女人的兄弟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他兄弟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個小教士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原要找他，也把他弔的，他却先跑得無影無蹤了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到底查考他是個什麼東西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看他是那女人的相好，串通來做的；原也是個上等人，假裝作小教士。我盼望他在這時候也弔死了。」達特安聽了，臉也呆了；阿托士切了一塊火腿，送到達特安的盤子上，說道：「喫塊火腿罷，好得很；可惜酒庫裏沒得火腿，不然，我還可以多喫五十瓶酒。」達特安聽了阿托士那番話，把頭藏在兩手，一點也動不得；阿托士看他這樣子，就說道：「這些年輕的人，一點酒也不能喫了。」

●巴利 見第七回第七條註。

第二十八回 賭馬

再說達特安聽了阿托士所說的故事，一夜不得好生安眠；明早起來，一個字也沒忘記，再要去詳詳細細的盤問，阿托士一句也不說了，只同達特安拉拉手，說道：「我昨天晚上，一定喫得很醉；我的舌頭發熱發腫，脈動也不照常，我一定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沒說什麼非常的話。」阿托士兩眼瞪着達特安道：「我記得了，我告訴了你一段極悽慘的故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看起來，還是我比你醉；我一句也記不得了。」阿托士放了心，說道：「各人喫醉酒，有各人的樣子；我喫了酒，倒動起憂愁。若是醉了，就好說叫人害怕的故事，就是這樣不好。不然，遇着誰，我都敢同他對喫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了，我彷彿還記得弔人的事。」阿托士臉青了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我最好作弔人的惡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我記得彷彿還有個女人。」阿托士臉無人色的說道：「是的最喜歡說這一段故事，說的是一個美貌女子；我說這段故事的時候，總是喫醉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；那個美貌女人，身長，面白，眼藍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是。她被弔了。」達特安很留神的對着

他說道：「那個女人的丈夫，是個貴族，是你的朋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看，一個人喫醉了，就亂說，拖累了自己，可見這種是頂不好的脾氣；我往後只好加倍的小心了。」達特安不答。

阿托士改說別的話，說道：「我還得謝謝你送我的馬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喜歡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很喜歡；不過恐怕那馬不能多跑路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曉得你爲什麼要這樣說？我不到一點半鐘，差不多跑了一百里。那匹馬一點也不見苦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可追悔了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怎麼樣了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賣了！」達特安道：「爲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今早六點鐘起來，你還在那裏酣睡；我昨晚雖醉糊塗了，我却一早起來，跑下樓。我跑到客廳，就聽見那一個英國人同一個賣馬的講價錢，要買馬。我跑近了，聽見他肯出一百畢士度，我就說道：『我有馬賣！』英國人道：『是匹很好的馬，我昨天看見了。』我就問道：『你看那馬值一百畢士度麼？』英國人道：『值的，你肯賣麼？』我說道：『不賣，我同你賭罷。』我們就賭起來，我輸了，後來我把鞍墊贏回來。」達特安聽了，很不高興。阿托士道：「你很不高興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是不高興。那匹馬到了戰場，可替我們立功；況且又是人送的，你大錯了。」阿托士答道：「你設身處地，也是這樣；我不喜歡英國馬，馬是會死的。」達特安禁不住大笑起來。阿托士道：「我不曉得你看這些牲口，看得這樣重；我還有

別的話告訴你。」達特安問是什麼。阿托士道：「我把我的馬輸了之後，很想拿你的馬去賭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總盼你沒賭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賭了！」達特安很着急的問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又輸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輸了我的馬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，你的馬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你瘋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昨天告訴你那段故事的時候，你該說這句話；我今天不過輸了兩匹馬就是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真瘋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等等，你還沒聽完。我若不是糊塗了，我算個頭等賭手；我醉了，也是一樣的糊塗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現在輸光了，不能再賭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還有。我昨天還看見你手指上的一個戒指。」達特安看看戒指，說道：「我的金剛鑽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從前頑過金剛鑽，還算識貨；你這一顆金剛鑽，頂少值一千畢士度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沒提起我這顆金剛鑽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說起的；因為只剩了一金剛鑽了，我以為或者還可以把那兩匹馬贏回來，或再贏幾個錢，路上用用，也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瘋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把那金剛鑽的話，也告訴了我的賭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說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算把金剛鑽分作十分，每分價值一百畢士度。」達特安怒髮直豎的說道：「你見直是同我開頑笑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我並不開頑笑。我有十天沒見過人面，天天同酒瓶作朋友，我有點變壞了。」達特安氣極了，說道：「你總不該拿我的金剛鑽去賭！」阿托

士道：「你還沒聽完了。賭了十遍，都輸了；共總賭了十三遍，全輸光了；十三這個數目，同我很不對。」

達特安拍桌子跳起來，喊道：「你見了鬼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耐煩些，我還有一個機會。那個英國人

很有點心思，我看他今早同我的跟人說話；吉利模走來告訴我說，英國人要他改跟了他；我就把

吉利模拿來賭，也分作十分。」達特安聽了，禁不住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整

個吉利模，原不值半個畢士度；我就把金剛鑽贏回來了。」達特安放了心，說道：「我從來沒聽過

這樣古怪的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可曉得，我因為運氣轉了，我又拿金剛鑽去賭，把你的馬同鞍子

贏回來，我的馬同鞍子也贏回來；其後又輸了。一句說完，我們現在只有了鞍子。」達特安更放心

了，問道：「金剛鑽還是安然無恙的？」阿托士道：「無恙。鞍子也無恙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有鞍子沒馬，

中什麼用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的主意叫我發抖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且聽

我說，你許久沒賭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想賭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別急，我說你許久不賭了，一賭起

來，賭運總是好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怎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那兩個英國人，還在那裏，他們還想要這

兩副鞍子，你却想那匹馬，你為什麼不拿鞍子去賭馬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他們要的是兩副鞍子。」阿

托士道：「兩副一氣賭。你只管有私心，我是沒私心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個法子好麼？」阿托士道：

「爲什麼不好？你試試賭一賭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馬是輸了，我不願意再輸這兩副鞍子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拿金剛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拿巴蘭舒賭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什麼也不願意賭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可惜了，那個英國人的錢，滿地滾，何妨擲一擲呢？一會子就完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輸了怎麼樣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一定贏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也罷，我去擲一擲……如果輸了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要把鞍子送給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就擲一擲。」阿托士就去找那個英國人，原來在馬房看馬；阿托士就同他商量，兩副鞍子賭一匹馬，不然，就賭一百畢士度。英國人算了一算，那兩副鞍子，頂少也值三百畢士度，就答應了。

達特安手抖的在那裏擲，一擲是個三點，臉都青了，阿托士看了，都害怕。達特安道：「夥計，擲的不好，鞍子恐怕是英國人的了。」那個英國人以爲是一定贏的了，也不搖骰子，就擲。阿托士說道：「這真奇了，只得兩點；我生平只看見四次：一趟在某人那裏看見，在我自己家裏看見一趟，在特統領府裏看見一趟，在酒店裏看見一趟，那一趟是我自己擲的，輸了一百個畢士度，同一頓晚飯。」那英國人說道：「那匹馬，還是你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英國人道：「不用再擲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說好的，只要一擲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且慢，讓我同朋友說句話。」他就把達特安拉

開了。達特安道：「你說什麼，我曉得了，你還要叫我再擲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是的，我要你想想再定

奪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想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是要把馬拿回來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自然。」阿托士

道：「你錯了。你倒不如拿一百個畢士度。隨你揀的。是我的話，我寧可拿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却要

馬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錯了。兩個人要一匹馬做什麼？我們不能兩個人都騎那一匹馬；我是一定要

錢，無錢我們怎樣回巴黎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很要拿馬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馬是會跌交的，傷了膝，況且

還會得病，主人還要喂馬；一百個畢士度反可以餓主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怎樣回巴黎？」阿托

士道：「我們就騎跟人的馬，也沒什麼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像什麼？況且頗圖斯、阿拉密騎的都是好

馬。」阿托士大笑。達特安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兩樣揀一樣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却勸我

……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勸你拿錢。這就穀我們用到月底的了。我們近來受了許多辛苦，歇歇也沒

什麼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我是不能歇的；我到了巴黎，馬上就要找尋邦氏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馬比

不得錢有用；我勸你拿錢，你拿錢罷。」達特安果然聽了他的話，拿了錢，就要動身回巴黎；花了六

個畢士度，還搭上阿托士的老馬，就還了帳；兩個人騎了跟人的馬，跟人頂了鞍子，隨後跟。

到了克拉威，遠遠望見阿拉密在窗口看，看那遠遠的塵土。達特安喊道：「你看什麼？」阿拉

密道：「我在這裏，想起世事真同浮雲，我那匹英國馬走了，只剩一片塵土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怎麼講？」
阿拉密道：「一點鐘走五十里的馬，只值了六十個路易。」他們兩個聽了一笑。阿拉密道：「我把你的一分厚禮，送丟了，你別怪我；逼住了，沒得法，況且是我自作自受。那個買馬的，叫我上了他五十個畢士度的當。我看你們的小心，你們騎跟人的馬，叫那兩匹好馬慢慢隨後來。」等一回，一個破菜車到了店門口，巴蘭舒同吉利模頂了鞍子出來——那個車是要到巴黎的，同他們約好了，裝他們回去，只要路上有酒喫。阿拉密驚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，只剩了鞍子麼？」阿托士說道：「你現在纔明白過來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們的運氣是一樣的，我也只剩了鞍子；巴星，你去把我的鞍子拿來，放在一堆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那個教士那裏去了？」阿拉密道：「不要提了。你走了第二天，我請他們喫飯，店裏有的是好酒，我就把他們灌醉了；小教士就叫我還是穿號衣好，不要換了；長老却要當起火槍手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弗做論了？我們不要論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後來我們的日子，過得很有趣。作了好幾天的詩，用的都是單音字，却是不甚容易；題目倒有趣，一共是四百韻，不過五分鐘，就讀完了。」達特安是最不喜歡談詩的，說道：「你作的這首詩，頂少有兩樣好處：一樣好處是短，一樣好處是難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首詩，意思很多的，我們就回巴黎了麼？好久沒見頗圖斯，

我很想他。他是一定不肯賣馬的，我猜得着的；他騎了那匹馬，就像是個大蒙古王。」他們三個人歇了一點鐘，就走了，去找頗圖斯。

他們見頗圖斯很好看，面前擺了許多喫的喝的，足穀四個人喫的；看見他們來了，起身說道：「你們來的正好，同我喫飯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曉得，你這幾瓶酒，不是拿繩子套來的。你喫的菜，倒不錯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扭了筋骨，是要喫點好的，纔養得過來。」阿托士，你扭過筋骨沒有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沒有。我從前在某一仗，受了一刀，兩個禮拜後，覺得同扭了筋骨一樣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難道這桌上的東西，是你一個人喫的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不是的。我約了些朋友，他們不能來了。你們來，正好。摩吉堂，拿椅子來，再叫些酒。」他們坐了十分鐘，阿托士問道：「你們曉得我們喫的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喫的牛肉？」一個道：「我喫的羊肉。」一個道：「是豬肉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都錯了，不是的，是馬肉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胡說！」阿拉密縐住眉頭說道：「馬肉麼？」頗圖斯不響。阿托士道：「頗圖斯，是馬肉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不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四個人，都是一樣的；人家以為我們是預先商量好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也沒法；我的朋友，看見我的馬，尚覺他們自己的馬難看，我只好弄丟他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的公爵夫人還在鄉下麼？」頗圖斯道：

「是的。講到那匹馬，這裏的巡撫看見了，很喜歡，我就給了他；我請來喫飯的就有他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把馬給了他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只算是給他。那匹馬頂少值一百五十畢士度，那個老財迷只給了我八十畢士度；運氣不好的時候，良馬只好當劣馬賣了。」阿拉密問道：「連鞍子等件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單是馬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們看看，還是頗圖斯辦得得法，比我們都好。」說完了，大笑起來；頗圖斯是莫名其妙，後來他們告訴他，他纔明白，也笑起來。達特安道：「却是有一樣好處。我們口袋裏，都有幾個錢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因為看見阿拉密的西班牙酒甚好，我就買了六十瓶，裝在菜車上，帶回去，我口袋却輕了好些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把剩下的錢，都給了兩個教士；我因為失了約，故此把錢給了他們，叫他們同我念念經，同你們也念念經，將來我們都可以得點好處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難道你們以為我扭了筋骨，就不用花錢麼？況且還有摩吉堂的傷。外科醫生，一天還來看兩趟；醫生還要拿雙分的醫費，他說摩吉堂傷的不是地方，不應該他去治的，故此我分付摩吉堂，往後不要傷了那個地方了。」阿托士同那兩個使眼色，笑道：「你倒很體恤，你真是個好主人。」頗圖斯說道：「我還清了帳，只剩有限幾個錢的了，不到三十個柯朗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只剩了十個畢士度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同你最不濟的了。達特安，你那一百個畢士度，還剩多少？」達特安道：

「我那一百個畢士度麼？我給了你五十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給了我五十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給了你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，我記起來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給了店主六個畢士度，他真不是個東西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爲什麼要給他六個畢士度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只剩了二十五個畢士度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是了，我太慷慨了；你現在還剩多少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只剩了二十五個畢士度。」阿托士從口袋掏出幾個零錢來，說道：「我只有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你，你還有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剩有限的了；讓我看，四個人湊起來，還有多少。頗圖斯，你有幾文？」頗圖斯道：「只有三十個柯朗。」阿拉密，你有多少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十個畢士度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有多少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有二十五個畢士度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共總有多少？」達特安算很快，答道：「共總四百七十五個利華。到了巴黎，還可以剩四百個利華。」阿拉密問道：「我們的馬，怎麼樣？」兩個人說道：「我們那兩匹馬，拿來抽籤；拿四百個利華，再買一匹。餘下的錢，都交把達特安，碰見頭一間賭館，就叫他賭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先把飯喫完了罷，不然，都要冷了。」那四個喫完了，叫跟人喫剩下的。

這幾個人到了巴黎，達特安接着特統領一封信，說是王上應許了把他補了火槍手。他高興的很，跑去告訴了那幾個朋友，看見他們在那裏愁眉不展，幾個都在阿托士的寓所，達特安就知

道他們在那裏議事了。原來是特統領告訴他們說，王上定了五月初一開仗，叫他們趕快預備好了動身。四個人面面相向，想不出法子來。達特安先開口道：「你們看看，我們要預備起來，要多少錢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却難說。頂省的話，也要每人花到一千五百個利華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四個人就要六千個利華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就好了。我却一點主意都沒有，我只曉得我是耍二千利華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共總八千利華。我們好在還有鞍子。」達特安先出去，謝統領，隨手關了門；阿托士說道：「我們却別忘了，達特安還有個金剛鑽戒指；這樣一個好朋友，總不該叫我們爲難。」

第二十九回 辦行裝之爲難

且說這四個人之中，達特安心裏最着急；論起來，一個禁兵預備一切，原不花多，不比得火槍手要多花費些的，不過達特安是個小心謹慎的，看錢是看得重的，却要比頗圖斯還好穿。他不獨因爲置辦馬匹等件煩心，他還在那裏想邦氏；王后雖是答應替他設法，達特安以爲是永遠見不着邦氏的了。阿托士不出門，不去想法子置辦行裝；說道：「還有兩個禮拜。如果到了兩個禮拜，還辦不了，我只好去找四個主教的親兵，不然就找八個英國人，同他們打，那是總要打死的；死了之後，人家總說是我爲國而死，却用不着去籌款辦行裝了。」頗圖斯兩隻手擺在背後，擡起頭來，走來走去，說道：「我有個好主意，我是要照着辦的。」阿拉密是垂頭喪氣，一言不發。那四個跟人也學他們四個主人的樣子，在那裏發愁；摩吉堂終天在那裏無所事事；巴星進教堂；巴蘭舒坐在那裏不動，看蒼蠅；吉利模是一言不發，在那裏歎氣。

除了阿托士，那三個朋友，天天出去，半夜纔回來；天天無精打彩的在外頭逛，總想碰點機會。

有時在路上遇着了，是面面相向，彷彿是要問，「碰着了機會沒有？」頗圖斯算是有點實在把握的，天天在那裏做。有一天，達特安看見他向某教堂那條街走，就跟着他。看見他捋捋鬍子，作出風流的樣子，進了教堂，靠着一條柱子，達特安亦悄悄的進去，躲在對面。那時教士正在那裏講經，聽的人很多，頗圖斯在那裏看女人；他戴的帽子有點舊了，烏毛的顏色也淡了，金線也變了色，但是教堂裏黑暗，雖是他的樣子有點寒酸，也還不甚覺得，遠遠看見，倒還像樣。等一會子，達特安看見一個女人，坐在橙子上，離頗圖斯不遠；那個女人，先前總算得是個美貌的，現在風采却減了，也還看得過。頗圖斯的眼，常看這個女人，女人看見他，臉紅了，彷彿有點不耐煩，在那裏咬牙，兩隻腳不停的踏地；頗圖斯却得意的很，兩隻眼又去同別一個女人使眼色。這個女人，坐得遠些，不獨貌美，且是大人家的風範，有一個小黑奴在那裏伺候，還有一個女僕拿着小包，小包上繡的綸章。第一個老點的女人，兩隻眼跟着頗圖斯的眼走，就看見了那第二個美貌的女人。頗圖斯一面看，一面笑，老點的女人，就在那裏生氣，後來着急的很，就咳嗽了一聲，響的很，驚動了許多人，連美貌的女人，也驚動了；頗圖斯知道那老點的女人要他回頭看她，他却故意的不理會——看來那帶小黑奴的女人，動頗圖斯的情多。達特安留心細看，原來就是蒙城客店見過的密李狄。他就留心察看

頗圖斯的舉動，後來想一想，就知道老點的女人就是狀師的老婆；原來頗圖斯在這裏要報從前寫信要錢，那女人一文不給的仇。

等到講完了經，那狀師的老婆走到聖水缸，頗圖斯搶上去，把一隻手都浸在聖水裏；狀師的女人笑了，以為頗圖斯替她遞聖水缸。誰知頗圖斯轉了頭，看那美貌的女人，把手從聖水裏拿出來，遞向美貌女人；這女人把細嫩的手指，在頗圖斯那隻粗手上沾了一沾，畫了十字，微微一笑，就出了教堂。狀師的老婆看了，很生氣，若是她是個大家的女人，她登時就要暈倒的了；她想想，自己不過是個狀師的女人，只好氣抖抖的說道：「頗圖斯，你就不送聖水把我？」頗圖斯故作驚訝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柯奶奶，原來是你麼？你的男人好麼？實在奇怪，怎麼這半天我都沒看見你，你坐在那裏？」柯氏道：「我坐的同你很近，你的眼睛却沒看見我，只看見你送她聖水的美人。」頗圖斯故作不安的樣子說道：「你看見那女人麼？」柯氏道：「我眼睛也不瞎，為什麼看不見。」頗圖斯冷淡得很的答道：「你可曉得，這是我的朋友，是一位公爵夫人；因為公爵最容易吃醋的，故此我難得同這位夫人會面，今日她送信給我，特為到教堂來會我一面。」狀師的老婆說道：「請你扶我五分鐘，我還有話告訴你。」頗圖斯笑了說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這個時候，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在他

們兩個人面前走過，看見頗圖斯高興的了不得，就歎一口氣，心裏說道：「我們四個人裏頭，有了
一個。他的馬匹行裝，是有了指望了。」

再說，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到了一個廟，四圍沒有什麼人，只有小孩子們在那裏頑耍，花子
在那裏要錢，是個僻靜地方。狀師的老婆先看看左右前後無人，就說道：「頗圖斯，你真是了不得；
女人見了你，是人人見愛的。」頗圖斯作出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你這句話怎麼講？」柯氏道：「你送
聖水的那位夫人，一定是個公主，身邊帶着小黑奴女僕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猜錯了，那位不過是公
爵夫人。」柯氏道：「她坐的馬車，還有穿着闊號衣的馬夫，同跟人。」頗圖斯原沒看見馬車，柯氏
眼快，是看見的；頗圖斯很後悔，爲什麼不說那夫人是位公主。柯氏歎口氣道：「女人們是喜歡你
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天生我總算是不錯，也難怪他們喜歡我。」柯氏兩眼望着天，說道：「男人是最
易忘記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女人的記性，却不見得比男人好；就拿你來說，我在長德里受了傷，幾乎
要餓死，你是怎樣的待我？我告急的信，你連覆都不覆。」柯氏想起當時大家的女人對待男相好
的情形來，也覺得自己不對，說道：「頗圖斯……」頗圖斯攔住她說道：「我爲你，同某男爵夫人
分了手。」柯氏道：「我知道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還有某伯爵夫人。」柯氏道：「你不要說了。」頗圖斯

道：「還有公爵夫人。」柯氏道：「你別提往事罷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也好。我就不提往事。」柯氏道：「那件事原是我的男人不好，他不肯借錢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還記得我寫把你的第一封信麼？我却記得這封信我是永遠不能忘的！」柯氏又歎一口氣說道：「你要同我借的錢，款子太大些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爲的老交情，先同你借；我只要寫信給某某公爵夫人，——我不必把她的名字告訴你——她就馬上送我一千五百利華。」柯氏聽了，丟下淚來，說道：「你罰我，也罰穀了；從此以後，你遇着不得了的時候，你只管告訴我。」頗圖斯作出很厭煩的樣子說道：「別說錢的話；說起來，太丟臉。」柯氏道：「你不戀愛我了？」頗圖斯不答。柯氏道：「你不答我，我知道你的主意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在這裏想你待我的情形。」柯氏道：「我的寶貝，我將功贖罪罷。」頗圖斯聳了聳肩，說道：「第一件，我同你要什麼？不過借幾個錢，借的也不多，我也曉得你手上沒什麼錢，就是有幾文，也不過是你的男人替人打官司弄來的，是刻薄得來的錢。倘若你是個伯爵夫人，或是公爵侯爵夫人，自然又當別論了。」柯氏覺得難過，急了，說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雖然是個窮狀師的老婆，我箱子裏的錢，恐怕還比那些公爵侯爵的夫人多些，他們不過是裝架子罷了。」頗圖斯把手縮了回來，說道：「你更不該了。你既然有錢，爲什麼不肯借。」

柯氏自知話說太多了，趕快辯道：「我說我有錢，不過是說殼用罷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們別談錢罷，你會錯意了。我們的交情，算是完了。」柯氏道：「你這個人沒良心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都是你的不該。」柯氏道：「我不留難你了，你去你的美貌公爵夫人那裏罷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這位夫人的交情，是靠得住的。」柯氏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到底還愛我不愛我？」頗圖斯作出極淒涼的樣子來，歎口氣道：「說來作什麼，我不久就去打仗了；這一回，恐怕總是死的了。」柯氏大哭道：「你不要這樣說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看見兆頭不好。」柯氏道：「你老實認了罷，你戀愛別人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雖然是還有點戀愛你，但是愛情的事，我早已不提了；大約有兩個禮拜，就要開仗，我預備一切，忙得很呢。我還要回到家裏去，想法子弄錢。」頗圖斯看見柯氏心裏已經在那裏打仗，一邊是愛情，一邊是捨不得花錢，兩邊在那裏交鋒。頗圖斯道：「你在教堂看見的那位公爵夫人，有些田產，離我家裏不遠；我們兩個人一路回去，有人陪着一路走，路上也不寂寞。」柯氏問道：「你巴黎城裏沒朋友麼？」頗圖斯帶點責備的意思答道：「我原想是有一個的，現在我纔知道我想錯了。」柯氏很高興的說道：「你並沒想錯。你還有一個朋友，你明天到我家裏來，說是我的表親，從披喀狄來的，到巴黎來料理幾件官司，要請狀師。這幾句話，你記得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我記得。」

柯氏道：「吃晚飯的時候來罷。」頗圖斯答應了。柯氏又分付道：「你在我男人面前，說話却要小心；他雖然年紀大了，今年七十五歲，他却是很精明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不過七十五歲，還算是壯年呀。」柯氏很有意思的，看着頗圖斯說道：「不然，他年紀實在老了，我天天都可以作寡婦；好在我們的婚約說好的，誰後死，誰承受產業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什麼財產都算在裏頭麼？」柯氏道：「什麼都算在裏頭的。」頗圖斯很用勁的抓柯氏的手說道：「我的寶貝柯奶奶，你真會打算。」柯氏作出許多媚態說道：「我們又是好朋友了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一輩子的好朋友。」柯氏道：「請了，明天見罷；我的沒良心的反叛。」頗圖斯答道：「請了，明天見，我的沒長性的騙子。」

第三十回 達特安追尋密李狄

再說，達特安跟着密李狄，密李狄却不曉得。達特安聽見她分付車夫往聖遮猛，他因趕不上馬車，就回去孚留街；半路碰見巴蘭舒，在一間茶食店外面看樣子饑的很，就分付他回來，預備兩匹馬，牽到阿托士的寓所。於是巴蘭舒先回去。達特安走到孚留街，看見阿托士在家，吃買回來的酒，見了達特安，就使眼色，叫吉利模拿酒鍾來。

達特安就把在教堂看見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的話，說了一遍，還說頗圖斯的行裝，是有了指望了。阿托士道：「我的行裝，就沒有女人來幫忙。」達特安說：「你要曉得，把你的這副相貌，同你的世家的舉動擺出來，隨你要什麼，不論是什麼女人，就是王族的女人，看見了，也是要給你的。」阿托士一面聳聳肩，一面分付吉利模再拿一瓶酒來，說道：「達特安，你的年紀還輕呢！」剛好巴蘭舒伸進頭來說：「馬已備好了。」阿托士問是什麼馬；達特安道：「特統領借我的兩匹馬。我要到聖遮猛去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你到聖遮猛作什麼？」達特安就把在教堂裏看見那個蒙城

客店裏的女人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阿托士聳聳肩，說道：「你又戀愛這個女人，同你從前戀愛邦氏一樣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並不是的。我要去打聽這個女人作的什麼詭事。不曉得是怎的，我雖然不曉得她是誰，我心裏總覺得我一生的事，是同這個女人有點關係；就是邦氏不見了，也同這個女人有相干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說的也許是不錯。不過據我看來，女人丟了的，是值得再找的。邦氏丟了，我心裏也覺得不好過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曉得我的意思。我的康士旦，我還是很戀愛的。我只要曉得她在什麼地方，我走到天盡頭，也是要去找她的；我打聽了好久，還是打聽不出來，我現在心裏是發了狂一樣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去找密李狄罷，你如果覺得有趣。我盼望你快活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看怎麼樣？與其關在這裏，同關監的一樣，倒不如騎了馬，同我一路走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騎馬是要有馬的，沒得馬只好跑腿的了。」達特安微笑了，說道：「很好。我却不要擺架子。人家給我什麼，我就騎什麼。請了。」阿托士也說「請了」，打個手勢，叫吉利模開了剛纔拿來的那瓶酒。

達特安主僕兩人上了馬，就向聖遮猛而來。達特安聽了阿托士的話，心裏更捨邦氏不下；他却真是戀愛邦氏，天盡頭都要找到的。可惜地是圓的，他却不曉得先從那一方向走，只好先找密李狄。他以為第二次也是那穿黑罩袍的人把邦氏擄了去的，這個人在蒙城客店同密李狄說過

話的，他以為找着密李狄，就可以打聽出邦氏的所在來。一面在那裏想，就到了聖遮猛，走過了離宮，——這所離宮，就是十年後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●降生的地方，——他就在街上走，要碰碰那個美貌英國女人。走來走去，走到一所大房前面，看見樓下平地上，有一個人在那裏走，像是認得的，一時却叫不出來；巴蘭舒却先記得，問達特安道：「主人，你看看那個人，你認得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臉是很熟，名字却忘記了；在什麼地方會過的，我也說不出來了。」巴蘭舒道：「就是狄倭達伯爵的跟人，名叫陸賓；一個月前，我們在加來，去找鎮守官的時候，你在半路上，把伯爵刺倒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記起來了。你看他還認得你麼？」巴蘭舒道：「當日他們已捱殺了，我看他認不得我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就去同他交談，打聽那伯爵是死是活。」巴蘭舒就下了馬，去同那人說話；陸賓却不認得他。達特安把兩匹馬牽到房子那一邊，又走到前邊來，忽然聽見馬車響，達特安便躲在籬笆後，——他看見外邊，外邊却看不見他。那輛馬車，停在房子門口，密李狄坐在車裏，從車窗探出頭來，分付幾句話與女僕；女僕年紀約二十歲，聽了車裏分付，就跳下車來，到陸賓那裏。還沒走到，陸賓聽見有人喊他，先走開了；巴蘭舒四圍的看，找他的主人，那女僕忽然把一封信交給巴蘭舒，說道：「給你的主人。」巴蘭舒很詫異的問道：「給我的主人？」女僕道：「是的，是要緊的。」

信，馬上就要交的。」女僕跑回頭，跳上車，那馬車立刻就走了。

巴蘭舒看看那封信，覺得很詫異，跑回路上，見了達特安，說道：「有封信把你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給我的信，你沒聽錯麼？」巴蘭舒道：「我沒聽錯。那個女僕說給我的主人；我沒得別個主人，就是你。那個女僕長得很美呢。」達特安拆開了信，信上說道：

有一個同你極有關係的女人，問你幾時有空，可以到樹林裏逛逛；明天在某客店，有個

馬夫穿了紅黑顏色號衣的，在那裏等回信。

達特安讀完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越鬧越有趣了；密李狄同我找的，同是一個人。巴蘭舒，你可打聽出來，那位伯爵是死是活？」巴蘭舒道：「他還活在那裏，不過血流多了，人還未復元；陸賓把那

事全告訴了我，他一點也不認得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辦得好，辦得好；我們趕快上馬，趕那輛馬車罷。」

兩個人登時上了馬，就往前趕，居然趕上了。那馬車停在路旁，看見一個壯士，穿得很時路的，騎着馬，在門口停住，同那女人說話，說得很入神的，達特安主僕兩人到了車邊，他們還沒理會，只有女僕知道。那兩個人說的是英國話，達特安不懂；只看見密李狄生了氣，把扇子極力的在那壯士身上打，把扇子也打碎了，那個壯士只管大笑，密李狄聽了，更生氣。達特安看見機會來了，走到馬車

那一邊，脫了帽子，恭恭敬敬鞠躬問道：「那一位先生很叫你生氣，我可以幫你的忙麼？你只要說句話，我就罰他的無禮。」那個女人回過頭來，很詫異的，說法國話道：「這個人若不是我的兄弟，
●我是很願意你幫忙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却不曉得；我得罪了。」那個壯士說道：「你同那個無禮的人說的什麼，他來這裏做什麼？」達特安答道：「你纔是無禮！我喜歡在這裏。」那個壯士同女人說了句英國話。達特安道：「我同你說的是法國話，你爲什麼不拿法國話答我？你雖是這位夫人的兄弟，你却不是我的兄弟。」大凡女人都是膽怯的多，見了這事，總要排解的，誰知這個女人却不然；她背靠車子，一點也不管，只分付馬夫趕回家去，惟有那俊俏的女僕，却頗着急。

馬車走了，只剩兩個人，面面相對；那個壯士正要跟馬車走，達特安忽然認得他是在客寓贏了他的馬的那個人，就跳到馬前，抓住韁，攔住了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太無禮了！你且慢走，我還有句話同你說。」那英國人說道：「哈哈，原來是你麼？你總是不安分的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不錯，我還沒報復咧；我要看看你比劍的本事，比擲骰子的本事如何。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却沒劍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家裏總有。我有兩把劍，我們擲骰子揀劍。」那人道：「用不着，我家裏有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更好了；你挑好了劍，今晚同我會面。」那人問道：「在那裏會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在羅森堡後面園裏。那個地

方最好。」那人答道：「很好，我是來的；幾點鐘會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六點鐘。」「你有朋友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有三個朋友。」那人道：「三個？這真奇怪，我也是有三個。請問你貴姓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叫達特安，喀士剛人，在德西沙手下當禁兵；請問你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威脫世爵，薩費爾男爵。」

達特安聽了，就上了馬，同巴蘭舒跑回巴黎，一直去找阿托士。原來阿托士躺在榻上，還在那裏等行裝，等她自己來。達特安把事告訴他，只有那封信的事沒說。阿托士聽見說是個英國人，喜歡的了不得，——他平生最喜歡的是同英國人打。於是就請了頗圖斯、阿拉密來商量。頗圖斯聽了，就拔出劍來，一上一下，一來一往的，向着牆打；阿拉密的詩還沒作完，走到阿托士房裏，關起門來，不許人吵他；阿托士同吉利模打手勢，要酒吃；達特安想了一個法子，以爲是最妙的法子，忍不住常常的自己微笑。他這個法子究竟好不好，讀者觀後文便知。

●路易第十四 (Louis XIV) 他就是路易十三的皇后奧國安公主所生，(一六三八年九月十六日)于一六

四三年繼皇位，因年幼，母后臨朝，信用紅衣主教馬薩林 (Mazarin) 這位皇上，比他父親要英明果毅得多，他即位不久，

即逢擲石黨之亂，國基很危，但自一六六一年馬薩林死後，他自攬政權，以 Colbert 理財，Louvois 治兵，國勢就一

天一天強盛起來。他因爲爭取西班牙屬納日蘭 (Spanish Netherlands) 和英荷瑞 (England, Holland, Sweden)

三角聯盟國開戰，六個月內，所向無敵。他在歐洲成爲一個霸主，在法國成爲一個專制皇帝。後因西班牙皇位繼承問題，路易十四又與歐洲各國開戰，結果雖爭得了西班牙皇位的虛名，却喪失了殖民地。一七一五年九月一日崩。路易十四時代爲法國文學極盛時代，Cornelle, Racine, Molière 等大作家均生于此時代。

●我的兄弟 此指丈夫的兄弟。

●威脫世爵，薩費爾男爵 (Lord de Winter, Baron Sheffield)

第三十一回 達特安會密李狄

再說約會的時候到了，四個朋友帶了跟人，到了羅森堡的園子裏；那時真無旁人，只有個看羊的，在那裏看羊。他們給了他幾個錢，叫他領了羊走，叫跟人們四面把守，防生人來攪局。不到一會，那四個英國人也來了，彼此見了面；四個英國人都是有爵位的人，聽見四個法國人的名兒古怪，也摸不清他們是什麼路數的人；威脫世爵先說道：「你們的名字，是看羊人的名字，我們到底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就曉得，這都是假托的名字。」世爵道：「我們很要曉得你們的真名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們同我們賭的時候，却不要知道我們的真名。」世爵道：「你的話不錯。不過從前賭的是錢，現在賭的是命；賭錢是同誰人都可以賭的，賭命一定是要同名位相當的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話也有理。」就把一個英國人拉開，把自己的真名低聲告訴他。頗圖斯、阿拉密，也是一樣的告訴了。阿托士問道：「你現在知道我的名位，你沒得說了麼？」世爵道：「沒得說了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我還有句話，要告訴你。」世爵問是什麼話。阿托士道：「你不該問我的真

名姓」世爵道：「這是爲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人家都以爲我是死了的，我却不願意人家都知道我又活了；我這件秘密事，不要人知道，除非是我把你刺死了。」那個英國人聽了，以爲阿托士是。在那裏開頑笑，誰知他却是真的。阿托士說道：「你們都預備好了麼？」衆人一齊答道：「預備好了。」同時八把劍同閃電一樣的，都出了鞘，就打起來，打的真熱鬧。阿托士是極鎮靜，他在那裏打，就同在書房時習練的時候一樣；頗圖斯因爲在長德里吃了點虧，這趟就加倍的小心，阿拉密還有幾句詩沒作完，着急的很，要結果了仇敵，回去作詩。阿托士只一劍，就把他的仇敵刺死了；頗圖斯傷了敵人的腿，敵人認了輸，把劍獻了出來，頗圖斯扶他上車；阿拉密打得十分出力，敵人招架不住，跑了，讓跟人恥笑他。

達特安起先只是守而不攻，得了機會，就把敵人手裏的劍打丟了；敵人往後一退，跌倒在地，達特安跳上前，把劍指着他的咽喉，說道：「你的性命，在我手裏，我原該結果你的，不過看你的姊妹面上，我饒你一死。」達特安見想的法子甚好，自己十分高興。這個英國人很感激達特安饒命之恩，說了許多恭維佩服的話，同他很親熱的拉手。因爲有一個英國人被阿托士打死了，他們先去照應他，先把他的衣領解開，看看有救沒有；一解開衣服，就有一個錢包從口袋裏掉出來，達

特安拾起，交給威脫世爵。這個英國人說道：「你把我做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可以拿去，還他的家裏。」世爵道：「他家裏用不着這個。他死了之後，家裏承受產業，每年有一萬五千路易進項。你給了你的跟人罷。」達特安把錢包放在自己口袋裏。威脫世爵說道：「今晚我要帶你去見見我的喀拉力夫人，^①她在宮裏很有點力量的，將來或者可以幫你的忙。」達特安鞠躬稱謝，剛好阿托士走了來，低聲問道：「你要那錢包作什麼？」達特安答道：「我正要送給你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爲什麼送把我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把那人打死，自然是你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當我是強盜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打仗有戰勝品，爲什麼比劍就不該有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就是在戰場上，我也不幹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給了跟人罷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不能給我們的跟人。」說了，就把錢包摔給威脫的車夫，說道：「你們拿去罷！」阿托士如此慨慷，衆人都稱讚，只有他們自己的跟人不大高興。威脫告辭走了，先把喀拉力夫人的住址，告訴了達特安，原來她住在洛雅爾街^②第六號，是條闊人住的街；預先說好了，是晚上八點鐘，威脫到阿托士的寓所找達特安，領他去見喀拉力夫人。

再說，達特安不知怎的，總覺得密李狄同他自己的一生，是極有相關的，故此很想去見她。他雖然曉得密李狄是主教的偵探，他却有點被這位美貌夫人迷住了，心裏只怕密李狄認得他是

在蒙城同那個人打過架的，就知道他是反對黨的人，未免要吃點虧；達特安又曉得密李狄同那少年美貌的狄倭達伯爵有秘密的關係，但是他自己是個年輕的人，是一點都不害怕的。於是換了一身極光鮮的衣服，裝得極整齊的，先走到阿托士那裏，把事都告訴了他。阿托士很留心的聽了他這番話，在那裏搖頭，說他深入險地；又說道：「你原有一個十全的美人，現在丟了，又去找別一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我是極戀愛邦氏的，不過我禁不住人都稱讚密李狄；我要去見她，爲的是要趁此打聽她在宮裏到底辦的什麼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據你告訴我的話看，她辦的什麼事，是極容易曉得的；她自然是主教的偵探，你上了她的圈套，只好留下腦袋把她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是說敗興的話！」阿托士答道：「我不相信女人；白頭髮，藍眼睛的女人，更不相信；我上他們的當，是上彀了的。你不是說這位夫人是個白頭髮藍眼睛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沒看見，這個女人的頭髮，白如銀絲的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呀，你這個小獸子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曉得；我只要曉得她的詭計，我就同她分手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你就竭力的去打聽罷。」

果然到了時候，威脫來了，同達特安坐了一輛極華麗的馬車，不一會就到了。喀拉力夫人很盡禮的歡迎達特安；房子是極講究的，雖然爲得是英法開仗，許多英國人都回了國，惟有這位夫

人，還在那裏裝飾房子，可見得打仗的事，同她毫不相干的。威脫引見的時候，同這位夫人說道：「我是個英國人，得罪了他，同他比劍，我的性命，在他手上，他饒了我，你也要謝謝他。」密李狄聽了，繃了眉頭，又笑起來；達特安見了，不免打戰。密李狄說道：「我很歡迎你，你爲人慨慷，我永遠的感激你。」這個女人剛纔露出兇惡面貌來，到說話的時候，她聲音却十分柔媚可聽。威脫就把比劍的事，說了一遍；密李狄聽了，很不耐煩，臉上很有點着急的樣子，兩隻脚在那裏不歇的敲地板；威脫却一點也不理會，走到桌邊倒酒，請達特安吃。達特安知道推却是不恭敬的，也走到桌子那裏吃酒，兩隻眼却望着鏡子，留心看密李狄；看見她臉上的神氣，更加兇惡，在那裏像發狂的咬手巾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那先前見過的美貌女僕，開門進來，同威脫說了幾句英國話，威脫就同達特安說是有事，就出去了。達特安同他拉了手，回來同密李狄說話，那時她的神氣安詳了；密李狄就告訴了達特安，說威脫是她的夫兄，並不是兄弟姊妹，她嫁把威脫的兄弟，丈夫是死了，留下一子，如果威脫不娶親，就是這個兒子承受家產。談了有半點鐘，達特安纔聽出來密李狄並非英國人，原是法國人；達特安談天的時候，一味的恭維，密李狄只是笑。後來達特安告辭了，下樓梯的時候，又碰着那個美貌的女僕；女僕的衣裳，碰了達特安，紅了臉，同達特安說了得罪的話。

翌日晚上，達特安又來，比昨日更加歡迎；那時威脫不在家，只有密李狄一個人在那裏招呼，帶了很關切的意思，問長問短，問他可想在主教手下出力。達特安是個少年練達的人，聽了這話，在那裏極力恭維主教；就說特拉維原是個世交，故此投奔他的，若是主教是個世交，早就該投奔主教，替他出力了。密李狄換了話柄，問他到過英國沒有；達特安就說是特統領會派他到英國，買了四匹好馬回來。總而言之，達特安一點也不上當；密李狄知道了遇着個敵手，談了一回，達特安告辭了，出來的時候，又遇見那美貌女僕；這女僕名叫吉第，^④兩隻眼不轉睛的看達特安，很露出愛慕的意思。達特安心裏有事，却沒有理會。翌日，達特安又來，後日又來，一連來了數日，一日比一日歡迎得親熱；每來是總碰見吉第，達特安仍然是不甚理會。

① 姊妹 此指密李狄，就是威脫的弟婦。

② 喀拉力夫人 (Milady Clarik)

③ 洛雅爾街 (Place Royale)

④ 吉第 (Kitty)

第三十二回 老狀師之款待

再說頗圖斯那天同人比劍，雖然比得熱鬧，却並沒忘記狀師老婆請他吃飯；翌日一點鐘，穿了極好的衣服，十分得意的走了。他的心在那裏跳，爲的是頭一次到那人家去，看看那裝錢的箱子；他夢裏也夢見了那錢箱好幾回，那個女人也同他說過好幾回，還告訴他要開把他看。頗圖斯是未有家室的人，現在當軍人，常去的都是酒樓飯館，今天是到人家家裏，去享受好酒好肉，還有人來巴結他，自然是高興的；況且還當他是個親熱的表親相待，天天在那裏吃好东西，坐的是首座，說幾句笑話，叫那個老狀師開開心，叫他把臉上的縐紋笑平了；閒得沒事，還要去教狀師的夥計擲骰打牌，贏他們幾個錢用用；頗圖斯就想，暫時先過過這種日子，倒也不錯；他是聽見人說，狀師都是捨不得錢的，但是他的老婆是不同的，還看得錢不重。

頗圖斯一路走，一路胡思亂想，及到了門口，興頭有點差了。原來一進那條過道，是很黑的，樓梯也幾乎看不見，還虧得牆上有幾個洞，從別人院子裏透進一點光來。上了第一層樓，看見大門

上釘了大釘子，同監獄的門彷彿。頗圖斯就敲門。有一個瘦長條子，頭髮有好幾天未曾梳的書手，開了門；後頭跟了一個矮些的書手，還有一個瘦長條子，末後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——共總是三個半書手，也算得是個闊狀師了。原來柯氏是早已在那裏等候，剛好頗圖斯進來的時候，她也來了，喊道：「原來是表親！我的寶貝頗圖斯，請進來，請進來！」那班書手聽見「頗圖斯」三個字，就在那裏偷笑；頗圖斯瞪了他們一眼，他們就不響了。兩個人從寫字房出來，就走到住房，那廚房就在寫字房的右手；他們進了客廳，頗圖斯看見那客廳，也不像個客廳，再偷看那廚房，以爲必然大把火煮熬得熱鬧，誰知却是煙消火滅的，一點聲響也沒有，不像是預備請貴客的樣子。那個狀師，大約是預先知道的，見了頗圖斯的面，一點也不踴躍；頗圖斯走上前，恭恭敬敬行個軍禮；那個老頭子扶着藤椅，很艱難的慢慢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們算是表親。」

那個老狀師裹了很厚的衣裳，兩隻小眼睛却還有光；看來只有他兩隻眼睛，還有他那板著臉笑的神氣，算是活的，渾身筋絡都不大活動了，兩條腿早已不能走路了。近來這五六個月是動不得，全靠老婆幫忙，故此他見了這個表親，是很冷淡的；若是早幾年，他還動得了，他這一門表親，是不肯認的。

頗圖斯答道：「是的。我們是表親。」狀師說道：「是女人的一面的表親麼？」頗圖斯不領略他這一句話的意思，在那裏微笑；柯氏曉得狀師說話是有點意思的，聽聽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自從頗圖斯進來之後，這個老頭子兩隻小眼，不住的向著他的寫字桌前面一個木箱看，頗圖斯就曉得這個就是他夢裏在那裏想的那個箱子；看見比夢裏的箱子還大些，心裏很高興。老頭子不提表親的話，擡起頭來同頗圖斯說道：「我盼望你同我們吃一頓飯，再去打仗。」頗圖斯聽了這句話，大失所望。柯氏忙接着道：「我們若是不好好的待他，我的表親是不肯再來的，他現在也忙的很；我們總要請他常來纔好。」老狀師作出高興的樣子說道：「我的腿不濟了，我的腿不濟了。」頗圖斯聽了柯氏的話，心裏却很高興。

等了一會，飯預備好了，他們就走到飯廳，原來就在廚房對過，房子也是冷落的很；那班書手聞見點菜香，却是件不常有的事，都跑到飯廳，在那裏等，頗圖斯看見那三個餓狼——小孩子是不在一桌吃的，——大吃一驚；又想道：「若是我家裏，總不要這班餓狼聚一處；好像是客人在船上遇了險，壞了船，好幾禮拜沒吃飯的。」柯氏把老狀師坐的有輪子的椅子，車到桌邊，頗圖斯還幫忙；老狀師進了飯廳，就嗅起鼻子，舔起舌頭來，同那班書手一樣。老狀師說道：「哈！這樣湯的味，

好得很！頗圖斯看見那一大盤像清水的湯，面上浮了幾塊麵包皮，就同大海上浮了幾點水藻一般，心裏想道：「這種湯有什麼稀奇？」柯氏在那裏微笑，使個手勢，衆人都坐下了。柯氏送湯先送把老狀師，其次到頗圖斯，其次到自己，以後剩下的麵包皮，都給了書手們。剛到這個時候，門響一聲，頗圖斯看見那個小孩子在外頭吃乾麵包，在那裏聞廚房同飯廳的好味。湯吃完了，廚房的老婆子送了一隻煮雞進來，算是件了不得的大事；那班書手看見了，眼珠都幾乎跳了出來。這隻雞是瘦極了，皮却甚厚，沒得牙力，是咬他不動的，不曉得他們從那裏尋來的，也虧他們尋得着這種老皮老骨的雞。頗圖斯唧咕道：「我原是個敬老的，不過燒了吃，或是煮了來吃，我却不稀罕。」他說完了，看看旁人怎樣；原來他們都眼不轉睛的看着那隻老雞！柯氏把雞擺在面前，割了兩條雞腿送把男人，雞頭雞頸留把自己，割了一只翅膀給頗圖斯，就分付老婆子，把雞拿走了；那班書手，一點也挨不着。另外來了一大盤豆子，上頭擺了許多羊骨，看不見什麼肉。那班書手看見了，只好不響。柯氏把豆子羊骨，揀了些，分給他們吃。

等了一會，來了一小瓦瓶的酒；老狀師倒酒：每個書手一小半鐘，自己也只倒了一小半鐘，就把酒瓶交把柯氏同頗圖斯。那班書手把水倒滿了一鐘，先吃了一半，又添上水。當下頗圖斯在那

裏吃雞翅膀，柯氏常常把膝蓋去碰頗圖斯，頗圖斯覺得了，就發抖；吃了一點酒，原是種最賤的酒，向來是沒什麼人吃的。老狀師看見他一點水也不加，就吃了，覺得這個人太奢侈了，在那裏歎氣。柯氏向頗圖斯道：「你要點豆子不要？」——她說話的意思，彷彿是勸他不吃的樣子。頗圖斯心裏想道：「我寧可跟鬼跑，也不吃一粒這種的豆子；」却大聲的回答道：「謝謝你！我不能吃了。」自此以後，桌上就沒人說話。頗圖斯覺得很難受。老狀師獨自一個人說道：「柯奶奶，你辦得真不錯，我們吃得很飽了；我不曉得吃了多少東西！」這句話一連說了好幾遍。老狀師吃的是湯，那隻老雞的兩條黑腿，還有一塊羊骨，——上頭沾着看不見的一點肉，別塊羊骨却連這一點肉還沒有。頗圖斯以爲他們開他的頑笑，在那裏捋鬚子，縐眉頭；柯氏的膝蓋又在桌子底下推他，彷彿是叫他耐煩些的意思。忽然又停住，沒人說話，頗圖斯是莫名其妙，那班書手是明白的；老狀師向衆人看了一看，柯氏向衆人微微一笑，那班書手就都站起來，把吃飯手巾摺好了，點點頭，就出來了。然後柯氏站起來，從櫥裏拿出一塊牛乳腐，有幾個糖果，還有一塊餅，却是柯氏自己親手製的；老頭子看見了許多的東西，就很不高興。頗圖斯很在那裏難過，是因爲吃不飽；他回頭看看那盤豆子，想吃一點，誰知已經拿去了。老狀師喊道：「今番真吃得爽快了！」頗圖斯偷眼先看看那裝酒

的瓦瓶，心裏想的是：有酒，有麵包，有牛乳腐，還勉強可以吃飽；那曉得那個酒瓶也沒有了，兩個做主人的，彷彿都不理會。頗圖斯心裏想道：「往後的事，也可想而知了。」他吃了一點糖果，吃了一口柯氏自製的發黏點心，心裏想道：「我今天總算是上了當，只要看看錢箱裏頭有好東西，還算得來。」老頭子吃完飯，是要睡個小覺的，頗圖斯以為他就在飯廳睡，誰曉得他一定還要回到剛纔那房間裏睡，不獨這樣就罷了，還要靠近那個錢箱睡，還要把兩隻脚踏着錢箱！

柯氏把頗圖斯拖到隔壁一間房，說道：「我望你一個禮拜來吃三趟飯。」頗圖斯道：「謝謝了，你太客氣了；我沒得閒工夫，還要去預備行裝。」柯氏道：「不錯的，預備行裝，真是討厭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說的預備行裝很討厭，你說的不錯。」柯氏問道：「你預備些什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預備的多咧！我們是特別的一營，同瑞士營，禁軍營不同。」柯氏道：「你告訴我預備些什麼？」頗圖斯不能一件一件的說出來，只好說一個總數；就說道：「一齊算起來，大約要……」柯氏在那裏很留心的聽，問道：「要多少？大約總不能過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住了，不去說數目。頗圖斯道：「不過二千五百利華。我想若是省儉點，二千個利華也彀了。」柯氏聽了喊道：「二千個利華？彀過許多年日子的了！」頗圖斯聽見了，很不高興；柯氏也覺得，就說道：「我要問你，要預備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因爲我有幾個親戚朋友，他們替你辦，總可省了一半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柯氏道：「第一件，你要備匹馬。」頗圖斯說道：「是的。」柯氏道：「我曉得有一匹，剛合你的式。」頗圖斯說道：「哈，馬是算有了；不過還有鞍子等件，是要自己揀的，大約要花到三百個利華。」柯氏歎口氣道：「三百個利華麼？就算是三百個。」頗圖斯微笑；他原有一副鞍子等件，是達特安送的，他可白得三百個利華了。頗圖斯又道：「我的跟人，也要一匹馬；我自己還要一個皮包。兵器你是不用管的了，我自己有。」柯氏聲音發戰的問道：「你的跟人，還要一匹馬？這却未免太闊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當我是個乞丐麼？」伸直了腰，作出一副驕傲的模樣來。柯氏道：「我以爲一匹好看的騾子，也可以當馬用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一匹好騾子，是可以用的；我看見過西班牙的闊人，他的隨從人都是騎騾子的。不過你要曉得，騾子是要烏羽響鈴去配的。」柯氏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還有皮包要置的。」柯氏道：「你不必煩心；我男人有六七個，你隨便揀一個，就是了。內中有一個，他最喜歡的，那個皮包很大，連你這麼大的人，都裝得進去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難道那個皮包是空的麼？」柯氏見他問的古怪，答道：「自然是空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的寶貝，我要的皮包是裝滿東西的。」柯氏歎了幾口氣，兩個人又把那些零件都商量妥了；最後，柯氏答應了給頗圖斯八百個利華去包辦，

馬同驛是柯氏去辦。

一切都商量妥當了，頗圖斯就告辭；柯氏還使出許多手段要留他，他說公事要緊，就走了；回到寓所，餓的了不得，在那裏生氣。

第三十三回 密李狄之秘密信

再說，達特安自從會過密李狄數次之後，不由得自己一天一天的深入溫柔鄉，感動起戀愛之情來；阿托士苦苦的勸諫，總是不聽。達特安以為將來有一天，密李狄自然也要戀愛他的，因此每天必去。有一天晚上，達特安到了，看見女僕站在門裏；見他來了，攔住他，拉住他的手；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一定是她的女主人叫她給我幽期密約的信了。」心裏很高興。那女僕想說不說的說道：「我有幾句話，同你講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好寶貝，你說罷。」女僕道：「在這裏不能說，我要說的是極秘密的話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要怎樣呢？」女僕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請你引路。我什麼地方都肯去。」女僕道：「你就跟我來。」

於是吉第拉了達特安的手，領他上一個螺旋樓梯，一路黑暗得很；開了一道門，吉第說道：「請進來，這裏說話，沒人聽見。」達特安問是誰的房子。女僕答道：「是我的房子；從那一個門進去，就是女主人的房子。你請放心，她聽不見我們的話，她要半夜纔到那房裏來的。」達特安四圍

一看，看見這女僕的臥室，倒還整齊；但是他不停的向那一個門看，吉第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戀愛我的主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想得瘋了，我戀愛的意思深了，說也說不完。」吉第又歎氣說道：「可惜了！」達特安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」吉第道：「我的女主人，一點也不想你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這句話，是你的女主人叫你告訴我的麼？」吉第道：「不是的。我想還是告訴你的好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謝謝你，你的意思是很不錯，不過令我聽了難受。」吉第道：「你的意思，是說我的話靠不住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我有希望的人，自然是不肯相信的。」吉第道：「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了？」

達特安道：「除非我親眼看見點實在憑據……」

吉第從懷裏拿出一封信來，說道：「你看怎麼樣？」

達特安趕快問道：「是給我的信麼？」

吉第道：「不是的，是給別人的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給別人的麼？」

吉第道：「是的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給誰的，給誰的？」

吉第道：「你看信面就知道。」

達特安看是給狄倭達伯爵的，忽然就想起在聖遮猛的事體來，把信搶了，撕開去看；吉第攔他不住，喊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

達特安看那信上說道：

我第一封信，你尙未答；你是病了，抑或是跳舞會之後，你就忘了我？現在有機會，你還不能來看我麼？

達特安看完信，臉上登時青了；吉第抓他的手說道：「可憐見的達特安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可憐我麼？」吉第道：「我自然可憐你，我曉得戀愛的情形。」達特安很留心的看她道：「你曉得戀愛麼？」吉第臉紅了說道：「曉得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要在這裏可憐我，你還是幫我想辦法報仇。」吉第道：「什麼樣的報法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要頂替狄倭達，贏了密李狄。」吉第道：「我不能幫你這個忙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爲什麼？」吉第道：「有兩層道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什麼道理？」吉第道：「密李狄是不戀愛你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吉第道：「你得罪過她，她恨你太深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沒得罪過她。自從會過之後，我就同奴隸一樣的，那裏有得罪她；你這句話怎樣講？」吉第道：「我也不懂。」達特安又很親切的看吉第，覺得她的丰采，着實俊俏，有許多公爵夫人還趕不上她；說道：「吉第，我曉得你的深意思了。」說完，捉着親嘴。吉第臉紅發熱，答道：「我曉得你不戀愛我，你剛纔說了你戀愛我的主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第二層的道理，還沒告訴我。」吉第道：「第二層的道理是：凡戀愛的事，人人都是爲己的。」達特安記起吉第常常對着他歎氣的情景來；他爲的是戀愛了主人，就忘了女僕，打鷹的是不去理會小麻雀的。想了一想，他就要借着吉第的戀愛，兩個串通了，去截密李狄給狄倭達的密信，還可以常常到吉第的臥室來，打聽許多消息；總而言

之，達特安是要買了吉第去想密李狄的法子。達特安就說道：「吉第，你要我戀愛你的憑據麼？」

吉第道：「你有什麼憑據把我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今晚陪你，不去陪你的主人；你看怎麼樣？」吉第拍手喊道：「這樣好極了！」達特安就坐在椅子上，說道：「我的寶貝，你來，我要告訴你，你是第一美貌的女僕。」吉第見他恭維的很有意思，也就信以為真了。但是達特安要樓抱吉第的時候，這一個嬌小美麗的女郎竟堅決的拒絕；達特安屢次攻擊，她都防禦得很巧妙，終於不能下手。這樣，一個不絕的來糾纏，一個竭力的防禦，時候就過得很快。打過了十二點鐘，忽然密李狄房裏的手鐘響了。吉第道：「主人叫我了，你可立刻要走了。」達特安站起來，拿了帽子，像要出去的樣子，忽然開了櫥門，就跳了進去，藏在那些袍子裙子隊裏。吉第問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但是達特安把櫥門的鑰匙也拿了，鎖在櫥裏，一句也不答。密李狄在房裏喊道：「爲什麼喊你還不來？你睡着了麼？」吉第跑進去，一面跑，一面喊道：「我來了！我來了！」

進去之後，房門却沒關，達特安聽見密李狄罵吉第；氣平之後，談起他來，密李狄先說道：「今晚我沒看見那個喀士剛人。」吉第喊道：「怎麼樣？他今天沒來麼？他就這樣的沒長性！」密李狄道：「不是的。我把他牢籠緊了。大約是德西沙，不然就是特拉維，把他留住了。」吉第道：「夫人要

怎樣待他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怎樣待他？你不要管。他幾乎叫主教不理我，我是要報仇的！」吉第道：

「我還以為夫人戀愛他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戀愛他？我恨死他了！那個馱子把威脫的性命抓在手

裏，却不去殺他；殺了他，我一年可以多三十萬利華進項。」吉第道：「我曉得了；夫人的兒子就可

以承受家產，不然是要等到成丁的了。」達特安聽見這樣美貌的女人，說出這種兇險陰毒的話

來，在那裏發抖。密李狄道：「若不是主教叫我同他要好，我早把他收拾了，報了仇。」吉第道：「他

戀愛的那個女人，夫人還沒怎樣辦她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說的那個欄杆鋪的女人麼？達特安早已

把她丟在九霄雲外了；這個報仇，算不了什麼。」達特安聽了，嚇出一身汗，纔知道這美婦人是個

惡鬼。達特安還在那裏聽，原來密李狄已經卸了裝，不談了；末後密李狄分付道：「你可以出去了，

明天等我那封信的回話。」吉第問道：「給狄倭達伯爵的信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吉第道：「這

一位似乎同達特安不同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走罷，我不要聽你說了。」達特安聽見關了門，上了門；

吉第進入房，也把門鎖了，達特安從櫥裏走出來。吉第見了，低聲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你臉上都青了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這個女人簡直是個妖精！」吉第答道：「別響了，趕快走罷，這裏同那間房，只隔一層

板，說話是聽得見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爲的是這個緣故，故此我不肯走。」吉第臉紅了，問道：「怎麼

樣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等等再去。」說着，伸手去攙住吉第的腰；吉第這次可不敢響，響了，隔壁是要聽見的，只好隨他了。

再說達特安纏住吉第，專爲的是要報仇；假使達特安不是個沒良心的，他得了吉第，原就可以罷手，不過達特安是個好勝，而又有傲性的人。他先自解嘲的想借着吉第去打聽邦氏的消息，可是吉第說不知道，密李狄並沒告訴她，不過人是還沒死。說到密李狄幾乎失了主教的照應的話，吉第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緣故；達特安却想起從倫敦動身的時候，看見密李狄在一隻船上等出口；他曉得是爲金剛鑽的事，但是這件事，還不算得十分要緊，密李狄最恨的，爲達特安饒了威脫的命。

再說達特安到了第二天，又來見密李狄；看見她在那裏很生氣，大約爲的是狄倭達沒回信的緣故。吉第走進來，遭主人的罵；吉第看了達特安一眼，彷彿是告訴他，受這些辱罵，爲的都是他。慢慢的密李狄的氣平了，聽達特安在那裏恭維，聽得很有味，還讓他親手；達特安都不管，只要打定主意去報仇。出來的時候，又遇着吉第，又同他到了房裏，知道密李狄罵吉第不小心，爲什麼伯爵就沒回信，還分付吉第明早九點鐘，拿第三封信送把伯爵。達特安告訴吉第，先拿信把他看；吉

第正是戀愛得滾熱，什麼都答應了。這天晚上，過得同昨晚一樣，先是達特安躲在衣櫥裏，吉第進房，同密李狄卸裝，回到自己房裏，鎖了門，睡覺；達特安等到天亮五下鐘，纔回寓。到十一下鐘，吉第拿信送到寓所來，因為她的身體同靈魂，都已經給了達特安的了，何況這封信。達特安拆開信，上面說道：

這是第三封信，告訴你，我戀愛你；你要小心，我再寫信，就要告訴你，我恨極你了。你要是真心的悔過，這個送信的女子，就告訴你，你應該怎樣的來求饒。

達特安讀信的時候，臉色變了好幾次；吉第在那裏很留心的看見了，說道：「我看出來了，你還是戀愛她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，你錯了；我並不戀愛他，我是要想法子去報仇。」吉第道：「我曉得你報仇的法子了，你告訴過我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只要是我戀愛你就是了，你還管什麼。」吉第道：「我怎樣信得過你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看我羞辱她，你就相信了。」吉第聽了，歎一口氣。達特安拿起筆來寫回信，說道：

我現在纔曉得你頭兩封信，是給我的；我原想我不配你這樣關切待我，且我近日很有病，不能回信。我曉得你的意思了；不獨你的信上告訴我，就是送信的人，也告訴我，說是你戀

愛我。送信的人，用不着告訴我求饒的法子，我自己今晚十一下鐘，就來賠罪；遲來一天，豈不又加我一層的罪過麼？我現在覺得是世界上第一個快活人！

寫完了，還簽了狄倭達的名字。看官要曉得，這封信總算是個冒名的假信，寫得也欠斟酌，拿現在的社會程度論起來，達特安的行爲，實在是不體面得很；但是從前社會的程度，本來是低的，不及現在的程度高，達特安曉得密李狄是個兇險不過的女人，無惡不作的，他就一點不留餘地了。不但如此，達特安還想好了一個更下作的法子：他曉得從吉第的房子，可以偷進密李狄的臥室；他想，密李狄初覺得是他，一定驚駭，含羞，恐怖的，他就可以乘她手足無措的一剎那間，把她弄到手；就是或者辦不到，也只好冒險了，況且再過八天，就要去打仗，只好先下手，不去慢慢的牢籠了。

達特安把信封好，交把吉第道：「你送給密李狄，就算是狄倭達的回信。」吉第臉上變了死灰色，她猜得着信裏說的什麼話。達特安說道：「這件事，遲早是要鬧穿了的；那時密李狄就曉得他的第一封信，是錯交了我的跟人，第二第三封是我截留了，密李狄一定是問你出來，還要想別的法子報仇。」吉第歎氣說道：「咳，我冒這些險，爲的是誰呢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爲的寶貝！我曉得你

全是爲我，我感激的很。」吉第問道：「你信裏說的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密李狄自然告訴你。」吉第哭道：「你不戀愛我了！我不快活的很。」達特安只好極力的安慰她；吉第哭了好一會，纔收了眼淚；又勸了好一會，纔肯把回信拿去。達特安還應許她，一早就從密李狄臥室出來再同吉第會一會再回寓。吉第只好答應了。

第三十四回 阿拉密同頗圖斯之行裝

再說那四個朋友，因爲去辦行裝，見面的日子就少了；四個人不得在一處吃飯，只好去到那裏就在那裏吃，不過約好每禮拜在阿托士的寓所會一次。阿托士是發了誓，不出門的了。吉第找達特安的那一天，是他們聚會的日子；吉第走了，達特安就跑到孚留街；看見阿托士同阿拉密在那裏談道理。阿拉密說是還是當教士穿長袍子的好，阿托士也不去勸他，也不去留他，說是聽從各人自己打主意。他向來是出主意的，就是人家問他，他是不肯十分就出主意的；他常說道：「人家來請教的，原不想跟你的主意去作，不過等到事體辦壞了，好去賴別人就是了。」

等了一會，頗圖斯也來了，就告訴他們，有一位很有位分的夫人，要替他辦行裝；還沒說完，摩吉堂進來，說是有極要緊的事，請他回去。頗圖斯道：「想是爲行裝的事？」摩吉堂道：「也是的，也不是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也是的，也不是的，你說的什麼話？」摩吉堂道：「請你趕快回去罷。」頗圖斯只好同他的跟人走了。

再等一會，巴星來了。阿拉密問道：「你要什麼？」巴星道：「有個男人在寓所等你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有個男人什麼人？」巴星道：「是個乞丐。」阿拉密道：「給他幾個錢，叫他走了，就是了。」巴星道：「這個乞丐說，一定要見你，還說你見了他，一定要喜歡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他有特別要緊的話說麼？」巴星道：「他還說是從土爾來的。」阿拉密喊道：「從土爾來的？我只好走了。我盼望着有要緊的消息。」說完就走了。

現在只剩了達特安同阿托士；阿托士說道：「達特安，你看怎的？我看他們兩個人的行裝，是有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曉得頗圖斯還勉強的想得出法子來，阿拉密我是不替他愁的。阿托士，你贏了那英國人的錢，是花得很慨慷的；你怎樣的打算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殺了那個人，我很喜歡的；殺了英國人，算是作了一件好事。至於他的錢，我是不好意思拿他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的意思，同人不同，又深遠的很，我真不懂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要管。你可曉得，昨日特統領到我這裏來，告訴我，說是你同主教保護的幾個英國人，很要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若只說是我去見那個英國女人，那是有的；就是我告訴過你的那個女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哦，我曉得了，就是我勸你不要去見的那個美人。你自然是沒聽我勸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把我爲什麼要同她來往的道理，告訴過你了。」阿

托士道：「你說是要混幾個錢來辦行裝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。我說這個女人是串同把邦氏藏起來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曉得了。你因為要找一個女人，就同別的女人要好；這個太繞道了，但你自覺着好頑的。」達特安原想把事體告訴他，因為他為人正派，就不敢說了。阿托士也就不往下問。

再說，阿拉密聽見土爾有人來找他，出了門就跑，跟人也趕不上他；他跑到自己的門前，看見有個衣衫襤褸的人，在那裏候他，就問他道：「你要見我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要見阿拉密先生，你是他麼？」阿拉密答道：「我就是阿拉密。你帶了東西來給我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東西是有。不過你要把一條繡花手巾給我看看。」阿拉密從懷裏取出鑰匙，開了一個盒子，取出手巾來，說道：「這就是那條手巾，你請看看。」那乞丐道：「不錯的，請你先叫跟人走出去。」原來巴星已趕到了，要曉得是什麼事，站在門口看。阿拉密叫他出去了。那個乞丐見巴星出去了，還四圍的看，看見沒旁人，把破衣裳脫下來，撕開裏衣，取出一封信來。阿拉密看見信上的印，高興的了不得，一手就把信搶過來，拆開看，信上說道：

天公不作美，叫我們不能長在一處，又要分離幾時；然少年得意之日方長，你只管安心

去打仗，我作我的。送上一分微禮，請你收了，但望你早日立功，常常的想念想念我。

那個乞丐又從衣裏拿出一百五十個西班牙的雙畢士度來，擺在桌上，恭恭敬敬的鞠躬就走了，阿拉密也趕不及。阿拉密重新又讀那封信，讀了好幾遍，原來信後還有一行，說道：

你要好好的待送信的人，他是一個伯爵，是西班牙的闊人。

阿拉密跳着喊道：「好夢來了！前程也有了！不錯的，我們的年紀都還輕的，一同過快活的日子還多咧！我的頂慈心頂可寶的心愛女人！」說完了，很用勁同那封信親嘴，連桌子上的金錢也不看。巴星在那裏敲門，阿拉密開了，讓他進來，看見桌子上的金錢，也糊塗了；他原來是進來報達特安的，糊塗的也忘了。達特安因爲要打聽這乞丐是什麼人，故此跑了來，看見巴星不替他報名，只好自己跑進去了；說道：「如果土爾送來的鮮果，有這樣好，我是很要感激那管果園的人了。」

阿拉密不願意說那些金錢是從那裏來的，就說道：「這是書店送來的錢。這就是你聽見我說單音字那首詩的酬勞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麼！你那個開書店的朋友，倒肯花錢。」巴星聽了，插嘴道：「這是作詩得來的錢麼？這樣看來，你比某某兩位詩家還出名了。你應該去作詩人，不要當教士了；我求你改了，去作詩人罷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們談得好好的，你來打什麼叉。」達特安微笑的說道：「呀，

你得了許多錢，真是好運氣；你却要小心，不然你口袋露出來，那封信是要丟了的。大約那封信也是書店來的。」阿拉密聽了，紅了臉，把信收好，衣襟扣起來，說道：「達特安，我們去找他們罷；我今天有了錢了，我請大家吃飯；等你有了錢，你請我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好極了。我們許久沒在一起吃飯了，我今晚要作一件冒險的事，多吃兩杯好酒也好。」阿拉密高興的很，喊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；要吃好酒，我表同情。怕什麼？」阿拉密得了信，有了錢，却把當教士的話都忘了；他帶了幾個大金錢在身上，其餘的都裝在盒子內，同繡花手巾裝在一處，兩個人就到阿托士那裏。

阿托士是發了誓不出門，他們只好把酒菜弄到他房裏來；因為阿托士是講究吃喝的，他們兩個人就請他定酒定菜，出去找頗圖斯；走到半路，碰見摩吉堂，趕了一匹馬一匹騾，臉上很不高興。達特安忽然認得那匹黃馬是他初到巴黎的時候賣了的，說道：「阿拉密，這就是我從前那匹黃馬，你看看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好難看的牲口！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初到巴黎，騎的就是這個馬。」摩吉堂問道：「你曉得這馬的來歷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這個馬的顏色，實在稀奇，我從來却沒見過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相信你的話；我因為這樣，纔肯三個柯朗賣了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人家買這個馬，想是爲他這層皮，身子是沒用的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摩吉堂，你打那裏弄來這樣的馬？」摩吉堂道：「少

提起這件事罷，越提越生氣。這都是那位公爵夫人的男人辦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怎麼樣？」摩吉堂道：「我們很有一個公爵夫人照應——主人不許我說她的名字，我只不說了；這位公爵夫人，請我們受一匹頂好的馬頂好的騾，誰知她的男人知道了，半路上奪回去，換了這兩條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現在是把兩個牲口送回去麼？」摩吉堂道：「她應許我們好的，我們不能收壞的。」達特安說道：「不錯的。我倒很想看看頗圖斯騎在這條黃馬上，你就看見我當初到巴黎的樣子了。」摩吉堂道：「不必等了，你辦你的事罷。你的主人在家麼？」摩吉堂道：「在家，在那裏很生氣。」說完了，達特安他們兩個人，去找頗圖斯；到了寓所，去搖門上的鈴。頗圖斯原看見他們來了，却不去開門；那兩個人只好回轉去了。

摩吉堂把那一騾一馬趕到狀師家門前；他的主人分付他，把兩匹牲口拴在門環上，就回來，他就一一照辦了，跑回去告訴主人。那兩匹牲口，原沒吃東西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就鬧起來。老狀師叫小夥記去看，是誰的牲口；柯氏認得是她送表親的一分禮，却不曉得爲什麼又送回來了。摩吉堂回來，把達特安認得那匹黃馬，三個柯朗賣把人的話，告訴了頗圖斯；頗圖斯很生氣的，跑來告訴柯氏，同柯氏約好了，在教堂相見，他就告辭，老狀師知道他一定要走的，就苦苦的留他吃飯。

柯氏到了時候，果然就在教堂等候，知道頗圖斯一定要責備她的，心裏很放不下。頗圖斯果然大生氣，什麼責備的話都說到了。柯氏說道：「我原是爲好。有一個托我們打官司的人，欠了我們的錢，沒得還，我看見他有一騾一馬，就牽來抵賬；他還告訴我說是兩條頂好的牲口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那個人如果欠你們五個柯朗，他拿這兩匹牲口來抵賬，他就是個光棍。」柯氏道：「如果是買得便宜，也不算什麼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原是的，不過你樣樣都是這樣計較起來，你却不要怪我去找別的手段闊綽些的朋友。」說完了，就要走。柯氏道：「都是我不該。我不該去買這樣的賤牲口，送給你這樣出色的朋友。」頗圖斯不響，彷彿是沒聽見的；柯氏就覺得頗圖斯身邊，彷彿有許多公爵夫人圍繞着他，要送他錢。柯氏說道：「你等等，不要着急；我們再商量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同你商量，是沒用處的。」柯氏道：「你告訴我要什麼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不要什麼，我不同你要了。」柯氏捉住頗圖斯的手，哭道：「我那裏會相馬呢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爲什麼不交把我辦，我還懂得點；你要省錢，要自己辦。」柯氏道：「是我錯了，我還可以補救得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有什么法子？」柯氏道：「今晚老狀師要去某公爵家，商量事體，至少也耽擱兩點鐘；你今晚來我家裏，是沒得別人了，我們慢慢的商量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很好。你這纔明白過來了。」柯氏道：「你饒了我麼！」頗圖斯道：

「再看罷。」於是兩個人約定了晚上再見，就分了手。頗圖斯心裏想道：「老狀師的箱子，可以到手了。」

●你贏了那英國人的錢，是花得很慷慨的。此指阿托士與威脫世爵同伴的英國人比劍，贏了那個錢包卻不要的事；看三十一回第二節。



第三十五回

達安特報仇之法

再說到了晚上九點鐘，達特安照常的去見密李狄，看見她很高興，就知道密李狄是得了狄倭達的回信，在那裏歡喜。等了一會，吉第拿了點心進來，主人對着她笑；她却很不快活的，都不理會。到了十點鐘，密李狄就坐臥不安起來，站起來看看鐘，又坐下了，彷彿是要達特安告辭的意思；達特安站起來，拿了帽子，密李狄同他抓手，抓得加倍親熱。達特安出來的時候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個女人，戀愛狄倭達，想到瘋了。」

這一趟，吉第却並沒等他；他就跑上樓去找吉第，看見她的頭藏在兩手裏哭，聽見達特安進來，也不擡頭；達特安就去抓她的手，她還是哭。原來密李狄果然把回信裏頭的話，告訴了吉第，還說她送信有功，賞了她一口袋的錢；吉第氣得了不得，進了房，就把錢袋摔在樓板上——達特安看見樓板上有四五個金錢。達特安極力的在那裏安慰她，她擡起頭來；看見她滿面眼淚，一語不發，心裏着實難過；達特安雖是個鐵石心腸的人，這時候也軟了些，不過他一心要報仇，別的事體

是攔不了他的。他聽見說密李狄分付吉第把房裏的燈火都滅了，天沒亮就要讓狄倭達出去，他心裏更得意。

等了一回，密李狄進了臥室，達特安就躲在衣櫥裏；密李狄就搖手鐘，吉第進去了，關了門，聽見密李狄詳細細的，問她見着伯爵時候的情形。再等一會，密李狄叫吉第滅了燈，回去自己房裏；達特安從門上鑰匙洞裏看見滅了火，就跳出來，那時吉第正在關門。密李狄問道：「是什麼響？」達特安在門外應道：「我是狄倭達。」吉第把手去攔他，低聲說道：「還沒到十一點鐘。」密李狄聲音發抖的說道：「伯爵，你爲什麼還不進來？我在這裏盼望你呢。」達特安把吉第輕輕的推開，就進了密李狄的臥室。

他原不是密李狄心愛的人，現在聽見密李狄對他說了許多戀愛的話，却戀愛的別人，並不是他，他聽了十分難受，也同吉第在自己房裏受罪差不多。密李狄說道：「伯爵，我看你的眉眼，知道你戀愛我；我現在很高興，知道你是真情，不是假意；我明天就要你戀愛我的真憑據，你現在收了這個，却不要忘了我。」說完，就從自己指上脫了戒指，交把達特安。達特安從黑暗裏，雖看不出來，他却曉得密李狄平日戴的戒指，是個青寶石鑲金剛鑽的，很值幾個錢的；他原想不受的，但是

密李狄已經同他戴在指上，一面戴一面說道：「你戴了，作個記念；況且你收了，我心裏就很高興。」
達特安正想把一切事由告訴她，要告訴她自己的真名姓，還要把復仇的話一說，不料密李狄先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那個喀士剛人沒把你刺死；我怕你現在傷還沒全好呢？」
達特安不知所答，只好說道：「是的。我還覺得很痛。」
密李狄道：「不要緊，你的仇是早晚就要報的。」
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我却不能把真名姓告訴她了。」
雖然，他心裏是這樣想，他却禁不住被這個女子迷了；他若不是親歷其境，是萬想不到，仇恨同戀愛是可以同時並存的。他聽見打一下鐘，知道是要走的了，很捨不得的同密李狄分手。兩個人約好了，下禮拜再會。可憐見的那吉第，原望同達特安見面，說幾句話的，不料密李狄自己送達特安到樓梯口，吉第的話就沒機會說了。

翌日，早上，達特安去找阿托士，把昨晚上的事體，都告訴了他；阿托士聽了，搖頭，說道：「你那個英國女人，雖然是個極壞的女人，你却不應該騙她。你同她結了不解之仇了。」
阿托士一面說，一面看那青寶石鑲金剛鑽的戒指；那王后賜的戒指，是已經收起來了。
達特安道：「你注意我的戒指？」
阿托士道：「是的，倒像我家裏的東西。」
達特安道：「是個很好看的東西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阿托士答道：「好得很。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兩塊這樣的青寶石。你拿金剛鑽戒指同她換的麼？」

達特安說道：「不是的。是那個英國女人送我的；她實在不是英國人，他是在法國生長的。」阿托士很動了情的問道：「密李狄送你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她昨晚送我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讓我細細看。」達特安除出來，遞把他；阿托士仔細看了一會，臉色也變了；他把那戒指套到左手指上，竟十分合式。他的鎮靜的臉上，忽然露出憤恨的顏色；他說道：「不解就是那個戒指，怎麼樣會到了喀拉力夫人的手上？天下會有這麼樣相像的戒指，是令人難信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認得這個戒指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原想是認得的，大約是我認錯了。」就把戒指還了達特安，說道：「我請你把戒指收起來，不要叫我看見；我看見了，引起許多難受的記念來；我看見了，是同你說不出話來了。你不是來同我商量事體的麼？你說是遇着了爲難，不曉得怎樣辦。等一等！讓我再看看那戒指；我還記得那塊寶石，有一面有點撩裂的痕。」達特安又除下來交把他。阿托士看一看，打了一戰，指着寶石，告訴他道：「這豈不奇怪麼？」達特安問道：「阿托士，你當日怎麼樣得着這戒指的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從我母親手上得來的，是我的祖母給我母親的；這算是件傳家寶，不該出了我們家門的。」達特安很遲疑的問道：「你可曾賣過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沒有。有一晚上，我送把人，當是戀愛的記念，就同人家昨晚送你的一樣。」兩個人停了一會，沒說話；達特安把戒指收在口袋裏。

後來阿托士一隻手放在達特安肩膀上，說道：「你曉得我最疼你；我現在要勸你，就同勸我自己的兒子一樣。你那個女人，是要丟開的；那個女人，我却不認得，但我曉得這個女人，是近她不得的。不管是誰，近了她，一定是要惹大禍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說的不錯。我從今以後，不去近她了。我老實說，她叫我害怕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有這個毅力，能殼罷手麼？」達特安一點無疑的答道：「我有把握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聽了，很歡喜；我只盼望你兩個人後來不碰在一處，免致害了你的前程。」達特安告辭了回寓，看見吉第在那裏等；吉第哭了一夜，擔了一夜心事，臉色全變了，比害了一個月的大病還利害。現在她是奉了主人的命，去問狄倭達伯爵幾時再來。吉第以此來找達特安；她臉都青了，在那裏發抖，等達特安的回信；達特安聽了阿托士那番話，又想起是已經算報了仇，他就拿定主意不再去了，立刻拿起筆來寫回信，信上說道：

你別盼望我來赴約。因為我同別人的約會還有許多，總要等過幾時，纔得有空；等到幾時輪到你，我自自然然告訴你。

寫完了，又假冒了狄倭達的名字，簽了。達特安却沒提起青寶石戒指的話，大約他要留下這隻戒指，作抵制密李狄的東西；也許他留下了，將來拿去變賣，這却是無賴的行徑，不過看官要知

道，當日的情形同現在不同。再說達特安把信給吉第看，起初還不大懂，後來明白了，很高興；雖說密李狄的脾氣甚暴，看了這封回信，是要大生氣的，吉第只好不管了。女人的脾氣，不問怎麼樣好，吃起醋來，是不管的。吉第故此就歡歡喜喜的回去送信。果然密李狄纔讀了幾個字，就大生其氣，把信抓縐了，向吉第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」吉第發抖的答道：「這是給你的回信。」密李狄喊道：「決不是的。沒有的話。但凡是個上等人，都不能寫這種信給女人的。」忽然得了一個意思，半響的說道：「難道是他看出……」說不完，就停住了，在那裏咬牙切齒，臉上氣的死白色。她要想到窗子那裏去透透氣，但四肢却在那裏發抖，伸出手來，又往後靠着榻；吉第以爲她暈倒了，去同她解衣裳；她推開吉第說道：「你作什麼？你爲什麼摩我？」吉第答道：「我以爲你暈倒了，來幫忙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暈倒了？你當我是個柔弱無能的女人麼？我受了人家的羞辱，是不會暈的，我是要報仇的！」說完了，擺擺手，叫吉第出去。

第三十六回 密李狄報仇

再說那天晚上密李狄分付說：達特安來了，讓他進來。達特安却沒來。翌日，吉第去把事體告訴了達特安；他聽了，覺得報仇報得好，只是笑。到了晚上，密李狄又分付讓達特安來見她的話，却又沒來。明早，吉第又去見達特安，臉上很有點發愁；達特安問她什麼緣故，吉第就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。達特安見是密李狄寫把他的，不是給狄倭達的，就拆開來看，信上說道：

你快要走了，還不來看看朋友，是很不講交情；我同我的夫兄，等了好幾天，要見你。你今晚能來麼？

晚能來麼？

達特安看完了，說道：「果不出我的所料；去了狄倭達，她就同我要好起來。」吉第問道：「你要去麼？」達特安要借口破戒，就說道：「你可曉得，她這樣請我去，我不能不去；我若是從此不去，她要犯疑的；她不曉得要怎麼樣的報仇。」吉第說道：「你不管作什麼事，總要找出許多道理來，說你作的不錯；這一趟，你自然是用自己出頭，去牢籠她，如果她要你，事體是更不妙了。」達特安

拿話去安慰她一番，應許她再不着迷了；分付她回去說，晚上就來，却不敢寫回信，恐怕認出筆跡來。

晚上九點鐘，達特安到了，吉第去通報；密李狄就分付，如果再有人來，都回他說不在家。達特安看見密李狄，臉色帶青，有點疲乏的樣子；達特安先同她問好，密李狄說很有點病。達特安道：「我來得不好；你想歇歇了，我就走罷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要走；你同我談談，我倒覺得舒服。」達特安想道：「她今晚同我十分要好，我却要小心。」果然密李狄使出許多手段來，談得十分有味，眼上臉上都很有精神，達特安又被她迷住了。後來越談越投機了，密李狄問他有女相好沒有；達特安歎口氣道：「你還要問？我自從見了你後，我活在世上，總爲的是你。」密李狄笑道：「你當真戀愛我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難道你看不出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也許看出一點。你可曉得，值得去贏的人，不是一天就到手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什麼爲難都不怕，只要人家報答我的戀愛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只要是真的戀愛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沒有做不到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她換了一副手段了，難道她真同我要好，再送我一隻青寶石戒指麼？」

達特安把椅子挪近些；密李狄道：「你做件什麼事，當戀愛我憑據呢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只要你

說：你分付了，我就去做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分付你，你都肯做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什麼都肯作？」嘴裏只管答應，心裏却想：「我就先答應她，也沒什麼大不得了的。」密李狄叫他把椅子再挪近些，說道：「你聽着！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留心聽了。」密李狄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個仇人。」達特安裝出詫異的樣子來，問道：「你這樣好，這樣美貌的人，會有仇人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有一個勢不兩立的仇人；他羞辱了我，不止一次了，我非要他的命，不能報這個仇。你肯幫我忙麼？」達特安登時就曉得她指什麼人，就答道：「極肯幫忙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很好。你既肯幫忙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密李狄等了一會，答道：「你就不用說做不到的事了。」達特安聽了，跪在地下，去親她的手，說道：「你叫我心裏真快活！」密李狄心裏想道：「讓他先去殺了狄倭達，同我報了仇，我自然有法子，把這個大獸子撇開了。」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她很薄待我幾次，現在又來同我要好，這個女人，什麼都做得出來的。」——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你要我做什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的兩膀，很有力，很出名的；你肯幫我忙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自然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該怎樣酬答你？我曉得的，有了愛情的人，是望酬報的。」達特安又挪近些，說道：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却不敢相信，真有這樣快活的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爲什麼不相信？只要你值得，你就可以得着酬報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管分

付，我就去做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真去做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要把那人的名字告訴我，——那個害你滴淚的人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我滴淚的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猜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這樣的

女人，是不滴眼淚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很好。你把名字告訴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却是我的秘密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總要曉得。不然，叫我何從下手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錯；你看看，我是很相信你的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我快活極了。你把名字告訴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已經知道的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我的朋友麼？」密李狄兩眼冒火的喊道：「假使是你的朋友，你就不去做了麼？」達特安知道她的意思，就答道：「就是我的親兄弟，我也是要做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這樣忠心，我很喜歡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喜歡我這一點麼？」密李狄抓了他的手，說道：「我愛戀你呢！」達特安覺得渾身打戰，渾身都發熱，就把她的手抓住了，說道：「你真戀愛我麼？」密李狄讓達特安親了嘴，却不去親達特安的嘴；達特安覺得密李狄的嘴，其冷如冰，同親石人的嘴一樣，却故意露出很快活的意思來，裝得十分像，好似狄倭達在眼前，他就要馬上刺死他。

密李狄就低聲告訴他道：「我的仇人，就是狄倭達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我曉得的。」密李狄抓着他的手，很着急的問道：「你怎樣會曉得的？」達特安知道說錯了；密李狄又問道：「你怎樣曉

得的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怎麼曉得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要問你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因為他把一隻戒指給我看，說是你給他的。」密李狄喊道：「這個沒良心的反叛！」達特安說了這句話，也覺得不對，不過是已經說出來，沒法子了。密李狄道：「你打算怎樣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同你報仇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謝謝你，你幾時動手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明天，立刻，隨你分付。」密李狄原想叫他立刻去，不過不好意思說，況且還要預備，不叫狄倭達知道，也要叫他來不及解說；達特安知道她的意思，說道：「明天一定同你報仇；不然，我自己死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那是不用怕的，我曉得他是個懦夫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也許他對女人是個懦夫，對待男人却是很有膽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前次同他打，是你贏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運氣是說不準的；上一次，是我的運氣好，明天的運氣許是不好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難道你不敢去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。我也許被他打死的，你不先給我點好處，却是不公道。」密李狄看着他，很柔媚的說道：「我自然不能不答應你的。」達特安低聲答道：「你是個神仙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樣樣都算商妥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只有你應許我的好處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已經應許你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明天就許永遠不能再來見你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別響，威脫來了，你不要讓他看見。」

密李狄搖手鐘，吉第進來；密李狄領達特安到牆邊藏着的一個私門，說道：「你從這個門走，我們等等再談，吉第讓你進來。」吉第聽了這兩句話，幾乎暈倒了。密李狄說道：「吉第，你爲什麼站在這裏不動，同石人一樣？你領這個客人出去，到了十一下鐘，再讓他進來。」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原來密李狄最喜歡的是晚上十一下鐘。」密李狄伸出手來，達特安親了手，跑下樓去了，也沒聽見吉第怨望他的話，一路上想道：「我却要小心，這個女人，是什麼都不顧的。」

第三十七回 密李狄之隱事

且說達特安一直出來，並不到吉第房裏去，却有兩層道理：第一層，他是怕吉第怪他，又怕她留他；第二層，他一心在密李狄身上，就盤算怎樣下手。達特安是被密李狄迷住了，那是無疑的了；密李狄却並不想他。達特安原想回寓寫信，把前後的事體告訴她，然後說明爲什麼他不好去把狄倭刺死；他却遲疑的不去寫，爲的是他要用自己的名字，去降伏這個女人，不肯把報仇的念頭丟開了。他就在那門前大地，走了六七趟，常常擡頭看密李狄的樓窗；看見還有亮，知道是還沒去睡。後來燈却滅了，他又走進那房子，到了吉第的房間；吉第曉得他的意思，自然是要攔他，不料密李狄在房裏留心聽，等着他，聽見他來了，就喊道「進來，」達特安就進去了。吉第大吃起醋來，原想跑進去，把什麼事體都要說出來；想想，鬧出來更不好，就忍住了，沒進去說。當下達特安所要的事體，到了手了，算是密李狄的一個情人。

達特安原也曉得這個女人不過是暫時利用他的，等到殺了狄倭，就要推開他的，就許把

他也殺了，也是難說的；不過達特安當下以為密李狄是真戀愛他，只顧眼前的快樂，却把這個女人的兇險性質忘記了。但是密李狄一心只要報仇，過了一會，就問達特安，想個什麼法子去同狄倭達比劍。達特安當下只管快活，就說當下不能談這件事，況且在她面前也不便談。密李狄聽見他把這緊要事看得不甚要緊，就害怕起來，一定要他想出個法子。達特安以為可以勸她，叫她饒了狄倭達的命；纔一開口，密李狄帶了很瞧不起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我看你是沒膽子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怎麼還疑我沒膽子？我不過是要告訴你，狄倭達未必十分得罪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騙了我，這就殺了；我一定要他的命，來贖他的罪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一定就要死。」說話說得很認真的，密李狄果然就相信他了。

到了快天亮，密李狄就催他走，分付他趕快去同她報仇，不要耽擱了。達特安道：「我就去辦；不過還有一件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當真是戀愛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還問什麼！我不是給了你憑據了嗎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想是的。不管怎樣，我的身體靈魂，都是你的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的大膽子的情人，我就望你趕快去，做出你一心為我的憑據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個自然。但是你既戀愛我，你不替我擔心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為什麼要擔心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也許

受了重傷，或者死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是個最會比劍的，萬受不着傷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是一定要我去比劍的了？據我看來，是用不着的。別的報仇法子，你是不要的了？」密李狄看了他一眼；達特安趁着天的微亮，看見這一眼十分的可怕。密李狄道：「我看你是不甚着急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是很着急的，不過我倒可憐起狄倭達來；因為你既然不戀愛他，他也算受穀罪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我不戀愛他？」達特安使出牢籠的手段，重說道：「我現在相信你戀愛別人了，我倒有點可憐那伯爵的意思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為什麼可憐他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因為曉得……」密李狄道：「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他沒怎樣得罪你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這是怎講？」達特安拿定主意要告訴她真情，說道：「我是個講體面的男子，我知道你戀愛我，是靠得住了，是不是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自然是靠得住的；你請講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要在你面前，供我的罪狀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供罪狀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假使你不戀愛我，我是不肯供的；現在你戀愛我，是不是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曉得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如果我因為戀愛你，到了連命都不要的地位，作了一件得罪你的事，你是饒我的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也許饒的。」達特安微笑了，作出戀愛的樣子來，還要去親她的嘴；她躲開了，臉色略青，問道：「你供你的？」達特安說道：「禮拜四晚上，狄倭達到你這房子來了一趟，

是不是？」密李狄一點也不遲疑，臉色一點也不改，答道：「沒有的事。」假使達特安是沒有真實憑據的，也就要相信她的了，但是他是有所憑據的，就說道：「我的迷人精，你要騙我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要講解把我聽。難道你要嚇死我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不要害怕。你沒做過害我的事，就是做了，我也饒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懂。請你解說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狄倭達沒得什麼大不了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什麼？你自己告訴我那個戒指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戒指在我這裏。我供出來罷。禮拜四的狄倭達同今天的達特安就是一個人。」

達特安年紀尚輕，這次却嚇得很，以為把實情告訴她，她不過詫異一會，害羞一會，或者生點氣，哭一場，就完了。誰知這次大錯了！密李狄不聽便罷，聽了這幾句話，臉色青了，跳起來，用盡力去打達特安的胸口，跳離了牀。達特安因拉住她，一手捉着她的睡衣；那衣料是很薄的，達特安用力過大，肩膀上撕破了，看見那條極可愛的玉臂上，刺了一朵花——原來這個女人，是犯過大案的女犯。達特安大驚，鬆了手，說不出話來。密李狄看見自己的最祕密的隱事，被他知道了，就登時同野獸被傷的一樣，跳起來，喊道：「被你看出了我的隱事了！」一跳就跳到妝檯旁邊，向盒子裏拿出一把金柄尖刀來，就刺達特安。達特安看見了，也害怕起來，退後一步，靠住牆，拔出劍來，對着密

李狄的咽喉；密李狄拿手來奪劍，達特安躲開，拿劍對着密李狄，一面退向房門。密李狄大喊，拿小刀來刺。達特安說道：「你別動手；不然，我要在你臉上刺朵花。」密李狄一面喊，一面趕緊要刺他；他招架着，退到房門。吉第從夢中驚醒，開了門，達特安跳進去，把門關了；兩個人用死力頂着門，密李狄也用盡死力推進來，推不開，用小刀戳門，門也戳透了，露進刀尖來。達特安對吉第說道：「你想法救我出去。不然，她喊起跟人來，把我殺了。」吉第道：「你身上沒衣服，怎好出去。」達特安纔曉得自已沒穿衣服，說道：「你隨便把衣服給我穿上，不要耽擱了，這是性命交關的時候。」吉第拿了一件自己穿的花袍子，一件帽子，一件袍罩，一雙撻鞋來；達特安穿上了，却沒穿襪子，就跑下樓去，開了大門，跑了出去；密李狄正在樓窗上喊：「不許開門！」

第三十八回 阿托士辦行裝的錢

再說達特安出了大門，那開門的纔知道放跑了人。達特安一路的跑，密李狄在樓上看見了，就暈倒了。達特安來不及管吉第，在街上跑，一直跑到阿托士寓所；跑上樓，敲門。吉利模驚醒了，起來開門，達特安往裏跑，把吉利模推倒了。吉利模是向來不大說話的，被他推倒了，喊道：「你這個不識羞的女人，幹什麼？」達特安把蒙頭的東西露了一點出來，手上露出劍來；吉利模看見他的鬍子，纔曉得他是個男人，以爲他是個刺客，登時喊道：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達特安說道：「馱子，別響！我是達特安。你不認得麼？你的主人在那裏？」吉利模道：「你是達特安麼？決計不是的！」阿托士穿了睡衣，正要出來，說道：「是你說話麼？」一面走出來，說道：「你別響！」吉利模的手指着達特安，阿托士認得他的朋友，看見他穿着女人的衣服，臉上兩撇黑鬍子，不禁大笑起來。達特安道：「不要笑了。這件事却不是笑的。」阿托士見他臉都青了，說道：「你臉色不對。你受了傷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。我纔受過一番頂可怕的危險來。」阿托士關了門，問道：「你趕快說：王上死了。」

麼？或是你殺了主教麼？你告訴我，叫我放心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你聽，我把那最可怕的情狀告訴你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先穿起這件衣裳來。」

達特安穿好了衣裳，阿托士道：「請你說。」達特安低聲同他說道：「密李狄肩膀上刺了一朵。」阿托士喊道：「有這個事麼？」說話的時候，好像刀子挖了心的一樣。達特安道：「你從前說過的那個女人，你可曉得的確是死了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那一個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在阿密安告訴我的那一個女人。」阿托士把頭伏在兩手裏，在那裏哼。達特安道：「我說的這個女人，今年大約二十七歲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頭髮是白色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她的眼睛藍的很奇怪，眉毛是黑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身材頗長，樣子很苗條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左邊缺了一隻牙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肩膀上刺的花，小而紅，好像是想過法子去弄丟了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聽見你說她是個英國女人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她說法國話同法國人一樣，威脫世爵不過是她的夫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要見見這個女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你要記得，你已經想殺過她一次；這個女人，有了機會，是要報仇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她看見我，是不敢說一句話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個女人，什麼都做

得出來的；你看見過她生氣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沒看見過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簡直是個母老虎。我恐怕她恨極我們兩個人，要報仇的。」達特安就把事體都告訴了阿托士，又把兇很的行爲，同要報仇的意思，都說了。阿托士道：「她曉得我還活着，一定是要謀殺我的；不過我們就要動身到拉羅諸爾去打仗，只要我們動了身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她若是知道了，她就是到了天盡頭的地方，也要找你的。讓她拿我報仇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她殺了我，有什麼要緊；我的性命，看得很不重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其中還有別的陰謀；我看得她是主教的偵探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如果是的，你却要十分小心；就使主教稱讚你到倫敦一趟，辦的好，他因爲你破了他的奸計，是萬不肯饒你的；你以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作什麼事，你都要加倍留神；就是你看見自己的影子，也要防備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好在我們只要等過了明晚以後，我們遇見的仇敵，都是在青天白日裏的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看來我不如不躲藏了，同你一路到福索街去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很好。不過我不能這樣出去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錯的。」就搖了手鐘，叫吉利模跑到福索街去拿達特安的衣裳來。阿托士道：「這件事，却沒幫你去辦行裝；我看你的好衣裳都留在密李狄房間了，她不見得送還與你。好在你有個青寶石的戒指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那戒指是你的東西。你不是說，那是你們傳家之寶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

的。我先父告訴我的，那戒指值二千個柯朗，是他娶我母親的時候，給我母親的；我母親給了我。可惜了我把這件傳家之寶，給了那個女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既然看這個戒指看得這樣重，你就拿回去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到過那個女人手上，我還要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如賣了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母親的東西，我不能賣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如先當了罷。至少也可當一千個柯朗，先拿錢去辦行裝；等你有了錢，再去贖。」阿托士笑道：「達特安，你是個頂好的同伴，你總是高興的；戒指當了可使得，却有一層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當了一千個柯朗，要兩份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却使不得。我的禁兵行裝，用不着多少錢，我把鞍子等件賣了，儘設了我不要什麼，只要買匹馬給巴蘭舒。你不要忘了，我還有一個值錢的戒指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看那一個戒指，比我看見的還要重些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到了不得了的時候，是很有用的；不獨那金剛鑽是值錢的，並且可以當護身符用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說的是不錯的，不過我不大懂；我們還是當那青寶石的戒指罷。當了的錢，你拿一半，不然，我要把戒指摔在河裏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就要一半罷。」說到這裏，吉利模同巴蘭舒送達特安的衣裳來了，——巴蘭舒因爲不曉得他主人怎樣了，也跟來看。

達特安換了衣裳，阿托士使眼色，叫吉利模拿了火槍，跟隨他。到了福索街，看見邦那素站在

門口，看着達特安說道：「我勸你快點走，樓上有個美貌女子等你呢；女人是不大耐煩等的。」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一定是吉第了。」跑上樓來，看見吉第神色很不安的靠着房門等他；見了他，就說道：「你應許保護我，不叫我遭了密李狄的毒手，我現在來求你救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吉第，你不要着急，我盡力的救你；我走過之後，有什麼新聞？」吉第道：「我不甚曉得。因為跟人們聽見密李狄，就跑進來；密李狄在那裏罵你，詛你；我想起來，你是打我房裏向她房裏去的，她一定曉得我同你串通了的；我拿了些錢，拿了幾樣值錢的東西，就跑出來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可憐見的女子，我怎樣幫你；不幸我後天要走了。」吉第道：「請你救我出巴黎，或是救我出法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去打仗，不能帶你在身邊。」吉第道：「難道你不能把我放在鄉下，或是你家裏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吉第，你不曉得，我家裏的女人們是不用女僕的；等等，我想出法子來了，巴蘭舒，你趕快去請阿拉密斯先生來，商量要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託頗圖斯，他的公爵夫人……」達特安笑道：「頗圖斯的公爵夫人不要女僕的，那班書手就設用了。況且吉第也不願意住在某街裏。」吉第道：「什麼地方我都肯住，只要沒人來找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快要走了，你用不着吃醋了。」吉第道：「不管你在我跟前沒有，我都是一心爲你的。」阿托士笑道：「這總算是頂有長性的了。」達特安道：

「吉第，你只管放心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；我有一句話要問你，你可曉得，有一個女人，有一天晚上在聖遮猛地方被人擄了，你曉得她在那裏？」吉第道：「你還想着那個女人，你一定是戀愛她的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很戀愛她的，就是阿托士，站在那裏的。」阿托士聽了，很驚奇的說道：「我麼？」達特安拿手推他，要他會意，說道：「可不是你？你曉得的，我們兩個人，都很留心着邦氏的，吉第是不會告訴人的；吉第，你曉得麼？我們說的，就是進門來看見的那個老頭子的老婆。」吉第喊道：「老天呀！我恐怕他認得我。」特達安問道：「認得你？你會過這個人麼？」吉第道：「我認得他。他到過密李狄屋裏兩次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吉第道：「有兩個禮拜了。昨天晚上，他還來過一次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昨晚來過麼？」吉第道：「是的。來得比你略早些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恐怕投在網羅了。吉第，你看他認得你麼？」吉第道：「我一看見他，就蒙住頭，不過恐怕蒙得太遲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你下樓看看他還在那裏沒有，他却不甚疑心你的。」阿托士看了回來，說道：「他走了，門也關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他去報信了！說是一羣鴿，都在籠裏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只好跑了。留巴蘭舒在這裏，同我們送信。」阿托士又說道：「我們去請阿拉密，只好略等一等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錯的，我們要等阿拉密。」

等了一會，阿拉密果然來了；達特安把事體告訴他，要他想法子，把吉第寄在一個妥當朋友家。阿拉密想了一會，很遲疑的答道：「波特里夫人同我說，她的朋友，住在鄉下的，要個女僕；你肯薦她把……」吉第道：「只要能救我出了巴黎，我是十分感激的。」阿拉密說道：「就是這樣罷。」坐下來，寫了一封信，封好了，交把吉第。達特安道：「我們也快要離開巴黎了，你也要走了，我們再會罷。」吉第道：「不問幾時再會，你見着我的時候，你總知道我是一心爲你的。」達特安把吉第送到樓口。阿托士說道：「你看看這些女人聽聽她們說的話！」

於是三個人商量好了，四點鐘在阿托士那裏會，留下巴蘭舒看門，就走了。阿拉密回到自己寓所，阿托士和達特安拿兩個戒指去當；當了三百個畢士度，當舖的人還說肯出五百個畢士度買。兩個人就去辦行裝；阿托士是不講價的，人家要多少，就是多少，達特安就說他浪費，阿托士說是從來沒同人講過價的。阿托士買了一匹黑馬，花了一千利華；吉利模的馬，花了三百個利華；等到買了吉利模的鞍子兵器等件，阿托士的錢已經用完了。達特安就要把錢借給他，他聳聳肩，問道：「當舖的猶太人肯出幾個錢買那寶石戒指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五百個畢士度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還可以得二百個畢士度，一人分一百；這倒不錯，我們回去找他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要……」阿

托士道：「那個戒指，想起來，叫人心裏難受，我們又沒得力量可贖回來，贖不回來，是白丟了二百個畢士度。達特安，你回去把戒指索性賣了罷，把二百個畢士度拿回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拿定主意了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現錢是不容易得的，只好犧牲了；你去罷，吉利模同你一路去。」不到半點鐘，達特安果然拿了二百個畢士度回來，阿托士辦行裝，有了錢了。

第三十九回 路逢邦氏

再說到了四點鐘，幾個人到了阿托士的寓所；雖然說是行裝辦好了，他們的臉上，還是發愁。等了一回，巴蘭舒拿了兩封信進來：一封是用綠火漆封的，簽了一個鴿子啣着綠葉的印；那一封是個公文，簽了主教的印。達特安看見那封小信，心裏不禁跳起來，他雖然只看見過這筆跡一次，却並未忘記。拆了信，信上說道：「禮拜三晚上，請你到薛洛路上，留神看走過的馬車；但是你若愛惜自己的性命，或戀愛你的人的性命，你千萬不要同你認得的人說話，也不要做出你認得她的樣子來。我是冒着大險，見你一面。」信尾却沒簽字。阿托士說道：「這是個圈套，你不要去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筆跡我却認得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筆跡或者是假冒的。況且薛洛路上到了六七點鐘，是沒得人的，就同到了森林一樣；若是你願意的話，我們一同去，若是有人來攻，我們可以敵得住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這是個好機會，叫人家看看我們的好鞍勒。」阿拉密道：「若是女人寫的信，不願意給人看見，你却不要做出害她的事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離遠點等，讓達特安一個走近馬車。」阿拉

密道：「不過馬車走得很快的時候，在車裏是還可以放槍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他們打不中我的，倘若他們放槍，我們就去攻馬車，把他們都殺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好的。我們同他們打，試試我們置的新兵器，也甚好頑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很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現在已經四點半鐘了，我們若是六點鐘趕到薛洛路上，可就要動身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不早點走，就沒人看見我們的新鞍新馬，豈不可惜；我們就走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那一封信說些什麼？你也忘了，你也要看看。我看公文比那封小信，還許有趣些。」達特安拆開看，那封信說道：

德西沙麾下禁軍營達特安務於今晚八點鐘，來見主教。

阿托士道：「這件事，比那一件要緊多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辦了那一件，再辦這一件；第一件是七點鐘，第二件是八點鐘，還來得及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若是你，我就不去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男人不可失女人的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小心的人，自然是不去見主教，況且內中恐有危險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同阿拉密表同情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從前主教叫克和阿請我去見，我却沒去，第二天就出了事，邦氏不見了；這趟我却要去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既然拿定了主意，我就不攔你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巴士狄大監，怎麼樣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如果他們把我收了監，你們就設法把我弄出來。」頗圖斯以爲是件

極容易的事，就答道：「那個自然不過我們後天就要去打仗，我看你還是不去冒險罷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頂好我們一夜都不離開他。我們每人帶三名火槍手，在主教的府門口等，倘若看見有關了窗的車出來，或有別的犯疑的東西，我們就攔住了。我們同主教的親兵許久沒打架了。特統領一定是在那裏詫異，說我們太安靜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阿托士，你是個天生的大將，諸位看這個法子好麼？」衆人都說是好。頗圖斯道：「我就去挑幾個火槍手，叫他們八點鐘在主教府前等。」

當下先去備馬，達特安道：「我沒得馬，我就騎特統領的馬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不必，騎我的罷。」

達特安道：「騎你的？你有幾匹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我有三匹。」阿托士喊道：「你有三匹麼？你要不了

三四。你爲什麼買三四呢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原買了兩匹，今早有個馬夫來，送了我一匹；他不肯說

主人的姓名，只說是奉主人之命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大約是奉女主人之命罷？」阿拉密紅了臉

道：「也是一樣的。他奉了命，把馬放在我的馬房裏，不肯說是那里來的。」阿托士很大方的說道：

「作詩的人，纔會有這種好運氣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管怎的，馬是有了，你騎那一匹？」阿拉密道：「自

然是騎送來的那一匹。不然，豈不得罪了……」達特安接着道：「那送馬的人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那

神祕的好太太。」達特安又說道：「看起來，你買的那一匹，是沒甚用處了。是你挑的麼？」阿拉密

道：「我很費了事挑的。你是曉得的，騎馬人的安否，全靠所騎的馬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就買了你那匹馬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原要讓給你，你拿了去，隨後給我錢罷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多少錢買的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八百個利華。」達特安從口袋裏拿出四十個雙畢士度來，交把阿拉密；阿拉密說道：「你很像發了大財的。」達特安把口袋的錢弄得很響，說道：「是的。我很有幾文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你先把鞍子送到火槍營，隨後備好馬送把你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很好。現在已有五下鐘了，不要耽擱了。」於是阿拉密自己去了。

等了一刻鐘，頗圖斯騎了一匹好馬，摩吉堂也騎了一匹馬，從孚留街口來了；頗圖斯得意的了不得。再過一會，阿拉密從街那一頭來了，騎的是英國馬；巴星也騎了馬，另外牽了一匹，是達特安的。兩個人到了門前，阿托士同達特安在樓窗往外看。阿拉密先說道：「頗圖斯，你倒得了一匹好馬？」頗圖斯道：「這一匹馬，公爵夫人原先送把我的，她的男人要同我開頑笑，換了那匹壞的，現在在那裏受罪，很後悔呢。」隨後巴蘭舒同吉利模把他們主人的馬，牽了來；阿托士同達特安也上了馬，四個人一路走了，跟人們隨在後頭。這一羣人，裝得很威武，假使柯狀師的老婆看見頗圖斯騎在馬上得意的樣子，也就覺得老狀師錢箱裏的錢，是花得不冤枉了。

再說那四位英雄快到羅弗宮的時候，碰見特拉維統領從聖遮猛回來，他看見了，很恭維他們騎的馬，同那鞍勒。不到一會，就圍了許多人；達特安就把主教來的公文，告訴了他——那一封小信的話，却沒提一字。特拉維很以他去見主教爲然，還說明天若是不看見他，自己去找他。聽見打六下鐘，四個人就告辭了；跑了一會，就到了薛洛路上，天將晚了，看見幾輛馬車走過。達特安一匹馬同他的同伴離開了些，每輛車走過，他都留心往裏看，却沒認得的人。過了一刻鐘，天快黑了，看見一輛車來；達特安以爲是這輛車了。從他面前經過的時候，他看見車裏有個女人，從車窗露出頭來，把兩隻手指放在嘴旁，彷彿是不叫他說話的意思；達特安認得那女人，不禁高興的一喊：——原來那女人，就是邦氏。他看見了，什麼都不管，就拍馬趕那輛馬車，那車窗登時就關了，他什麼也看不見了；達特安纔想起信上分付的話，只好勒住馬，心裏十分着急，却不是爲的自己，爲的是車中的女人冒了大險，同他見一面。那馬車走得很快，再等一會子，就不見了。達特安停了一會，在那裏想：如果車中人是邦氏，現在回去巴黎，爲什麼要同電光一樣，只叫他看一眼；倘若車中人不是邦氏，——因爲那時天色黑了，辨不清楚，也許看錯了，——那就更加奇怪了，難道是仇人又想出法子來，叫自己上當；想到這裏，那三個也來了，都說看見車中有個女人；惟有阿托士認得是

邦氏，他說車中的女人，像是邦氏，好像她旁邊還坐着一個男人。達特安說道：「他們是從一個監牢裏，搬她到別一個監牢；但不曉得他們現在送她到那一個監牢去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你要記得，除非是人死了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是再不能見面的了；倘若邦氏並未死，我們剛纔是看見她的了，遲早有一天，你是可以找着她的，大約不久就可以找着她，也未可知。」當下聽見打七下半鐘，同伴就告訴達特安同主教有約的話，並且叫他先盤算好了；因為見主教，恐怕是冒險。達特安是好奇的，也不大聽旁人相勸的，一定要去見主教。他們就一齊到了主教府，看見十二個火槍手，已經在那裏等；阿托士把火槍手分作三隊，他自己領一隊，那兩個同伴，一人領一隊，在府前埋伏。

達特安就直入大門，一面上樓，一面却放心不下。他曉得同密李狄的一件事，彷彿是窺破了他們的好謀，主教是一定袒護密李狄的；況且狄倭達又是主教的偵探，達特安也很有對他不起的事；得罪了主教黨人，就同得罪了主教是一樣的。達特安心裏又想道：「倘若狄倭達把事體都告訴了主教，主教自然是要同他下不去的，不過爲什麼早不動手，一定要等到這個時候呢？或者因爲密李狄也把事體告訴了主教，激怒了他，因此等到這個時候，纔去發作，也未可知。幸而同伴在外頭等，不過特統領的幾個火槍手，拚不過主教，主教管的是全國的兵，就是王上王后也害怕

主教幾分。」後來又想道：「自己雖然有膽，還有別的本事，不過到底恐怕爲女人所害。」再說達特安一面想，一面到了前廳，他把信給傳帖的人看了，那人進去通報；那時候前廳有五六個親兵，看見了他，都認得他是伽塞克的仇敵。通報的人出來了，引達特安進去，穿過甬道，過一大廳，入了書房，看見一個人在那裏寫信。達特安留心看那個人；起首以爲那個人在那裏看公事，隨後看見寫的一行一行，長短不一，纔曉得他在那裏作詩。再等一回，那個人把手卷疊好了，——卷面題的是一段戲曲，——擡起頭來，看達特安；那個人，原來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紅衣主教。

第四十回 達特安會主教

再說主教一手托着腮，靠住手卷，打量了達特安一會，兩隻眼釘在他臉上，像要把他心裏最祕密的思想，都要看出來的。達特安却安詳的很，臉色一點也不變。看了一會，主教說道：「你就是達特安麼？」達特安說道：「是的。」主教問道：「你們塔爾比●的同族很多，你是那一支的？」答道：「我的父親，從前在老王顯理身邊，打過仗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原來就是前兩年來巴黎找過事的那個少年麼？」答道：「是的。」主教問道：「你打蒙城走過，路上還遇着點事，我却不知曉得是什麼事。」答道：「我却記得，我可以告訴大人。」主教道：「不要緊的。你有一封薦書，帶給特統領的，是不是？」答道：「是的。但是這封信……」主教道：「我曉得丟了。但是特統領是個聰明人，會看相。他一看見你，就知道你有本事，就把你安置在德西沙營裏，還應許你，將來升你作火槍手。」答道：「大人的消息很對的。」主教道：「以後你碰見的事，却不少；有一天你走到某處，那天你原應歇在家裏的；有一趟，你們到福吉士去，你的同們，都被人留難住，不能走，你却走開了，到了英國，辦了

點事，是不是？」答道：「我去是辦……」主教道：「到溫雪打獵，我曉得的；我所辦的，就是要曉得別人的事。你回來了，有一位分極高的人見你，她給你一樣厚禮，我現在看見還在你的手指上戴着。」達特安聽了，禁不住把手拿出，看那戒指。

主教道：「第二天，有一位克和阿，請你到我府裏來，你却沒來，這趟你却錯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也知是錯了，得罪了大人。」主教道：「爲什麼呢？因爲你聽上司的號令麼？我並不怪你，我很稱讚你。不聽號令的人，我是不喜歡的，那聽號令的人，我是很喜歡的。你試追想，那天晚上的事，你就看見點憑據了。」達特安想起那天晚上，就是邦氏被擄，今天晚上，不過半點鐘以前，他還看見她坐在馬車裏，在他面前走過；他就想起從前把女人擄去的人，就是今天晚上把她搬到別處監牢的人。主教道：「因爲我許久沒聽見你的信，我就叫你來問問，你是怎麼樣的打算。第一件因爲一件事，你還要謝謝我；你應該曉得，我向來待你，還算是有體恤的。」達特安聽了，鞠躬。主教道：「按公道辦，原是不應該的；不過我替你打算出一個前程，要先同你商量。」達特安聽見這話拐了灣子，十分詫異。主教道：「第一次我叫你來，就要同你商量的，你却沒來，也沒要緊，並不耽誤；今天我要同你商量，你請坐下，我慢慢同你談。」達特安聽見這番話，非常詫異，竟沒坐下，等到主教

說了兩遍，他纔坐下。

主教道：「你爲人大膽，却又能精細；我最喜歡的是有膽氣兼有思想的人。不過我要告訴你，你年紀雖輕，涉世雖早，你的仇人，却真不少，你若不小心，你就要壞了。」達特安歎口氣道：「我也曉得，我的仇人，都是有力量的，並且有極大勢力的人幫忙，我却孤立得很。」主教道：「你說的不錯。但是你一個人作的事，已經不少了，你還可以作許多；但是你也個人指點指點你。我聽見說，你來巴黎，也是求名利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年紀輕的人，名利之念是切的。也許是立錯了念頭了。」主教道：「獸子纔發獸念頭，你是個聰明人，是不會的；我要請你到我的親兵營裏，先當小武官，等到打完了仗，再升你作營官，你願意麼？」達特安覺得進退兩難了。主教也驚訝道：「難道你不願意當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當了禁軍營的兵，我心裏是很滿意的了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到了我這邊來，也還是替王上出力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大人錯會了意了。」主教道：「我曉得了。你要有話藉口，那是極容易的；你若說是因爲求名利，或是說因爲這趟打仗立功，都可以說的，別人也沒得閒話說。況且你的仇人太多了，也要個人保護；我老實告訴你，很有人說你的閒話；人家說你不是專替王上出力。」達特安紅了臉。主教道：「我這裏有一大堆的公事，都是說你閒話的；我先同你談，再讀把

你聽罷。我曉得你是有主意的，只要好好的用你的本事，將來是不可限量的。像你現在的樣子，不久就要惹禍的；你自己想想看，想定了，再告訴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大人的體恤，大人的慷慨，我受了也覺得很不配；但是我也要開誠布公的說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遲疑不敢往下說。主教道：「你只管說。」達特安說道：「我要告訴大人：我的好朋友，都是在火槍營裏的；我的仇人，却都在大人的親兵營裏。我若是到了親兵營，他們是不來歡迎我的，我的好朋友恐怕要恥笑我，還許同我作對。」主教道：「我要派你的差使，難道你還不满意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，我自己實在是不配。我將來都是在大人眼前辦事，大人如果以我爲然，我就算是領了大人的好意了；我現在所以不願到大人營裏來，是恐怕有人說我賣了身子。等到打完了仗，我自己覺得可以自由了。」主教一面很稱讚他主意打得定，一面未免不大高興，說道：「總而言之，你是不肯當我的差使；你自己喜歡去揀選，認誰作好朋友，認誰作仇人，那原是你自己很可以自由的，我也不便相強。」達特安正要說，主教攔住道：「我本不願意你惹禍在身。我因爲要保護我的朋友，忙得了不得，也就沒得工夫去管我的仇人；我却要先招呼你，你要小心；你要曉得，一旦我不保護你，你一天也活不了。」達特安一點也不害怕，答道：「我永遠不忘主教的教訓。」主教道：「如果你將來惹出禍來，你

就記得我曾經招呼過你，我曾經竭力保護過你。」達特安恭恭敬敬的鞠躬答道：「我永遠感激主教。」主教道：「打完了仗，我們再會罷；我總留神着你，我也要去打仗的，我們回來再談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請大人不要怪我；總要看我所作的事，都是大丈夫該作的。」主教說道：「倘若打完仗之後，我還有機會請你在我這裏當差，我還是要請你的。」這末後一句話，原は無定的；達特安聽了，比剛纔恐嚇的話，還要害怕，因為這句話裏的意思，是叫他知道眼前實是有極兇險之禍，叫他小心隄防。達特安正要說，那主教很驕蹇的樣子搖搖手，達特安只好退出來；退到房門，還是遲疑，要上去告訴主教，情願當他的差使；隨後想起，如果當了主教的差使，阿托士是要同他絕交的，因為害怕這一層，他只好退了出來。可見光明磊落的人，陶鎔朋友的力量，真是不小。

達特安出了府，看見阿托士他們在那裏等他，看他好久不出來，還在那裏着急。達特安只同他們說了一句話，他們都放了心，就叫巴蘭舒去告訴那些火槍手，請他們先回營。四個人就回到阿托士寓所。阿拉密同頗圖斯就問達特安見主教的事，達特安就把主教要他在營裏當差，他辭了的話，說了一遍；那兩個聽了，很以達特安爲然，惟有阿托士一個人不響，在那裏想。後來散了，阿托士同達特安說道：「你辭的是不錯，不過你的地位，是很險，我替你擔憂。」達特安聽了，歎一口

氣，他自己的意思，是同阿托士所說的話，一樣的。

翌日，各人都預備起程。達特安去同特統領辭行，特拉維問達特安短少什麼東西，達特安說是什麼都辦齊了。那天晚上，禁軍同火槍手很熱鬧了一夜，因為是就要動身，日後不知何時，何地再能相見了。翌日天亮，號笛一響，各歸營伍。火槍手都到了特統領府，禁兵都到了德西沙府，各將官把他所帶的兵，領到羅弗宮，王上親閱了一會；王上面帶愁容，因為昨天晚上發燒，還不肯耽擱行期，早起親自閱兵，盼望可以把病減輕了。校閱完了，禁軍先行，火槍手隨着王上。

頗圖斯趁這個機會，跑到狀師門前，走一趟。狀師的老婆，看見他騎的駿馬，裝扮得十分威武，禁不住要同他說幾句分手的話，就招手叫他停一停。頗圖斯在馬上，拿了兵器，身邊掛了劍，在那裏耀武揚威，却是好看。那班狀師公事房裏的書手，這趟却不敢笑了，恐怕他認真起來。柯氏把頗圖斯領去見老狀師。老狀師看見他的馬匹號衣，花了許多錢，兩隻小眼，釘在他身上，很生氣；後來想到人說，這趟一去，一定有場惡戰，頗圖斯是一定陣亡的，再不能叢生還的，他心裏却安慰了好些。頗圖斯同老狀師辭了行，老狀師說望他馬到成功的話，柯氏禁不住滴淚，別人不曉得真情，以為是表親遠行臨陣，傷心起來。後來頗圖斯進了柯氏房裏，他們纔算是真辭行，那時的情形，真是

叫人看見傷心。頗圖斯告辭了出來，柯氏在樓窗上搖手巾送他；頗圖斯走得遠了，柯氏也幾乎看不見他了，還從窗裏遠遠的伸出頭來望，那街上的人以為是她要從窗裏丟下來。頗圖斯坐在馬上，作出慣受女人戀送他的樣子來，後來要轉灣了，纔脫了帽子回禮。

再說阿拉密寫了一封很長的信；他這封信寫給誰的，却沒人知道，只有吉第——她晚上就要動身到土爾的——在隔壁房間等。阿托士那天早起，坐在寓裏吃酒。達特安是同着他的禁軍營動了身；走到安敦街，回過頭來，看看那所巴士狄大監牢。他却沒留意，同時密李狄騎在馬上，把達特安指把兩個臉上極兇險的人看；那個人就特為跑近那禁軍隊旁邊，留心的看，等到那個人看穀了，認得了達特安，密李狄拍馬走了。那兩個人跟着兵隊走，走到街盡頭，有人在那裏牽着馬等他們，他們上了馬走了。

①塔爾比 (Tarbes)

看第五回第三條註。

第四十一回 戰場遇刺客

再說當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三之世，拉羅諧爾之戰，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。這一場惡戰，內中有幾件事，很同那四位英雄有點關係；作者要把這一場惡戰的根由，細說一番。這位紅衣主教，要打這一場的仗，却有兩個緣故：一個爲公，一個爲私。何以見得是爲公？因爲老王顯理第四在世之時，天主教同耶穌教常時爭鬪，開卷的時候，已經約略說過了；那時候顯理第四定下幾處地方，給耶穌教的人住，叫他們避避難，到了後來，那些奉耶教的人，不能安居樂業，有許多就搬到外國去住，末後只剩了拉羅諧爾一個地方，算是專給耶穌教人住的；住在那裏的人，也是不能安居樂業，常常要想造反。主教的意思，就要把這個地方打服了，從此國裏就可望太平。那個時候，歐洲各國，因爲鬧教，世界是很不太平的；就有許多不得意的人，從西班牙國，英國，意大利國，都跑到拉羅諧爾來，要同天主教的人爭，弄到一個歐洲不得太平。那時兩教相爭，就拿拉羅諧爾作個中心點；這個地方，原是個海口，現在封了口，不同英國往來。除了這個爲公的意思，那主教却也有私意。

他原來心裏也是極戀愛王后，故此同巴金汗公爵喫醋；因為戀愛的勢力，敵不過巴金汗，又因金剛鑽的事，他也大敗了，因此心裏大恨，要去攻圍拉羅諸爾地方，一舉兩得，公憤私仇，都要報了。主教心裏想，同英國打仗，就是同巴金汗打仗，敗了英國，就是敗了巴金汗；在歐洲各國面前，丟了英國的臉，就算是在王后面前，丟了巴金汗的臉。再說那英國巴金汗公爵，面子上自然爲的是保存國體，要同法國打仗，骨子裏也就同主教是一樣的意思；他心裏想，既不能到法國當大使，他就要想法去打仗，打勝了，可以到巴黎議和，見法國王后一面。總而言之，這兩個當國的大臣，都爲的是要在法國王后面前爭勝，全是一片私意，因此纔弄出這一場軍事來。

巴金汗却是先發制人，他一下手，就派了九十號兵船，二萬兵，攻打法國的羅愛島，出其不意，就登了岸；鎮守官退守馬丁。要隘，派一百名兵，守住拉拍理。礮臺。主教着了急，就派奧林斯公爵，帶兵先行；他同王上，隨後帶大兵趕去。達特安就是隨着大軍去的。王上動身的時候，有點病，發燒，走得不遠，病重起來，就在維洛阿地方暫歇；王上歇了，火槍手也只好歇了，阿托士他們三個人，就同達特安分開，不在一處了。達特安因爲這件事，很發愁，也沒得法；一六二七年九月十號，他就到了拉羅諸爾。那時軍情，無甚大變，巴金汗公爵的英兵，還在那裏圍攻馬丁同拉拍理兩處地

方，還未得手。德西沙所帶的禁兵，紮在米尼斯^④地方。

達特安同那三位分了手，就覺得很寂寞，想起許多心事來。他覺得自己最戀愛的女人，就是邦氏；邦氏被擄了，不知在什麼地方。這是私事，講到公事，他不過是一名禁兵，位分是很低，却得罪了一個名位最高的紅衣主教，這位主教的勢力，是了不得的，連國王王后，別國的皇帝，都畏懼他三分，主教只要一舉手，就可以把他殺了，現在雖還沒有殺他，前途却是可怕得很的。況且他還有一個仇人。這個仇人，就是密李狄，勢力雖然不及主教，也設可怕的了；幸而王后還喜歡他，不過王后的喜歡，是有害無利的；王后的物，都被主教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了，只有一隻值錢的戒指，不過是賣不丟的，也就同平常不值錢的戒指，沒甚分別的了。他悶得難受，就在路上閒走，不覺走遠了，天快晚了，忽然看見籬笆後面，有閃光的槍膛；他登時明白了，知道有了火槍，必定有人，那個人的意思，是可想而知的了。他就登時要離開遠些，一回頭，看見路的那邊，也有一把火槍；他是中了奸計了。看見第一把火槍，已經放平了，是要放的意思，登時自己摔倒在地，放平了身子，就聽見槍響；槍子從頭上飛過，達特安登時跳起來，同時第二把火槍響了，槍子正中他倒的地方，石頭也打碎了。到了這個性命交關的時候，只好用機警，膽子是不甚中用的了；他想想，不曉得有多少人埋伏

在那裏，要害他的性命，只好向紮營的地方，死命的跑。那第一把槍又放了，槍子正中達特安的帽，帽子也落地了；他趕快拾了帽子，拚命的跑，跑到營裏，臉色也青了，幾乎氣都絕了。他却一聲不響，在那裏想，爲什麼有人來謀害他；他起初想是拉羅諧爾的敵人，在那裏埋伏；他細細一看他的帽子，纔知槍子不是軍中用的火槍打來的，是另外一種手槍，就知道不是敵人埋伏。他再想一想，或是主教叫人來謀害他，不過主教是極有勢力的人，用不着這樣費事；後來想到或者是密李狄想出來報仇的妙法，他就去想那兩個刺客的模樣，但因當時跑得太快，還沒有認準他們的面貌。想到這裏，就很盼望他那三個同伴，來幫他的忙。那天晚上，他一夜睡得不安，常常從夢中驚醒，以爲是有人行刺他；到了天亮，却沒被人行刺，恐怕有人動他的手，就不出營門。

翌日早起，擊鼓齊集。原來奧林斯公爵要去窺探敵人情形。德西沙向達特安使手勢，達特安就從隊裏走出來。德西沙說道：「爵爺要找幾個告奮勇的人，去辦一件極危險的事，辦好了，就算是立了大功；我曉得你一定願意去的，故此我叫你來。」達特安聽了，極高興，就謝了他的統領。原來有個大礮臺，有一角，是早兩日被官軍奪了，昨日晚上，又被敵人奪回去，公爵就要派幾個人去窺探情形，說道：「我要三四個有膽的兵，跟着一個領頭的，去辦一件要緊事。」德西沙答道：

「爵爺要個有膽量有本事的首領，我倒可以保舉一個；這個人去作首領，是不怕沒人跟他的。」
達特安舉起劍來，喊道：「要四個人，同我去送命呀！」登時就有兩名禁兵，跳出來，要跟他去；又有兩名別營的兵，也願意去。達特安說：「四個人殺了；還有別的要去的，他都不要了。登時他帶了這四個人就走：兩個禁兵同他向前走，兩個跟在後頭。離礮臺角約有一百步，達特安就立住脚，看後頭兩個兵不見了，他以為這兩個人害怕，落了後；他就同兩個禁兵向前走，轉過灣來，離礮臺角不過六十步，看見無人把守。三個人正在那裏商量，忽然有十幾把槍，放的煙，把一角籠滿了，有十幾個槍子，向他們三個人身邊飛過。他們知道這個地方有人把守，久留無益，趕快就退；退到地道的轉角，忽然一個禁兵，胸口中了一槍，就倒了，那一個還向前走。達特安灣了腰，去扶那個受傷的同伴起來，扶他回去，忽然聽見兩個手槍響，那個受傷的同伴，又中了一槍，打死了，那一槍的子，打在石上，達特安幸沒受傷。達特安見這兩槍來得詫異，他知道在地道角裏，敵人的槍是打不着的；他回過頭來看，纔想起跟他來的，還有兩個人，又想起前天晚上兩個刺客，他就一定要找着那兩個放槍的人，自己就登時倒在那受傷的同伴身上，像受了傷的一樣。忽然有兩個頭，在土堆上出來看。達特安就認得是跟來的兩個兵，他就曉得那兩個人是跟來行刺他的，刺死了，就推說是

敵人打死的。那兩個人以爲達特安不過受傷，恐怕他將來說出情節來，就要出來把他打死了，却沒先把火槍裝好；走到跟前，離開有十步的光景，達特安就拔出劍來，對着他們。這兩個人一想，若不先結果了達特安，回到營裏，是不好交代的；一個就舉起槍來，要打達特安，達特安向旁邊一閃，不料讓出一條路來，那舉槍的，就跑了，向敵人所佔的礮臺角走。敵人不曉得他爲什麼跑來，就向着他放槍，中了肩膀，倒在地下。

達特安拿了劍，去打那一個沒逃的兵，那個兵只拿了空槍招架；達特安傷了他的腿，倒在地下，就拿劍尖對着他的咽喉。那個兵在地下求饒，說道：「你饒了我的命，我什麼都告訴你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告訴我什麼？」那個兵道：「你若是愛惜性命的，你要聽我告訴你的話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講是誰叫你來行刺我的？」那個兵道：「有一個女人，叫我們來的；我不曉得女人的名字，我的同伴稱她做密李狄；他口袋裏還有一封密信，這封信是很要緊的，你要搶了來纔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爲什麼要跟着那個人，做這種事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同我商量，要我幫他，我就答應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女人給你們多少錢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一百個路易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把我的頭，定了一個很高的價錢。你們這樣的人，看見一百個路易，是了不得的了，難怪你就肯作這樣的事；我饒了你的性命，也可

以，不過有一層。」那個兵答道：「是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要去同你那個同伴，把信要來。」那個兵道：「這就是叫我去尋死；敵人的槍子，要把我打通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却是沒法，你自己揀選罷；是去要信的好，還是死在我手裏的好？」那個兵喊道：「饒命呀，饒命呀；你看你所戀愛的女人分上，饒我一命罷。你以為她死了，我却曉得她並未死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我有一個戀愛的女人？又怎麼曉得我以為她是死了？」那個兵道：「我從同伴的那一封信曉得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一定要那封信。」說完了，就做出要殺他的樣子；那個兵在地下亂滾，喊道：「你別動，我願意去了。」達特安拿了他的槍，叫那個兵在前走，自己在後頭，拿劍尖去輕輕的刺他。那個兵一步一步往前拖，臉上害怕得要死；達特安說道：「你在這裏等，我作個樣子把你看。你也曉得有膽子的人，不像你這樣的。」說完了，達特安就兩隻眼很留着神往前走，遇着有遮蓋的地方，就取了巧，不一會，就走到那個倒在地下的兵那裏；達特安原可以馬上在他身上搜信，或是拖回去，慢慢的搜，他却把死人背在槍後，當了一個擋槍子的一重甲，就退回來，敵人在那裏放槍，還打中了死人身。把他拖到地道，就擗在那個受傷的身邊，去搜信，搜出一個皮面袖珍小本子，一個錢袋，裝滿了錢，還有一盒骰子；把骰盒擺在地下，把錢袋擗給受傷的兵，打開了小本子，從許多信裏，找出那一

封信來，上面說道：「女人是逃了，到了尼姑庵裏了，你不該讓她到了庵的；那個男人，你可不要讓他逃了命，你若是讓他也逃了，你是知道以後我要怎樣對付你的了。」那信並沒簽名，達特安曉得是密李狄寫的，無疑了，就把信收起來作憑據，跑到地道的轉角去，審問那個受傷的人；他說是他同那個同伴，原要把那個女人從某路上擄了去，後來因為入酒店喫酒，誤了時刻，沒遇着那輛車。達特安很在那裏發抖，問道：「你們把女人擄去，做什麼？」答道：「我們把女人擄了，要送到某處一所宅子裏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我曉得了，要送到密李狄的宅子。」想過來，纔曉得密李狄時時刻刻要害他，同他所戀愛的女人的性命；纔曉得密李狄打聽宮裏的消息，打聽得很詳細，總是主

教告訴她的，無疑了。又想到：「王后一定知道邦氏關在什麼監裏，想了法子，把她放了出來；」纔曉得在薛洛路上瞥見邦氏一眼的緣故；纔相信阿托士說邦氏沒死，還可以設法援救的話；達特安心裏很高興，就伸出手來說：「你扶着我的手，我扶你回到營裏去罷。」那個兵答道：「這不過是扶我回去問絞罷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是第二次饒你的命了。」那個人就跪在地上，親達特安腳，謝他饒命之恩。達特安因為在那裏離敵人太近，叫他趕快起來，回營裏去。

當下那逃回去的禁兵，報告說，是餘人都死了；後來達特安回來了，同伴見了，很詫異，很喜歡

的。達特安就把情形說了，說這個受傷的兵，是受了敵人的傷，那一個是中敵人的槍死了。不到一會子，這件冒險的事，通營都知道了，人人都稱讚達特安有膽；奧林斯公爵叫了他來，恭維他一番。那一個饒了命的人，現在都改了，很留戀達特安；那一個刺客，是已經死了，達特安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，他却誤會了密李狄的性情了。

① 馬丁要隘 (St. Martin)

② 拉拍理墩 (Fort of La Prée)

③ 維洛阿 (Villeroz)

④ 米尼斯 (Minimes)

⑤ 奧林斯公爵 (Duc d'Orléans)

奧林斯公爵總是封給法國王室近支的，所以奧林斯公爵時時是帝黨。

第四十二回 十一瓶好酒

再說奧林斯公爵帶了兵在拉羅諧爾地方，起初接到報告，都說王上病未痊愈，後來報說病勢已減，王上着急要身臨前敵，一等能騎馬，就要動身；公爵曉得不久就要讓別位有名將官來接統，自己却曉得並沒立了什麼功，也就不去出主意了。當時達特安冒險回來之後，見刺客又死了，他心裏却安樂許多，只因並沒接着那三位朋友的信，心裏着急。有一天，是十一月初間，他接了羅洛阿一封來信。信上說道：「阿托士、頗圖斯、阿拉密三位，有一天在我那裏喫飯，喫得高興了，就鬧起來，管離宮的大官，說他們壞了紀律，把他們看管起來；我奉了他們之命，送你十二瓶安周好酒，是他們最喜歡喫的；叫我把酒送給你，請你喫酒，替他們慶壽。」信末簽了某某的名字，原來這個寫信的人，是管火槍營火食的。

達特安得了信，高興得很，說道：「好極了。酒是要喫的，我却要請幾個朋友來喫。」於是去找兩個朋友，但是一個不能來，一個明晚也不能來，他只好把請酒的事，耽擱兩天，就把酒送到行營

的酒店，叫他收好。再過了一日，早上九下鐘，他就叫巴蘭舒先去預備，十二下鐘要請客。巴蘭舒恐怕自己一個人忙不過來，就煩了達特安朋友的一個跟人，叫作伏洛●的來幫忙；還有那個假裝軍人幫同行刺達特安的，他得了命之後，就跟着達特安，幫巴蘭舒的忙，今天爲的請客，也在那裏幫手。到了時候，客人齊了，巴蘭舒臂上搭了手巾，在那裏送菜，招呼一切。伏洛開酒，那個假裝軍人●倒酒。那第一瓶酒，好像在路上太受了搖動，瓶底很渾濁不清，畢士列倒出來在那裏漉，把酒渣另外倒在一處。達特安說不要了，賞給他喫。同着客人喫完了湯，正要嘗酒，忽然聽見礮臺礮響，他們趕快拿了劍，就去歸隊；走出來不遠，纔知是誤會了，原來是王上到了。只聽見喊「王上萬歲！主教萬歲！」的聲音。王上因爲病久了，不耐煩，好了之後，就兼程而來，帶了一萬救兵，火槍營護衛着王上來的。

過了一會，那三個朋友同他見了面，達特安先說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巧，我正在那裏請客喫飯，菜還沒涼咧。」頗圖斯先答道：「我們有得喫麼好極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座上沒得女客麼？」阿托

士道：「你有好酒請我們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就是你們送我的酒。」阿托士聽了詫異道：「我們的酒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是你們送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幾時送你酒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就是你們喫

的安周酒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知道你說什麼酒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們很喜歡那酒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得不着香賓酒，自然是喜歡安周酒的；原來我們送了些安周酒給你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怎的，是別人替你們送的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阿拉密，你送他酒沒有？」阿拉密說沒有。又問頗圖斯，頗圖斯也說沒有。達特安道：「是你們營裏管火食的人送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管火食人送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他叫什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且別管是誰送的，我們只管喫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別忙。我們先要打聽出來，究竟是誰送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錯的。你們並沒分付那人送酒來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並沒送。你說是我們叫人送給你的？」達特安把信拿出來給他們看。他們一看，就說是假冒筆跡的。阿托士道：「我未動身之前，查過他的帳，他的筆跡，我是認得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這封信是假的。況且我們並沒受人看管。」阿拉密說道：「你怎麼就相信我們酒喫多了，鬧起事來。」達特安當下臉都青了，在那裏發抖。阿托士道：「你怎麼樣了？我看見你害怕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趕快，趕快，我犯了疑心了，又是那個女人做的。」一面說一面跑到飯廳，阿托士隨後跟了進去；他們一進去，就看見畢列士芒倒在地下，在那裏哼，巴蘭舒同伏洛兩個人，嚇得臉也青了，在那裏救畢列士芒，救也救不轉來。畢列士芒要快死的了，見了達特安說道：「你應許饒了我的命，你爲什麼給

我毒酒喫？」達特安道：「老天在上，我並沒給你毒酒喫；你告訴我，我是怎樣中了毒的？」畢列士芒道：「你給我那酒喫，你毒死我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畢列士芒，我肯發誓。」畢列士芒道：「天不容你！」達特安跪在畢列士芒身邊說道：「我可以發誓，我不曉得那瓶酒是放了毒的。」畢列士芒道：「我不相信。」再等一會，抽了幾抽，就死了。阿托士說道：「這真可怕。」頗圖斯把那幾瓶都打碎了。阿拉密去找個教士，也來不及了。達特安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巧，救了我，同我們幾個人的命；我請你們一聲也不要響，恐怕這件事同關人有相關，倘若播揚出去，我們將來還是不得了的。」巴蘭舒道：「老天，我這趟真僥倖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別胡說了。」巴蘭舒道：「我原要喫點酒，替王上祝壽的，幸虧伏洛把我喊走了。」伏洛發抖說道：「我叫他，原是不懷好意的；我原想把他支開了，我自己去喫酒的。」達特安對兩位同營的朋友說道：「我們只好散了，我明天再補請二位罷。」兩個人自然就走了。只剩下他們四個人，面面相向，都曉得這事太過兇險了。阿托士先說道：「死人不是好同伴，我們到別處去罷。」達特安分付巴蘭舒道：「你把這個人好好的收殮了，他雖然犯過行刺的罪，他是已經悔過的了。」

他們四個人走到別間房子，喫了幾個雞蛋，阿托士汲了些井水來喫。達特安把事體都告訴

了頗圖斯同阿拉密，後來又向阿托士說道：「你曉得我同密李狄結了不解之仇了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我曉得；你看都是那一個女人做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一定是她做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心裏却犯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肩膀上刺了花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也許是個英國女人，在法國犯了大罪，故此也把她刺了花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那個女人是你的老婆，她的相貌同你所說的一樣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親手吊她的，她怎麼會再活過來。」達特安還在那裏搖頭，他心裏想，密李狄一定是阿托士的老婆，說道：「我們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，不是件事，我們總要想個法子纔好；你有什麼高見？」阿托士說道：「你要去再見她一趟，就同她說和；你就說，你曉得的隱事，你不去播揚，她却不要再來謀害你。如果她不聽，你就去宰相那裏，不然就在王上面前去告她，拿法律來辦她。就是赦了罪，你還要去尋她，第一趟遇着了，就殺了她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個法子倒不錯。但是怎樣去同她約會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只管耐煩的等，自然有機會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原是的。不過我們眼前時時刻刻要防人行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有老天保護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當軍人的，死了也算不得什麼，我那個戀愛的女人，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問道：「誰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康士旦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邦氏麼？我忽然忘記了，你還戀愛這個女人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封信不是說邦氏在庵裏麼？一個人在

庵裏是很安穩的。等到打完仗，我也就……」阿托士說道：「我曉得你要作教士的意思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不過是暫時當火槍手。」阿托士低聲說道：「他許久沒接着他的戀愛的女人來信，故此又說起當教士的話來了，我們且別管他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倒有個好法子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有什麼好法子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你不說她是在庵裏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只要打完了仗，我們就到那個庵，把她接出來就是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先要打聽她在什麼庵裏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是王后揀的一個庵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頗圖斯就可以幫忙了。」頗圖斯問是什麼緣故。阿托士道：「你的公爵夫人，總可出點力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別響了，公爵夫人是主教的黨，這件事萬不可告訴她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可以找得出來。」衆人都喊道：「你用什麼法子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替王后施捨的人，我却認得。」這件事商量好了，四個人約好晚上再見，分路走了。

伏洛(Fourreau)

假裝軍人 就是前次行刺達特安未成，後即投降達特安做他跟人的那個假裝軍人，名叫畢列士芒。(Brise-

第四十三回 火槍手遇主教

再說路易第十三因爲恨極了巴金汗，很着急的要進攻，把英兵逐出了羅愛島，去圍拉羅諾爾。但是三位大將意見不合，耽擱了許多時候。那三位大將，就是巴桑披、森波格、安古利公爵。森波格同巴桑披，那時都是陸軍大將，很有名氣的，但是主教知道巴桑披同耶穌教表同情的，恐怕他不肯盡力去攻打耶穌教的人，故此叫王上派了安古利公爵做統帥。又恐怕巴桑披、森波格不願意，另外又派了他們各管一軍，不相節制；巴桑披的兵，駐紮城北，安古利公爵在東，森波格在東，奧林斯公爵在東陂地方。王上的大營，有時在愛隄，有時在拉查；主教另外住在一間小房，四圍都無保障的。這樣布置好了，奧林斯公爵就可以常常監察着巴桑披的兵，王上監察着安古利公爵的兵，主教監察森波格的兵。

再說英國兵所處的情形，不甚得手；因爲這些兵是喫慣好的，現在只有鹹肉餅乾，許多兵都得了病。那時大風甚多，他們的兵船天天都有損失。看起來巴金汗是不能持久的了。後來探報說，

英兵要進攻，路易也就預備抵敵；看官要曉得，我們這本書是本小說，不是戰紀，故此當日打仗的情形，只好不詳細講了。總而言之，後來是英兵大敗，主教是高興極了，英兵都逃到船上，死傷有二千多人。法國各處得了這個信息，都很高興，各處的教堂都在那裏慶賀。主教見敗了羅愛島上的英國兵，就專心去籌畫圍攻拉羅諧爾的事；不料有一天捉了一個偵探，問出情形，纔曉得巴金汗的外交手段辦得很得法，要同奧國、西班牙國、還有羅連、四國同盟，同法國爲難。又從巴金汗公爵營裏搜得書信，頗有干涉法國王后的事。主教只好想無限若干的法子，去打探消息，要知道歐洲各國對待法國的政策。他深曉得，若是巴金汗公爵的外交政策得了手，西班牙同奧國一定是要派公使到巴黎的，主教的勢力，就要減了許多；王上雖是只聽主教的調度，心裏却是很不願意的，主教若是敗下來，王上心裏也是痛快的。

那時候主教住的那間小房子，來來往往的偵探，是日夜不絕的；那些偵探有時是教士的裝扮，有時是跟人的裝扮，穿的很鬆大的衣裳，留心察看的人，都曉得是女人裝的；有時是鄉下人的打扮，手上臉上雖是黑的，看他們的舉動，也知道都是上等人裝的；有時來的人是不知來蹤去跡的。故此就有許多謠言，說是有人要行刺主教；有人說是並無其事，就是主教自己造出來的謠言，

其實是他自己要用刺客，去收拾他的仇人。那時的謠言雖然是多，主教的膽子却是甚大，常常的晚上出來，有時是發號令給安古利公爵，有時是同王上商量要事，有時是同那些祕密偵探相會。

再說那些火槍手倒沒什麼事，常常的去頑耍過日子。有一天晚上，達特安在那裏守地道，阿托士三個人，在拉查路上，找着一個酒店，叫鴿子籠。那天晚上，他們在酒店頑耍了，騎了馬，披上罩袍，就回營去，恐怕遇着埋伏，手上拿着手槍。走得不遠，聽見有馬蹄聲音，從對面來，他們就立住了，三匹馬排在路中間；忽然月亮從雲裏出來，他們就看見前面路灣子，有兩個騎馬的人，也立住了，在那裏商量進退的樣子，實在形迹可疑。阿托士就匹馬當先，大聲喊道：「來者是誰？」那兩個人之中，有一個也喊道：「來者是誰？」阿托士喊道：「這不是對答的話。來者是誰？趕快說，不然，我要放槍了。」聽見有一個聲音很深的說道：「你可要小心。」阿托士聽了，說道：「這一定是個上司出來巡查的。」又說道：「你們做什麼？」那個聲音甚深的人問道：「你們是誰？你趕快答。不然，你們就要後悔的。」阿托士知道那個一定是個上司，答道：「我們是火槍手。」那個人問道：「是那營的？」阿托士道：「特領統帶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你上前來解說，你們爲什麼深夜在這裏。」三個人就上前去，阿托士先行；那兩個人之中，有一個也上前來。阿托士叫同伴立住了，自己上前說

道：「得罪了，我們不曉得你們是誰，只好預備自保。」那個人有罩袍，略蓋住臉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

阿托士見他這樣盤問，很不高興，就說道：「你也要給我們看你有無盤問的憑據。」那人把罩袍

分開了，露出臉來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阿托士很詫異的喊道：「原來是主教！」主教又問道：「你

叫什麼？」阿托士報了名。主教使個手勢，那一個騎馬的就上前來，主教說道：「我要這三個火槍

手跟着走。我不願意給人曉得我今晚離營出來，我叫他們跟着走，我未回營之前，他們就不能去

報告別人知道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都是君子，要不說就不說，我們不洩漏機密的。」主教說道：

「你的耳朵倒尖，我叫你們跟我，不是怕你們洩漏，只因我要人保護；你那兩個同伴是頗圖斯、阿

拉密麼？」阿托士說道：「是的。」一面使手勢叫他們上前，他們也上來了。主教說道：「我曉得你

們，可惜我不能當你們是我的朋友，我却曉得你們都是有勇有義的好漢，說話是靠得住的；阿托

士，請你陪我，王上碰見了，是要妒忌我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大人說的不錯，路上是要有護衛的；我們

在路上碰見幾個面生可疑的人，我們在酒店裏還同四個兇人爭鬧了一場。」主教道：「爲什麼

鬧的？我極不願意你們鬧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因爲這個緣故，我要告訴大人，恐怕人家說是我們的

不是。」主教纔了眉頭問道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的同伴阿拉密，臂上受了點傷，不過

還不算重，明天還能辦公事；如果主教明早要打仗，叫他上前，他還能上前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們這班人，若不是鬧了許多事，是不會受傷的，你老實說罷；你們打死人了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却沒拔出劍來，我只是拿手把仇敵抱住，從窗子把他摔出去了；他丟在地下，折了一條腿。」主教道：「哦？頗圖斯，你怎麼樣呢？」頗圖斯道：「我曉得比劍是犯法的，我只好抓了一條板櫂，把那兇人打了一下，把他的膀打折了。」主教道：「哈！阿拉密，你怎麼樣呢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我是個安靜脾氣，不久就要做教士的；我去勸解，就被一個兇人把我傷了一刀，我不耐煩了，也拔出劍來去刺他，刺通了他的身子，他就倒了，他的同伴把他擡走了。」主教道：「哈！你們在酒店鬧事，就打倒了三個人麼？你們辦事是要辦得痛快的。到底是爲什麼鬧起來的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那班兇人，喫醉了；他們曉得有個女客到了酒店，他們要去打開女客的房門。」主教道：「要打開房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大約是要打開房，去行強暴。」主教有點着急，問道：「那個女人是誰？年紀輕，長得好看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並沒看見她。」主教很快的說道：「哦，你們沒看見她？你們保護女人，是很應該的，我現在也要到那酒店去，我一問就知道實在情形了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我們都是君子，不肯爲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去說謊的。」主教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是相信的；你告訴我，那個女人沒人陪着她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有

個男人同她在房裏，但是這個男人，一定是個儒夫，不肯露面。」主教聽了說道：「不要這樣打量人。」阿托士點點頭。主教說道：「衆位跟我走罷。」三個人就退在後頭，主教把罩袍又蒙了臉，拍馬往前走，護衛的人跟緊在後。

不到一會，就到了那鴿子籠酒店，一點聲響也沒有，很寂寞的。離那店門還有幾十步，主教分付護衛的人立住了。窗子外有一匹有鞍子的馬，拴在那裏。主教上前，敲了三下門，就有個人開門出來，也是披了罩袍，同主教說了幾句話，走上了馬，向巴黎去了。主教說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們剛纔告訴我的情形，都是實在的；我們今晚會着了，倒是你們的好機會。你們跟我來。」那三個火槍手下了馬，拴好了，跟進店房；那店主人站在店門，他以為不過是個兵官來訪那個女客的。主教問道：「你樓下有好房子，生個火，請這幾位客人在裏面等我罷。」店主就領了火槍手到一間房裏來，房裏原先是放着一個火爐的，現在把火爐拿走了，換了個火牆；主教分付道：「請你們在這房間等等，我不到半下鐘，就來的。」說完了，就跑到樓上；看那情形，主教是走熟的了，他一句也不問，就跑到樓上去了。

●[E] 桑拔 (Bassorn pierre) 生一五七九年，卒一六四六年。一六二二年升爲大將。攻打拉羅諾爾的時候，他實

在很出力事後，立殊理主教疑他暗中幫助耶穌教人，于一六三一年下巴士狄大獄，至一六四三年始釋放出來。在獄中，巴桑披作我一生之經歷 (Journal de ma Vie) 一書。

② 森波格 (Schomberg) 生一六一五年，卒一六九〇年。德產法藉，在法國做過軍官，在英國也做過軍官。

③ 安古利公爵 (Duc d'Angoulême)

④ 東陂 (Dompiere)

⑤ 愛堤 (Estrée)

⑥ 拉查 (Jarric)



第四十四回 主教之詭計

再說那三個火槍手那天在酒店鬧事的確是幫了那位女客一個大忙；他們却不曉得女客是誰，也不過是路遇不平，拔刀相救的意思罷了。他們到了房裏，在那裏猜那位女客是誰，猜來猜去，猜不着，只好不猜了。頗圖斯叫店主拿骰子來，同阿拉密擲骰子頑；阿托士一個人在那裏走來走去，在那裏想心思，不停的在那個破了的煙通旁邊走過。原來火爐雖是拿走了，這一節的煙通，却沒移走，原是通到樓上那間房的。阿托士走過，聽見樓上有人說話，他就走近些，聽見幾個字，就细心的去聽，叫他的同伴不要吵，彎了腰，在地下聽。聽見主教說道：「密李狄，這是件極要緊的事體，我們坐下慢慢商量。」就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答道：「請大人說罷。」阿托士聽見這個聲音，跳了一跳，發起抖來。主教說道：「有一條小船，是英國人駕駛的，在某海口停泊，船主是我花了錢養的，船在那裏等你，明早就要開。」女人道：「我不如今晚上船了。」主教道：「等我分付你之後，你就要走，門外有兩個人等着保護；待我走了半點鐘之後，你再走。」女人道：「好的。我們談談現

在要辦的事；你細細告訴我，不要叫我誤會了。」

主教在那裏想。阿托士就使手勢，叫頗圖斯他們鎖了門，也來聽；他們拿了三把椅子來，坐在那裏聽。聽見主教說道：「你去倫敦，找着巴金汗。」女人道：「自從那金剛鑽的事體過後，公爵常避我，不大理我了。」主教道：「這趟不比從前，你只要老老實實的，把話告訴他，就是了。」女人道：「老老實實的告訴他？」主教道：「自然是老老實實的說，這件事用不着秘密的。」女人道：「我就聽你的分付。」主教道：「你見着巴金汗，就告訴他，說是我說的；我知道他的主意了，我並不害怕，他如果只管同我作對，我就要使出手段來害王后。」女人道：「他曉得你有這個手段麼？」主教道：「我有憑據的。」女人道：「我也要知道這憑據的性質。」主教道：「自然。你告訴他：有一天，某大官開一個帶面具的跳舞會，巴金汗戴了面具，私會王后，他打扮的是個大蒙古汗，原是某人要穿的，他花了三千個畢士度，轉買來穿的；這些情形，我有某某兩個人寫的憑據，我是要宣布出來的。」女人道：「很好。我就照樣告訴他。」主教道：「你還可以告訴他說：有一天晚上，他裝扮了一個意大利算命人，私進了宮，罩袍底下，穿了一件白衣，繡了幾個死人頭，是因爲如果犯了疑，人家就當他是白衣夫人出現；你曉得的，羅弗宮裏遇着有點大事，白衣夫人是要出現的。」女人

道：「就是這兩件，沒有別的了麼？」主教道：「還有。你告訴他：我還曉得他那天晚上在阿密安的故事，如果他不罷手，我就要編出戲來；他當時的情節，同花園的圖樣，還有他們半夜的事都編出來。」女人道：「我照樣告訴他。」主教又說道：「你告訴他，蒙特古已到我手裏，關在巴士狄大監牢；我雖然沒從他身上搜出什麼信來，但是我用點酷刑，他就要吐出許多實情的；你可以告訴他，他從羅愛島跑了，留下許多信件，內中還有一封信，是施華洛夫人的信，上有許多干涉王后的話，不獨有王后戀愛王上的仇敵的憑據，還有叛逆的憑據。這幾件事，你記得清楚麼？」女人道：「記得清楚。第一件是跳舞會，第二件是羅弗宮，第三件是阿密安，第四件是蒙特古關監，第五件是施華洛夫人的信。」主教說道：「不錯的，你記性很好。」女人道：「如果我拿這幾件事去恐嚇他，他還要同你作對，怎麼樣呢？」主教說道：「巴金汗戀愛王后到瘋了，他現在同法國打仗，也爲的是戀愛；但是他若知道了同我作對得太兇了，王后的自由權就沒了，他也要罷手了。」女人道：「只管怎麼說，萬一他真不聽，那又怎麼樣呢？」主教道：「萬一他真不聽麼？那總不會的了。」女人道：「也許有的。」主教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萬一他真不聽，我只好等機會了。有時機會來得巧，國家的命脈都會變的。」女人道：「請你把歷史中這種遷移國運的機會，說一件把我聽，我辦事就覺得容易。」

些。」主教道：「你還記得老王顯理的事，就是個好榜樣；那時顯理第四正要攻打意大利同比利時，叫奧國首尾受敵，忽然出了一件事，就把奧國救了；法國也許有這樣的好機會。」女人道：「你說的是老王忽然被刺的事？」主教道：「是的。」女人道：「有刺客的榜樣在前，還有人敢再作這種事麼？」主教道：「國家當革命的時候，及當革教的時候，儘找得着幾個瘋子，去作那種事；瘋子們自己願意去犧牲了性命，買個烈士的聲名。現在英國有一班奉清淨教派的人，很恨巴金汗的行爲。」女人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主教道：「只要找着一個年紀又輕，面貌又俊的女人，要同那巴金汗公爵下不去，——那公爵的愛情之事有很多的，自然是有人喜歡他，却也免不了有人恨他。」女人道：「這樣一個女人，自然是不難找的。」主教道：「只要找着這樣的一個女人，叫她把小刀子交給一個瘋子，這個女人就救得了法國。」女人道：「不錯的。不過這個女人就是刺客的同謀了。」主教道：「從前都有過刺客的，他們的同黨，有誰找出來。」女人道：「那是因爲同謀的人，位分高了，就不容易找得着他；那裏有幾個人能彀把刑部衙門放火燒了，去保全自己首領的呢？」主教道：「難道你說刑部衙門不是偶然失火燒了的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我並不是這樣講。我不過照事論事，倘若我的位分是高的，自然不用費許多事去保護我了。」主教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你要怎的？」

女人道：「我要你一張憑據，可以叫我便宜行事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先要找着那個同巴金汗公爵有仇的女人。」女人道：「我已找着了。」主教道：「你還要去找一個鬧教的瘋子。」女人道：「將來總能找着的。」主教道：「等你找着了瘋子，我就給你憑據。」女人道：「很好。我曉得我去作的事了。我去告訴巴金汗公爵，就說你曉得某大臣開跳舞會的時候，公爵是改了裝，同王后私會；他後來又假裝意大利算命人，入宮去見王后；阿密安花園夜半私會的事，你也知道；蒙特古是關了監，將來要用酷刑取供的；施華洛夫人有封信，信上說了許多同王后有交涉的話，這封信在你手上。如果說了這些話，他還要同法國爲難，我只好說，望老天悔禍，搭救法國。你叫我辦的，就是這幾件事，是不是？」主教道：「一點也不錯。」女人道：「大人是把自己的仇人打發了。讓我說我自己的仇人。」主教問道：「你也有仇人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我的仇人，都是因爲我替你辦事結仇的。」主教道：「你的仇人是誰？」女人道：「第一個就是邦那素的老婆。」主教道：「我已經把她關在南特監裏了。」女人道：「原是關在那裏的，不過王后向王上說了情，把她放了出來，送他到尼姑庵裏去了。」主教道：「在那個庵裏？」女人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這件事辦得很秘密的。」主教道：「我一定要打聽的。」女人道：「等你打聽出來，我也要曉得。」主教道：「這倒不難。」女人道：「我還

有一個仇人，比這個女人可怕多了。」主教問道：「誰人？」女人道：「就是這個邦氏的情人。」主教問道：「他叫什麼？」女人很懷恨的說道：「大人認得這個人；這個人不獨是我的仇人，也是主教的仇人。打敗了大人的親兵，就是他；刺傷了狄倭達伯爵的，也是他；金剛鑽的妙計，也是他破了的；打聽出來是我擄邦氏的，也是他；他已經發過誓，只要碰見我，就要殺我。」主教道：「我曉得你說的什麼人。」女人道：「我說的就是達特安。」主教道：「這個人膽子很大，是要加倍防他的；他一定是巴金汗的同謀，我却要找他的真憑實據。」女人道：「我可以找得十幾件憑據。」主教道：「那就很容易收拾他的了。你只要給我一件真實的憑據，我就可以把他關在巴士狄大牢裏。」女人道：「關了之後，怎麼樣？」主教就低聲說道：「只要關了大牢，就無所謂後來的了。只要人家把我的仇人結果了，同我替別人結果了他的仇人一樣容易……」女人道：「好極了。這個交易，公道的很；一個人抵一個人，一條命換一條命；你結果了我的仇人，我就結果了你的仇人。」主教道：「我却不曉得你說這番話，是什麼意思；只要是道理上說得過去的事，我都肯替你辦。你求我的事，是件不相干的小事，我看不見有什麼爲難，況且你說那個人是個放蕩的，是個刺客，又是個反叛。」女人道：「那個人是極不要臉的一個下流人，我很曉得的。」主教道：「你把紙筆給我。」女

人就拿把他。主教很想了一會，大約是在那裏想，好不好寫憑據給她，若是可給的，應該怎麼樣寫法。

再說樓下那三個人，聽得入神；聽到這裏，阿托士抓了那兩個人的手，領他們到房子那一邊。頗圖斯說道：「你作什麼？我們索性聽完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要緊的我們都聽見了。不然，我是不把你抓開了。我要出去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要出去麼？倘若主教問你到那裏去了，我們怎麼說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要讓他先問；你不如先說，我聽見了店主人說了兩句話，恐怕路上有疎虞，我去察看。我出去的時候，就先告訴主教的馬夫，我要出去辦我的事。你們只管放心。」阿拉密說道：「阿托士，你要小心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放心罷，我不會胡鬧的。」說完就走了。剩了頗圖斯兩個人，坐在那裏。阿托士走到院子，告訴了主教的馬夫，說是先去探路；把手槍看了一眼，把劍拔了出來，騎了馬，慢慢的向營裏去了。

●蒙太古 (Montague)

●南特 (Mantes)

第四十五回 夫婦密談

再說阿托士走了之後，不到一會，主教下了樓，推開房門，看見頗圖斯、阿拉密兩個人賭錢，賭得很入神，看見少了一個人，問道：「阿托士那裏去了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他先走出去看路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們作什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們賭錢，贏了阿拉密五個畢士度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們跟我回去罷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們預備好了。」主教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上馬罷。」門外樹下有兩個人，三匹馬，這兩個就是預備護衛密李狄的。主教的馬夫，也把阿托士臨走分付的話，告訴了主教，主教上了馬，兩個火槍手護衛着，離了酒店，回大營去了。

再說阿托士一個人出了店門之後，在大路上走，走了有一百碼遠，看不見酒店了，他向右轉一個灣，回頭走，離酒店約有二十碼遠，躲在高隄後，看見主教走過去了，阿托士重復跑回酒店敲門。店主認得他，他說道：「統領叫我回來，同樓上的女客有要緊話說。」店主道：「女客還在樓上呢。」阿托士跑上樓，看見門還半開，密李狄正要戴帽子。阿托士進了房，把門關了。密李狄回過頭

來，看見一個人在房裏，披了罩袍，帽子拉低了，看不清那人的臉。密李狄看見這個人，害怕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是誰？你要什麼？」阿托士聽了說道：「不錯，是那個女人。」脫了帽子，上前走了兩步，說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密李狄上前走了一步，又退後了，像見了毒蛇一般。阿托士道：「還好，你認得我。」密李狄說道：「原來是德拉費伯爵。」說話的時候，臉變青了，直往牆邊退。阿托士說道：「是的，我是德拉費伯爵。是從別的世界回來了，探望你，請坐下，我們談談。」密李狄害怕的要死，一語不響；坐下了。阿托士道：「你是天生的一個女魔鬼，到世上來害人的；我曉得的，你很有害人的本事，不過我們男人，借了天的力量，也能降伏你；你從前出現過一次，我以為是已經把你結果了，斷了禍根，誰知你又從地獄回來了。你從地獄回來，錢財也有了，名位也有了，換了一個新名，幾乎連臉也換了新的，但是你的心卻沒換，還是毒的；你的身上，還是刺了花。」密李狄聽了這番話，就同毒蛇咬了心的一樣，跳起來，兩眼發怒。阿托士坐着不動，說道：「你以為我已經死了，我也以為你也死了，誰知阿托士就是從前的德拉費伯爵，就同現在的克拉力夫人，就是從前的安勃勃。」——你從前嫁我的時候，不是用這個名字麼？現在我們兩個人的情形，真奇怪。我們以為彼此都死了，誰知還活在世間。」密李狄斷斷續續的說道：「你現在為什麼來找我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要曉得，

我雖是有好久不知道你的蹤跡，但是自從你當了主教的偵探，你每天的舉動，我都知道。」密李狄聽了，露出不相信的意思來，在那裏微笑。阿托士道：「你聽着：巴金汗公爵衣服上的兩個金剛鑽，是你割的；邦那素的老婆，是你設法擄去，關在監裏的；你戀愛狄倭達伯爵，有一天晚上，你開房門讓達特安進去，你不知道，還當他是狄倭達；隨後你以爲狄倭達騙了你，你叫達特安去殺他；你因爲達特安看見你肩膀上的記號，就僱了兩個刺客去刺他；你見沒刺了他，就去假冒名字，寫一封信，送毒酒去害他；今天晚上，你同主教商量好了，你去行刺巴金汗公爵，叫主教把達特安交給你，讓你任意報仇。」密李狄又害怕，又生氣，說道：「你自己就是個魔鬼！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聽我說，你去行刺巴金汗，我不管，我又不認得他，況且他又是一個英國人；但是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要保護他，你若動了他一根頭髮，你却不要想再活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很羞辱了我，我一定要他的命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誰人能殼羞辱你？你說他羞辱了你，你一定要他死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一定叫他死。我先要那個女人的命，隨後要他的命。」阿托士聽了，大生氣，想起從前的舊事來，就要殺這個女人，把手槍拿出來；密李狄嚇得臉無人色，想要喊，嚇得喊不出來。阿托士慢慢的把手槍舉起來，把槍嘴對着她的腦袋，說道：「你身上有一張主教簽了字的憑據，你拿出來給我！不然，我就把

你打。」密李狄聽了，不動。阿托士道：「我給你一杪鐘打主意。」密李狄看見阿托士快要放槍，她趕快從懷裏拿出那張憑據來，交給阿托士。阿托士接了，走到燈下，打開一看，見是不错的；阿托士說道：「我把毒蛇的牙拔了，隨你咬罷。」說完，就走出了房子，並不回顧；走出房門，看見那兩個護衛的人，分付道：「你們曉得主教分付的話了，你們要保護那個女人，保到她上了船。」那兩個人鞠躬。阿托士跳上馬跑了，另走一條路，隨後聽見馬蹄響，他曉得是主教來了，他就把馬停在路中間；那時離營約有一百碼。等那主教同護衛的人快到了，他先問道：「來者是誰？」主教說道：「這一個一定是我們的火槍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主教道：「阿托士，我謝謝你小心看路，我們到了，你們向左走罷。」主教自己向右走，那天晚上，就住在營裏。

且說，頗圖斯問道：「她那張憑據，簽了字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簽了字的，在我口袋裏了。」三個人一語不響，回到營裏，就叫摩吉堂去告訴巴蘭舒，請他的主人從地道回來的時候，馬上到火槍營，商量要事。再說密李狄等了一會，也離了酒店，原想把事體告訴主教，恐怕阿托士把她的隱事說了出來不便，只好先去替主教辦那件要緊事，等到這件事體辦完了，回來再想報仇的法子。那天晚上，走了一夜，早上七下鐘到了海口，八下鐘上船，九下鐘那船就開往英國。

● 德拉費伯爵 (Comte de la Fère)

● 安勃勒 (Anne de Breuil)



第四十六回 奇賭

再說達特安去找那三個朋友；走進房來，看見阿托士在那裏想心思，頗圖斯走來走去，捋鬚子，阿拉密讀禱告歌。達特安說道：「你們實在有要緊事體商量便罷，不然，我是不饒你們的。我一夜在那裏攻打礮臺，打得十分熱鬧，辛苦了一夜，你們還不讓我睡，叫我來作什麼？你們應該也在那裏攻礮臺的纔是。」頗圖斯一面捋鬚子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們晚上去的地方，倒很好的。」阿托士止住他道：「別響了。」達特安看見阿托士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你們又辦了什麼祕密事了？」阿托士問阿拉密道：「你前天早上，在某店喫早飯的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那個店好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我沒喫什麼。他們那裏只有肉，連魚都沒有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一個海口的地方，沒得魚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沒得魚。他們說，因為主教築了一條攔江隄，把魚都嚇跑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不是問你這個。我要問的是那個店裏清靜麼？沒得人來打叉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我明白了。那個地方倒還清靜，沒得人來打叉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就到那個酒店去；這裏的牆同紙一

樣薄的。」達特安知道是有要緊事商量，就拉了阿托士的手，出去了，頗圖斯、阿拉密跟在後頭，碰見吉利模，阿托士就叫他跟去。

一會子到了那個店，那時天剛亮，只有七下鐘的光景；他們進去一間很清靜的房間，分付了店主，拿早飯來。他們想要清靜，却不能殼，因為就有許多兵進來喫早飯；店主却是很高興的，那四個人却甚不高興。阿托士道：「我看出來了，等不到一會，就要鬧事的；我們正要躲開了。」達特安，你把晚上攻礮臺的事，告訴我們，我們隨後把我們昨晚的事體告訴你。」有一個馬兵插嘴說道：「我聽說，禁兵營在地道裏辛苦了一夜。」達特安看了阿托士一眼，彷彿是要問他為什麼同這個人說話。阿托士說道：「波西尼」問你呢？你為什麼不把昨晚的事體告訴他們，他們很要聽你說呢。」旁邊又有一個瑞士兵，在那裏喫皮酒，問道：「我聽說，你們奪了一個礮臺角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我們拿了一桶火藥埋在礮臺角下，轟了一個大口。」有一個兵，拿刀插了一只肥鵝，問道：「是那一角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就是聖朱維角，他們常躲在這個角後，打我們地道裏的人。」又問道：「打得熱鬧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熱鬧得很。我們死了五個人，敵人死了十個人。」那個馬兵說道：「他們大約今天要派兵去收拾那個口子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恐怕是有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同你們賭一賭！」

那個瑞士兵喊道：「很好很好，賭罷，賭罷！」馬兵問道：「賭什麼？」那個兵把肥鵝架在火上，喊道：

「等一等。店主，拿那盤子來，我要接鵝油，丟了可惜。」瑞士兵道：「是的，鵝油夾麵餅，是很好喫的。」

那個兵說道：「好了，阿托士，我們賭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肯同你們賭，我同我三個朋友，跑到那個

礮臺角喫早飯，在那裏耽擱一點鐘，不管敵人怎樣來攻，我們也不走。」頗圖斯同阿拉密彼此使

眼色；達特安低聲問阿托士道：「我們都要死在那裏了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倘若不到那裏去，死

得更容易。」頗圖斯轉過臉來，捋捋鬍子，說道：「這個賭得很公道。」波西尼說道：「我肯賭。賭些

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們也是四個人，我們就賭八個人的一頓好喫喝。」波西尼道：「很好。」那

個兵也道：「很好。」瑞士兵道：「算我一分。」那第四個兵從沒開過口的，也在那裏點頭。店主人

說道：「早飯預備好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拿進來。」阿托士分付吉利模，把早飯的東西，都包好了，擺

在一個籃子裏；吉利模把籃子掛在手上。店主問道：「你們要到那裏去喫早飯？」阿托士擺了兩

個畢士度在桌上，說：「你收了飯錢，不要管我們在什麼地方喫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我還要找你。」阿

托士道：「不要找了，你拿兩瓶香賓酒來；剩下的，算手巾錢。」店主覺得沒甚賺頭，只把兩瓶安周

酒，擺在籃子裏，並沒擺香賓。阿托士說道：「波西尼，我們把表校準了。」波西尼答道：「很好。」拿

出表來一看，是七點半鐘。阿托士道：「我把我的表針，擺在七點三十五分；你要記得，我的表比你的快五分。」說完了，阿托士四個人告辭了出門，向礮臺走。吉利模拿了籃子，跟在後頭。

他們在營界裏，一句話也不說；等到走出了地道，達特安先問道：「阿托士，你到底領我們到什麼地方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還沒看出來麼？我們要到那個礮臺角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到了那裏作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到了那裏喫早飯。你還不曉得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爲什麼不在那店裏喫早飯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爲的是要商量緊要事，在酒店裏有人來吵，到了礮臺角，就沒人來吵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別的地方，也還可以談；不然，在海邊，也好談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談是可以談的，不過到不了一刻鐘，就有主教的偵探，知道我們商量緊要事了。」阿拉密說道：「不錯的。阿托士的主意不錯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只要能彀找得出，在沙漠地方談祕密事，是最好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已經同人賭了，只好去的，不能翻覆的了；好在沒人曉得我們的意思。我們要賭贏了，就得在礮臺角耽擱一下鐘；倘若沒人來打仗，那是很好的了，我們就可以太太平平的說話，若是有人打來，我們還可以說的，不問怎的，我們有個好機會，去顯我們的本事；盤算到底，我們這件事，辦得不錯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錯是不錯，不過我們都要喫槍子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要曉得，還有許多事，比仇敵

的槍子，還危險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不管怎的，我們該帶火槍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帶那些累墜東西作什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一枝好槍，十來個槍子，一大盒火藥，也算不了什麼累墜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難道你把達特安的話忘了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什麼話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他說昨晚攻破臺，我們死了十個人，敵人死的數目相當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並沒有人去剝他們的東西同衣服，他們忙得很呢！」頗圖斯道：「這便怎樣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他們的火槍，槍子，火藥，一定還在礮臺角裏；我們到了那裏，何止找着四枝火槍同幾十個槍子呢。」阿拉密說道：「阿托士，你真是個奇人了。」頗圖斯聽了，似乎相信阿托士的話，達特安不大相信；吉利模也不甚相信，趕快湊近了主人的身邊，問道：「我們到那裏去？」阿托士指着前面道：「到礮臺角裏去。」吉利模道：「我們從此以後，是不能再出來的了。」阿托士拿手指指天。吉利模把籃子放在地下，搖搖頭，也坐下了。阿托士拿出手槍來，擺好了機，把槍嘴對着吉利模的耳朵，吉利模登時跳起來，拿了籃子，就往前頭走。他們走到了礮臺角，回頭看看大營，看見有三百多人在那裏看他們，內中就有同賭的波西尼四個人。阿托士脫了帽子，放在劍尖上，舉高了，在空中搖擺；本營的人看見了，都喝采，在礮臺角裏還可以聽見。於是吉利模先行，阿托士等就進了礮臺角。

●波西尼 (Busigny)



俄隱記

四百九

第四十七回 喫早飯的地方

再說阿托士幾個人進去一看，果不出他剛纔所料，裏頭有十幾個人的死屍，也有官兵，也有叛黨。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先去預備早飯，我們就去拿火槍收槍子，一面就商量我們的要緊事；死屍聽了，是不會去洩漏機密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們不如先搜搜他們的口袋，然後把他們摔在塹裏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是吉利模的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叫吉利模馬上就搜，把他們摔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必，這些死屍還有用處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阿托士，你好開頑笑：死屍還有什麼用處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教書說得好：料事不要太粗心。阿拉密，你拾了幾枝槍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十二枝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多少槍子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殼一百響的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殼了。我們先裝起槍子來。」幾個人就在那裏裝槍；剛裝好了，早飯也擺好了。

阿托士就叫吉利模去把守巡哨，他們幾個人就喫飯；給了吉利模一瓶酒，一塊麵包，幾塊羊排，叫他一面喫，一面巡。阿托士說道：「我們就喫罷。」四個人盤了腿，在那裏喫。達特安道：「現在

沒人偷聽我們的話，請你先說罷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走了一路，走得很高興；眼前還有很好的早飯，你在洞口向外看，還可以看見有五百多人，看我們的舉動；他們以為我們不是英雄好漢，就是獸子了；好漢同獸子，有時是很相像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的祕密事，是怎麼一會事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的祕密事，就是我昨晚見着密李狄。」達特安正要把酒鍾送到嘴唇邊喫酒，聽了這句話，就發抖，趕快把酒鍾放在地下，不然，要潑翻了；達特安道：「你看見你的……」阿托士道：「別響，別人沒有你這樣曉得我的故事；我是見了密李狄。」達特安問道：「在那裏看見的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在鴿子籠酒店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可不得了！」阿托士道：「還沒到時候；她現在在海上，向英國去了。」達特安聽見了，呼出氣來。頗圖斯問道：「密李狄是誰？」阿托士喫鍾酒，答道：「密李狄是個很美貌的女人——那個店主，豈有此理，為什麼拿安周酒來當香賓——那個美人很想達特安，他不曉得怎的，却得罪了那個美人；一個月前，那個美人想報仇，就買出刺客去殺他，過了一個禮拜，又去拿酒去毒他，昨天她求主教殺他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同主教要我的頭麼？」頗圖斯道：「實有這件事，我也聽見她說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也聽見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看來我的命是逃不了的了，我倒不如拿出槍來，先打死自己罷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獸了，還有別的好法子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是

八面受敵逃不了的了。第一個是那個蒙城遇着的人；第二個是狄倭達伯爵，我把他打傷的要死；第三個是密李狄，她的隱事，被我知道了；第四個是主教，我把他的詭計破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不過是四個。我們也是四個人呢！哈，你們看看，吉利模在那裏打手號，我恐怕不止四個仇人來了。吉利模，什麼事？事體要緊了，你可以說話，不過要說短些；你看見什麼？」吉利模道：「有一隊兵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有多少人？」吉利模道：「二十人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什麼兵？」吉利模道：「十六個開路兵，四個別的兵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離開多遠？」吉利模道：「有五百步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很好。達特安，還來得及，把雞喫完了，喝鍾酒，同你祝壽。」頗圖斯阿拉密齊聲道：「願你身體康健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謝謝了，我恐怕你們恭祝我的話，沒有什麼用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頭頂上還有天。」說完，把酒喫乾了，慢慢起來，拿了一枝火槍，走到洞口；頗圖斯、阿拉密、達特安三個，都學了他的樣子。吉利模在他們身邊，專管裝槍。

俄而看見仇人了，在地道上走。阿托士道：「這一班人，手上只拿了鍬子鏟子，我們原用不着丟了飯不喫，只叫吉利模叫他們走開，就完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見得。他們來得很有膽子；除這班人之外，我還看見一個小兵官，帶着四個兵，手裏却拿了火槍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料他們沒看見我

們。」阿拉密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很不願意放槍打這班鄉下人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不是個好教士。叛教的人，你還可憐他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阿拉密說的不錯；我要告訴他們，叫他們走開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作什麼？你要被他們放槍打中你的。」阿托士不去理他，自己跑到缺口上，一手拿槍，一手拿帽子，同他們說話；那敵兵看見了，就同白日見了鬼一樣，登時不走了，相離還有五十步光景。阿托士很恭敬的向他們喊道：「諸位聽了！我同幾個朋友在這裏喫早飯，你也曉得的，喫飯喫到一半讓人吵散了，是很沒趣的；我要問你，如果你們要來這裏辦事，請你們略等一等，等我們喫完了，再來；你們如果要投到我們這邊來，那是更好了，請你進來喫酒，同王上祝壽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阿托士你要小心，你還不看見他們要放槍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也許是的，不過這班都是鄉下人，不是放槍的好手。」說還未了，有四個槍子，中了牆，却沒打中阿托士；火槍手登時還敬，打死了三個敵兵，另外傷了一個開道的。阿托士還站在缺口，喊道：「吉利模，再給我一枝槍。」吉利模給他主人一枝槍，那三個也把槍裝好了，四枝槍一齊放，打倒了一個小兵官，兩個鄉下人，餘人退了。阿托士喊道：「我們趕上去！」四個人就趕到敵人倒地的地方，把敵人的槍搶了幾枝，又跑回礮臺來。

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喫早飯，吉利模裝槍；我們剛纔說到那裏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說到密李狄去

了英國，却沒說她去辦什麼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她去自己行刺巴金汗公爵，或是叫人行刺。」達特安聽了，喊了一聲，生氣的了不得。阿托士道：「那行刺的事，同我沒相干；吉利模，你把槍裝完了，拿個棍子，綑一條手巾在上頭，豎起來，叫敵人看。」吉利模果然把白旗子豎起來，大營看見喝采。達特安說道：「公爵被刺了，同你不相干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公爵是我們的好朋友。」阿托士拿一個空瓶，摔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公爵是個英國人，他現在同我們打仗；他怎麼樣，我不管，我看他就同這個空瓶一樣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以你的話爲然。他送了我們幾匹好馬。」頗圖斯說道：「他還送我們好鞍勒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上帝只願有罪的人改過，並不願叫他們死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說的不錯，我們隨後再商量這件事罷；我同達特安最關切的，是一件公文，我向密李狄要來的，——她有了這件公文，是隨便要殺一個人，她都無罪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這個女人，見直的是個魔鬼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個公文在那裏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在我這裏，我很費了點事弄來的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你第二次救我的命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原來你昨晚離開我們，就是去找這個女人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主教給她的公文，在你那裏了？」阿托士從懷裏拿出那公文來，交把達特安，說道：「你看看。」達特安在那裏發抖，打開公文，讀道：「爲國事起見，我叫執拿公文之人，殺一個人。」下簽主教的字，押了

一六二八年八月三號的日子。阿拉密道：「密李狄殺了人是無罪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紙公文，一定要燒了他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燒不得。一定要好好的留着，任憑拿多少金子來，我是不換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依你看，她現在要想什麼法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她大約要寫信，告訴主教，說是有一個火槍手，名叫阿托士的，把那件公文搶了去；她一定勸主教設法，把阿托士同他兩個朋友阿拉密、頗圖斯害了。主教是記得的，這三個人常常破他的奸計；再過幾時，也把達特安捉住，因為怕他一個人太寂寞，叫他去同那三個人在巴士狄監牢作伴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同人開頑笑，開得可怕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並不開頑笑。」頗圖斯道：「與其同這班奉耶穌教的人打仗，我們不如去把那個女人的頭切下來；奉耶穌教的人，並沒犯什麼罪，不過他們唱祈禱歌，是用法國話，我們唱祈禱歌，用的是拉丁文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的教士，怎麼說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很同頗圖斯表同情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也表同情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幸虧那個女人在英國，同我們隔一條海；倘若她近在我身邊，我一定覺得很不舒服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不問那個女人在英國，或是在法國，我都是不能放心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密李狄在你掌握中的時候，你為什麼不絞死她，不然，也溺死她；人死了，是不會回來的。」阿托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真是這樣想麼？」這一笑，只有達特安會意，就說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」

頗圖斯道：「什麼主意？」忽然吉利模喊道：「拿槍！拿槍！」幾個人同時跳起來，提了火槍。

這一次却來了二十五個敵兵。頗圖斯道：「我看不如回營罷，他們來的太多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不可回營。第一件，是我們早飯沒喫完；第二件，我們的辦法尙未商妥；第三件，是還差十分，未到一點鐘，贏不了那一頓喫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要商定一個抵敵之法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個容易的很。等敵人走近了，我們放一排槍；他們若是還向前進，我們再放，等到槍子完了為止。若是敵人還沒死完了，還要向前來的，我們等他到塹邊，把牆推倒去壓他，這面牆是快要倒的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是天生的一名大將，主教終天在那裏吹，那裏趕得上你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都預備了，各人都要看準了要打那一個敵人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對準了我的人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對準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也對準了。」阿托士喊道：「放！」他們一齊放槍，打倒了四個。敵人擂鼓前進。以後的槍，是各有各放，却是槍無虛發的；敵人知道自己人多，逼上前來。阿托士他們雖是槍無虛發，却打不倒許多，等到敵人到了跟前，還有十二個人。阿托士等又放了一排槍，敵人不管，跳到塹裏；阿托士喊道：「只有末後一着了。向牆跑，向牆跑！」四個人在前，吉利模在後，拿了槍把，去推那一幅已經搖動的牆，拚命的把牆推了，只聽見一聲響，一陣的塵土，就完了。阿托士道：「給你

看，他們都埋在土裏了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好像是都埋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不是的。我看見有兩三個，跛着腿，走了；實在是只有兩三個，一身土一身血跑回去了；餘人都埋在土裏，有死的，有傷的。」阿托士看看表，說道：「我們在這裏有一點鐘了，賭贏了，不過我們要慷慨點，多耽擱一會；況且達特安的主意，還未有說。」說完了，他又坐下，喫早飯。

達特安道：「你說我的主意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是說你有個主意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；我的主意是，不如我再到英國，告訴巴金汗公爵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要去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爲什麼呢？我是已經去過一趟的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情形不同。你第一趟去的時候，英法兩國並沒打仗，公爵是我們的朋友，不是我們的仇敵；你現在去，人家就說你是犯了大逆。」達特安見他這話有理，就不響了。頗圖斯道：「我現在却有一個主意。」阿拉密道：「請你說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去同特統領告假——應該怎麼措辭，是要你們教我的，我自己是不大會的。密李狄是認不得我的，我到她身邊，她是不會犯疑，我等到有了機會，就把她弄死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這個主意倒不錯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殺女人，是不冠冕得很；我有一個好主意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請你講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們要先告訴王后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這個意思很好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同宮裏不大通氣的，你有什麼

法子去告訴王后呢？我們若是送個信去，一定有人曉得的；這裏離巴黎還有一千多里，我們的信，還未有到半路，送信的人就要關在監裏了。」阿拉密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可以設法，送個信給王后；我認得一個很有本事的人，住在土爾。」阿拉密看見阿托士在那裏微笑，就不說了。達特安問道：「阿托士，你看這個法子好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不說這個法子一定不能用的；不過我們要曉得，阿拉密是不能離開大營的，我們又不能另外叫個人去送信；若是叫人去，不到兩點鐘，主教的偵探是要知道的，那時節，阿拉密同他的有本事的朋友，都要被捉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王后就是救了巴金汗的性命，却沒人來救我們的性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頗圖斯說的不錯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那敵人營裏幹什麼？他們打鼓進兵了。」四個人都不響，果然聽見鼓聲。阿托士道：「我看他們是要出隊來攻我們呢！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們可以不必在這裏等他們大隊來攻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爲什麼不等呢？我很想等。我們只要有十幾瓶好酒在這裏，我可以抵敵他們全軍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鼓聲漸漸的近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讓他們來；頂快也要一刻鐘，纔能到；有一刻鐘，我們足穀預備了；我們若是離開了這裏，却找不出一個形勢更好的地方來；我忽然想出個好主意來。」達特安問是什麼主意，阿托士道：「我先要分付吉利模。」就打手勢叫吉利模，指着死屍，說道：「你去把這些死人，

扶起來，靠着牆，把帽子同他們戴上，把槍叫他們拿了。」達特安說道：「你真聰明，我曉得你的主意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，你懂得麼？」吉利模點頭。阿托士道：「那麼，很好了。」又說道：「我說我的主意。」衆人齊聲道：「你說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達特安，你不是說密李狄有個夫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有的。他們兩個人，像是不甚對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那是更好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吉利模在那裏幹什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頗圖斯，不要響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那夫兄叫什麼名字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他叫威脫世爵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他現在那裏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宣戰之後，他回英國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要他幫忙。我們先告訴他，叫他留神，頂好是倫敦也有什麼改過所，他就可以把密李狄關在那裏，我們就可以太平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等她再逃出來，我們又不得太平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太奢望了。我告訴了你這個主意，我却沒得別的法子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看是要告訴王后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原是要的。不過叫誰送信到土爾，叫誰送信到英國呢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巴星可以送信到土爾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巴蘭舒可以送信到倫敦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們自己雖然不能離開大營，我們的跟人，是可以走開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們今天就寫信，給他們路費，就打發他們走。」阿托士問道：「你們有多少錢？」幾個人聽了這句話，都面面相向。達特安道：「你們看，那邊有動靜。」阿托士，你還說

是一營人，我看真是全軍來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可不是這班人響也不響就來了，也不打鼓，也不吹

號。吉利模，你預備好了麼？」吉利模點頭，指那幾個死屍；他果然把他們都豎起來，同生人一樣，也

有肩着槍的，也有看準頭的，也有手上拿劍的，共總有十幾個。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，你辦得很好。」

頗圖斯道：「好是好了，我却要曉得……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先站開了，隨後再曉得罷。」阿托士

道：「等一等。讓吉利模先把早飯東西收拾了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敵人到跟前了，不要耽誤了。」阿托

士道：「我們可以回營了。我們原賭是一點鐘，現在已經有一點半鐘了。我們走罷。」

吉利模拿籃子先走，四個人在後，離吉利模有十步，忽然阿托士站住了，說道：「還有那面旗

子，雖然說是塊手巾，也不要給敵人拿了去。」說完了，跑回去，把旗子拿下來。敵人那裏肯饒，登時

就開了一大排槍，阿托士四圍都是槍子飛過，身上却沒中着；他還在那裏揚旗，大營看見喝采，敵

人在那裏切齒，又放一排槍，手巾打了許多洞。大營裏的同伴，喊他回來，他就回到同伴等他的地

方。達特安道：「我們已經辦得很好了，犯不着等死。」阿托士不肯亂跑，還從從容容，一搖一擺的

走。吉利模已經走得遠了，槍子打不着了。忽然聽見一陣槍聲。頗圖斯道：「這是幹什麼？爲什麼看

不見槍子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他們放槍，打吉利模豎起來死屍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死人是不會還敬的。」

阿托士道：「不會還敬的，敵人就要疑到有埋伏，是要停一會子再向前的；等他們覺着了，我們也走得遠了，槍子也設不着了。你就明白了，用不着亂跑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大營裏看見他們回來，在那裏叫喊喝采。忽然聽見一排槍響，原來是敵人又把礮臺角佔了，槍子在他們身邊飛過。阿托士道：「這班人放槍的本事太壞了。我們打死幾個？打死十二個麼？」答道：「十五個。」那牆壓死幾個？」答道：「十個，八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却並沒受傷。哈，達特安，你的手怎樣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沒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槍子打了手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並不是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到底怎樣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手壓着牆，一個手指夾在戒指同牆之間，出一點血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爲的是你要戴戒指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他有的是戒指，只要有了戒指，還愁沒錢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頗圖斯說得好。這個主意頂高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可不是，爲什麼不把金剛鑽賣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王后送我的，怎麼好賣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因爲這個緣故，更要賣了。王后要救巴金汗，因爲他是戀愛王后的人，那是應該的；有了這個金剛鑽戒指，王后也救了我們，這也是應該的。我們就賣了罷。我們的教士，有什麼高見？」阿拉密道：「這個戒指，不是達特安情人給的，就不算是戀愛的記念，達特安可以賣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你是勸……」阿拉密道：「勸他賣了。」達特安很高興的說道：「就賣

了罷。不必再說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都商妥了，也到了大營了；衆位要記得，我們一句都不許說密李狄；我們的同伴來歡迎我們了。」果然有四千多人，在那裏看見他們四個幹這冒險的事，看見他們回來，大聲叫喊喝采。波西尼是頭一個跑來，拉阿托士的手，同他賀喜，說他賭贏了。這些兵喊得很利害，主教也聽見了，恐怕是鬧事，派了親兵統領來問；那些兵把這件事告訴他。他回去，主教問道：「怎麼一會事？」統領說道：「有三個火槍手，一個禁兵，同波西尼他們賭，在聖朱維礮臺角喫早飯，要在那裏耽擱一點鐘；那四個人一面在那裏喫早飯，一面抵敵住許多敵人，還殺了許多人。」主教問道：「你聽見說他們的名字麼？」統領道：「他們叫阿托士、頗圖斯、阿拉密。」主教道：「他們真是不怕死。那禁兵是誰？」統領道：「叫達特安。」主教道：「又是那個少年魔鬼。我要想法子，把這四個弄到我自己親兵營裏來。」

到了晚上，主教果然同特拉維統領談到早上的冒險事來，那時通營都知道了。特拉維從他們幾個人口裏聽來的，把詳細情形告訴了主教；那條手巾的事，也說了。主教說道：「我要那條手巾，還要繡三朵金花在上面，送給你，就拿來當火槍營的旗子。」特統領道：「這恐怕不公道，因為達特安不是我營裏的人，是德西沙的部下。」主教道：「叫他也到了你的營裏。他們常在一起的，

也應該同在一營。」當天晚上，特統領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他們，請他們明早喫早飯。達特安聽了很高興，同阿托士說道：「你想的主意很好，對待密李狄那一層，我們是商妥的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往後就沒人疑我們破主教的詭計了，人家都要當我們是主教黨了。」晚上，達特安去見德西沙，就告訴他自己升遷的事；德西沙很捨不得他，要留他在自己營裏，達特安婉辭却了，去求德西沙同他賣戒指，爲的是等錢用。翌日早上，八下鐘，德西沙的跟人來找達特安，送了一口袋的錢，裏頭有七千個利華，這就是賣王后所賞的那隻金剛鑽戒指的錢。

第四十八回 威脫的家事

再說那天幾個人，在特統領那裏喫早飯，是很高興的。達特安早換了號衣，原來他同阿拉密差不多的高，阿拉密原有兩套，就送了達特安一套。達特安心裏總丟不開密李狄，因此還不十分高興。喫完早飯，四個人約好了，晚上在阿托士那裏會。達特安這一天無事，各處閒逛了一天，晚上去找阿托士，原來還有三件事體沒商量好。第一件是如何寫信把密李狄的夫兄，第二件是如何寫信把土爾的有本事人，第三件是派那個跟人去送信。

他們各人都肯叫自己的跟人去。阿托士要派吉利模，因為他不好說話；頗圖斯要派摩吉堂，因為他身壯有力，一個人可打四個人；阿拉密保舉巴星，因為他主意多，又會應酬；達特安保舉巴蘭舒，因為他有膽子。商量了好一會，阿托士道：「最不幸的，是他們各有所長，却沒一個能彀兼各人所長；我看還是派吉利模罷。」幾個人爭起來，各人保舉各人的跟人。阿拉密說道：「我看這件事也不甚用得着有分寸有膽子有氣力，還是要看那一個最喜歡錢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句話不錯，

我們還要論他們的短處。阿拉密真是個大哲學家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們要看看那一個辦得最妥。萬一有點疎虞，不獨是他一個人丟了性命，別人的頭也要陪在裏頭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阿拉密，你別說得太響；你說得不錯，不獨跟人死了，主人的頭也是要丟的。你們想想看，這班跟人，能殼替我們拚命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巴蘭舒，我是可以保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你還要給他重重的賞，那就可以有把握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就是有了重賞，還是靠不住的。他們看見了錢，什麼事都應承去作，一遇了險，他們就忘記了；只要被人捉了，那時就容易叫他們吐出供來。況且要到英國，還要先離開法國，法國的海口，主教的偵探都布滿了；並且還要取一張護照，纔能出口，到了英國，還要會講幾句英國話；這件事體，倒有點爲難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不然，並沒什麼爲難。但是我們若是要寫信給威脫，說的是……」阿托士道：「別太響。」達特安低聲道：「倘若我們同威脫說的是祕密的事，是要受車裂的。阿托士，你要曉得，我們同威脫說的是家事，我們只要叫他把密李狄收管起來，不讓她來害我們；我們信上，只要說，我的好朋友……」阿托士說道：「你寫信給英國人，還要稱呼他是朋友，我看你犯的不是車裂的刑，還是要受肢解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信上就稱呼他先生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要稱呼得合法，就不如稱他世爵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信上就說，世爵，你還記得羅森堡後面的

一件小事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這羅森堡三個字，就同母后有相關，使不得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有了，你

看怎麼樣？信上就說，你還記得，在一處地方，有人饒了你的命云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是個好書

記；你這樣說法，人家是要生氣的，當你是羞辱他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樣又使不得，那樣又使不得，你

要挑剔起來，我就不管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倒說對了。你是要劍耍槍的，講到動筆，還是請教我們

的教士罷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還是阿拉密罷，他還會作拉丁文的論呢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很好，阿拉密，你

就動筆；你却要快快的寫，你若耽擱了時候太多，我是要打叉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很願意寫，不過

你們要把事體告訴我；我曉得那個女人是個魔鬼，我聽她同主教說的話，我就知道了。」阿托士

道：「別說得太響。」阿拉密道：「我却不曉得其中細情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也不曉得。」達特安同

阿托士兩個人，面面相向不響。後來阿托士使個眼色，臉也青了。達特安說道：「你照着我嘴裏這

樣說罷：你說，世爵，你的弟婦，是個兇惡女人；她要害了你，去承受你們的家產，她並不算是嫁了

的兄弟，她在法國的時候，先嫁過人了，被人……」達特安在那裏遲疑，看了阿托士一眼，就往下

說道：「看出她是一個刺了花的罪人，被人驅逐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刺了花的罪犯麼？沒有的事！」

阿托士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她從前嫁過人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是她的丈

夫看見她刺了花的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誰看見的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達特安同我都看見的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她的男人還生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還生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這句話，靠得住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靠得住之至，我就是她的丈夫。」衆人聽了，都不響。阿托士道：「情形是說清楚了，只管去寫罷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這却不大容易寫，我只好盡力寫就是了。」

於是阿拉密執了筆，想了一會，在紙上寫，寫完了，讀一遍；信上說道：

世爵：寫信的人，同你在某處比過劍，因爲你待我不錯，故此我寫信通知你一件極要緊的事。你有個弟婦，曾經兩次要殺你；你以爲她可以承受你的產業，其實你這個弟婦，嫁你兄弟的時候，已經在法國嫁過別人。你的弟婦，昨晚又動身回英國，要害你的性命，你要加倍小心。你若要憑據，請看你弟婦左肩上可也。

阿托士道：「寫得很好，你可以當個大臣；威脫得了這封信，自然是要留神的了，就是主教得了這封信，也害不了我們。但是送信的人，也許走了半路，回來騙我們，我們只好先給他一半的賞錢，等他送回信回來，再賞一半。」阿托士又說道：「你有那隻金剛鑽戒指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換了錢了。」說完，把那一口袋錢捧在桌上。頗圖斯、阿拉密聽見錢響，都覺得詫異。阿托士問是多少，

達特安道：「七千個利華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難道你說那個小戒指，值七千利華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一定是值這些錢了。桌上確是七千利華，達特安自己沒有零錢添上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却別忘了王后，我們須要保護巴金汗公爵，他是王后的好朋友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件事，却要阿拉密設法。」阿拉密紅了臉問道：「你們要我作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要寫封信把土爾的朋友。」阿拉密拿起筆來，想了一想，把信寫好了，讀道：「我的表親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原來這個有本事的朋友，是你的表親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很疎的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請你讀信罷。」阿拉密讀道：「我的表親：主教團攻拉羅諸爾的事，快告成功了；我看英國海軍萬到不了這個地方，巴金汗公爵也不能離開英國。自有世界以來，主教是最有本事的人，假使太陽攔了他的路，主教也有本事把太陽弄滅了的；我夢見那個英國人死了，——死於刀子，或是死於毒藥，我却忘記了，我只記得夢見他死，我的夢是沒有不靈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寫得好。你很有詩人的意想。信是寫好了，請你寫信面住址罷。」阿拉密道：「容易得很。」執起筆來寫，寫的是「內信送土爾女裁縫米桑收。」那三個朋友看見住址，不禁大笑了。阿拉密不去管他們，說道：「還是派巴星送信好，他認得我的表親；況且巴星還讀過幾年書，他知道西士達第五。未作教王之先，不過是個牧豬奴，因此他自己也在那裏夢想，將來

也可以作個教王，頂少也要作個主教。你們曉得，有這種見解的人，是不會被人捉住的，是寧死也不肯供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派巴星去土爾，我派巴蘭舒去英國；密李狄有一次叫人把巴蘭舒打了，關了出去，巴蘭舒是有記性的，他要報仇，什麼都肯幹的。巴蘭舒到過倫敦，還記得幾句英國話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先給巴蘭舒七百個利華，等他回來，再給七百。巴星先拿三百利華，回來再拿三百。只剩了五千利華，我們每人拿一千利華，剩一千，交把我們的教士，預備將來緊急用項：你們看怎麼樣？」阿拉密道：「你安排得很好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就是這樣了，派巴蘭舒、巴星兩個人去很好，吉利模還是不去的好，別人也不慣伺候我；況且他經昨日那一番的險，也殼他受的了，不必再叫他去了。」

於是喊了巴蘭舒來，分付了他，叫他膽大心細，要冒點險。巴蘭舒道：「我把信藏在衣服裏子內，若是人家捉了我，我就把信吞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這樣，那封信是交不到的了。」巴蘭舒道：「讓我今晚把信讀熟了，我就記得，永遠忘不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去是八天，回來也是八天；你若是在十六天後，晚上八點鐘，回不了這裏，那賞錢是要罰了的。」巴蘭舒道：「既然是這樣，我却要個表，對對時候。」阿托士把自己的表，交給他，說道：「你就拿這個表。你却要小心，你若是多說話，或是

喫醉酒，你就害了主人的性命。他因爲相信你，故此叫你去辦這樣的要緊事。你若是因爲不小心，害了你的主人，我是要同你算帳的；不管你在那裏，我要找着你，把你切得碎碎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是要剝你的皮。」巴蘭舒害怕了，喊起來。阿拉密低聲的告訴他道：「我却要用慢火把 you 煮熟了。」巴蘭舒聽了，哭起來；却不曉得是因爲害怕，還是因爲捨不得主人。達特安捉住他的手，安慰他道：「這幾位說的話，不過因爲同我要好，並不是真要難爲你。」巴蘭舒道：「我一定要成功的人家，就是把 I 切碎了，我也不供出實情來。」於是商定了，明早八點鐘，巴蘭舒動身，叫他先把信讀熟了。到了翌日早上八點鐘，巴蘭舒正要上馬，達特安拉開他，同他說道：「你把信送給威脫世爵，等他讀完了信，你就告訴他說，要小心照應巴金汗公爵，因爲有人要行刺他。巴蘭舒，你要記得，這是一件極緊要的事，我交代把你，連我的朋友，我都沒告訴，連信都是不能寫的，犯不着去冒險。」巴蘭舒道：「請主人放心，我一定要把這事辦好的。」說完上了馬，高高興興的走了；走了二百里，另外雇了馬，向海口去了。巴星是遲一天動身，說好了八天來回。

那四個火槍手，很在那裏盼望回信；他們無事的時候，留心打聽消息，察看主教的舉動；有時叫他們去辦意料不到的事，他們就害怕起來——很怕密李狄想出新法來害他們。第八天早上，

四個人正在酒店喫早飯，巴星回來了，精神很好的進來同他的主人說道：「表親回信來了。」四個人使眼色，微笑，知道他們要緊的事，總算辦了容易的一半了。阿拉密拿了信，紅了臉，說道：「米桑的字，永遠寫不好的了。」有一個瑞士兵，剛纔同他們四個說話的，問道：「你說米桑怎麼樣了？」阿拉密道：「不相干；她是個很體面的女裁縫，我向來很喜歡她的，常有信來往。」瑞士兵道：「只要這個女的名位也有她寫的字一樣大，你是有了運氣的了。」阿拉密讀完信，交把阿托士；阿托士先看了一眼，叫旁人不要犯疑，他就大聲的讀信道：「我的表親我同我的姊姊，都是會解夢的；我們最怕的是惡夢，至於你的夢，是要相反的，請了常常通信。」讀完了，剛好一個兵走上來，問道：「說的什麼夢？」瑞士兵也問道：「什麼夢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是我做的夢，告訴了她。」瑞士兵道：「做了夢，是容易告訴人的；我却從來不做夢。」阿托士一面站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你的運氣真好，我却不能說這句話了。」瑞士兵聽了，高興的很，說道：「我真是永遠不做夢的。」達特安也站起來，捉了阿托士的手，出去了，只剩了阿拉密、頗圖斯兩個人，同那兩個兵說話。當下巴星睡倒在一堆乾草上，在那裏做夢，夢的是阿拉密作了教王，自己作了主教。

再說巴星雖然是回來了，那四個火槍手，心裏還是十分着急；越等越着急起來，以爲密李狄

是有魔鬼幫忙的。達特安更虛心，聽見有點聲響，就怕是有有人來捉他；後來阿拉密同頗圖斯，也虛心起來，只有阿托士一個人，還是照常，一點也不動聲色。到了第十六天，達特安三個人着急的受不了了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就跑到大路上，盼望巴蘭舒回來。阿托士道：「你們這樣着急，豈不成了小孩子了麼？就算是我們都關了監了，還有法子可以逃出來的。邦那素的老婆，不是逃出來了麼？至於殺頭的話，我們天天在地道裏，不是更險麼？設或腿上中了一槍，醫生鋸了一條腿，我看比殺頭還要疼。你們耐煩點罷，再等六點鐘，就到了。我是相信他的話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萬一他不來，怎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也許路上有耽擱。他在路上，許摔下馬來；在船上，也許閃了腿；也許得了風寒病；人生在世，偶然之事，多得很呢。有道理的人看了，只好付之一笑；我們不如作個有道理的人罷，坐下來喫了酒。後來的事，且不去管他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開了一瓶酒，心裏先要想想，看是密李狄送來的不是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難伺候；密李狄是個美貌女人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是個有記號的女人。」阿托士打了一個戰，額上都是汗，站起來。

到了晚上，酒店裏有許多人。阿托士有了錢，不大離開那酒店；他同波西尼還談得來，七下鐘的時候，他同波西尼打牌。七點半鐘，聽見吹歇息的號，達特安悄悄的同阿托士說道：「我們糟了！」

阿托士答道：「糟了。」把錢還了，說道：「我們睡罷。」阿托士出來了，達特安跟着他，阿拉密、頗圖斯在後，手牽手的走；阿拉密背詩，頗圖斯捋鬚子。忽然見黑暗裏有個人，聲音很熟的，說道：「今晚很冷，我把罩袍送來了。」達特安認得這個聲音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「巴蘭舒！」阿拉密、頗圖斯同聲喊道：「是巴蘭舒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自然是巴蘭舒，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；他說八點鐘回來，這纔打八下鐘。巴蘭舒，你的話很靠得住，你將來若是離開了舊主人，你就到我這裏來。」巴蘭舒道：「我永遠不離開老主人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封信交給達特安。達特安道：「我有了回信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回去讀罷。」達特安原是很着急，要趕快跑回去，阿托士拉住他的手，要他慢慢走。到了營裏，點了燈，巴蘭舒把了門，達特安拆開信，信上只有四個英國字，說的是：「謝謝，放心。」阿托士把信拿了來，跑到燈前，把信燒了。阿托士喊了巴蘭舒來，說道：「你賺了七百個利華了；但是那封回信，却不能叫你惹禍。」巴蘭舒道：「是我叫他寫短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把情形告訴我。」巴蘭舒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天也不早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說得不錯，歇息的號已經吹了，我們還點着火，人家看見是要犯疑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也好。巴蘭舒，你去睡覺罷。」巴蘭舒道：「我有十六晚上沒好好的睡覺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。」阿托士、阿拉密、頗圖斯三個人都說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。」

●西士達第五(Sixtus the Fifth) 他是最近四百年來許多教王中間最有本事的一個。生於一五二二年，卒於一五九〇年。他一生最大的事業，就是鞏固將倒的舊教勢力，摧殘方興的新教。



第四十九回 密李狄

再說密李狄在船面上走來走去，同一個籠裏的獅子一樣，在那裏生氣；她因爲達特安羞辱了她，阿托士嚇她，她現在離開法國，一點仇也沒報，心裏很不高興。有一會，她想先回到法國去。船主要趕快到英國，本不肯回頭，但是主教分付過，叫他好好的待密李狄，他只好答應送她到法國某海口；不料那裏風浪太大，不好走，開了船九天，纔遠遠看見法國某處海岸。密李狄想想，就是登了岸，還有四天纔見得着主教，算是白糟蹋了十三天，況且主教看見她回來，一定生氣的，只好不登岸了，就向英國走。

到了英國波士木那一天，正是巴蘭舒從波士木動身回法國，那時波士木很熱鬧，有四條新打的兵船，剛下了水。碼頭上有巴金汗公爵站在那裏，穿得很華麗，頭上載了氈帽，插了一條白鳥羽。那日天氣甚好，密李狄站在船面上，看船快進口。正要下錨，來了一條舢板，滿裝了兵；上頭一個兵官，一個副兵官，八個兵。兵官上了船，拿出公文來；船主看了，傳齊船上的人，到了船面。兵官問

了些話；問他這條船是從那裏開的，到過幾處地方，走的是那一條路。問完了，就去查看船上的水手同客人。走到密李狄面前，站了一會，很留心的看，却一句話沒說；回到船主面前，說了幾句話，後來兵官就管駕了這條船，舢板跟着船走。兵官把船駛進去了。

一路走，那兵官一路留心看密李狄。密李狄雖說是很聰明，也看不出兵官的舉動。這位兵官，有二十五歲光景，臉色略青，眼深而藍；看他的嘴臉，像是個主意打得很牢的；頭髮很細，却不甚多。他們進口的時候，天已晚了，天氣潮了，還帶點霧，密李狄在那裏發抖。兵官分付，把密李狄的行李送到舢板上；搬好了，就伸出手來，扶密李狄下舢板。密李狄看他一眼，在那裏遲疑，問道：「你爲什麼加倍的照應我？」兵官道：「我是英國海軍的一個兵官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你們海軍兵官都是這樣照應女客的麼？」兵官道：「太平時候是用不着的；我們爲的是並不是客氣，爲的是小心。凡是外國人來，都要住在另外特別的地方，有人看管着，等到打聽清楚了來蹤去跡，纔許他們走。」密李狄聽了，還不滿意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是個外國人，我是克拉力夫人，你這樣……」兵官道：「這是照例的辦法，免不了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就跟你走。」說完，走下了舢板。兵官把罩袍打開了，請密李狄坐，自己坐在她身邊，分付水手搖船；到了，就扶她登岸，有馬車等在那裏。密李狄

問道：「這是我們坐的麼？」兵官說道：「是的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住的地方，離這裏遠麼？」兵官道：「是的，在那一方。」密李狄說：「很好。」就進了車。兵官把行李同她照應好了，也進了車，坐在她身邊，馬車就走了。

密李狄看見這種情形，背靠了車，在那裏尋思；過了一刻鐘，她擡起頭來，看是往那裏去，——不見房子，只看見樹；密李狄發起抖來，問道：「我們離開城市了麼？」兵官不答。密李狄道：「你若是不告訴我送我到什麼地方去，我是再不去的了！」兵官還是不答。密李狄道：「這却使不得！」從車窗探出頭來喊道：「救命呀！」原來那是個空曠地方，喊了也沒人聽見。兵官坐在那裏，同石人一樣，密李狄兩隻眼只管看那兵官，兵官一點也不理；密李狄就去開車門，跳出去。兵官道：「你要小心；恐怕要傷了命。」密李狄只好坐下，在那裏生氣。兵官看看她，看見她生氣，臉色都變了，很難看，沒有不生氣的時侯那樣美貌了。密李狄也覺得生氣無益，登時就改變過來，問道：「請你告訴我，這樣待我是英國政府的責成，抑或是我落在仇人之手了？」兵官道：「並沒什麼強硬手段；我已經告訴你了，凡到英國的，都要用這種辦法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曉得我是誰？」兵官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並不仇視我麼？」兵官道：「並沒這個意思。」密李狄聽他說話很鎮

靜的，也放了心。

馬車走了有一點鐘，就停在一個地方；那個地方有很大很厚的鐵門，門裏是一條大道，兩旁有樹，進去是所極大的房子，蓋在山邊的，離海不遠，聽見風水擊石的聲音。馬車進了兩重門，到一個黑暗院子，門開了，兵官先跳下來，扶密李狄下車。密李狄道：「我現在還算是個被禁的人，但是我盼望監禁的日子不長；我自己心裏知道我並沒犯罪，看你待我很有禮，我知道不久就出監的了。」兵官也不答。兵官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銀哨子來，吹了三聲，就有幾個馬夫跑出來，把車卸了；兵官領密李狄進去，走過一道矮門，上了一道石梯，在一個大木門外停住了。兵官取出鑰匙，開了門；密李狄知道是自己住的房子，往裏一看，看見那些椅桌及鋪陳，倒不像是間監房，看到窗子，都是有鐵條攔着的，自然是監房無疑了。密李狄害怕起來，沒了主意，倒在一把椅子上，垂頭喪氣。一會子，進來兩個水手，送行李來，擺在一角，出去了，兵官在那裏看着。密李狄忍不住了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眼看得見的兇險，或是不幸的事，我都能受這種光景，我却受不來。我現在在什麼地方，爲什麼安置我在這裏；窗上的鐵條，門上的重門，是什麼意思？倘若我是個監犯，我却要問問我犯了什麼罪？」兵官道：「我奉命去接你，保護你到這個地方，我一一奉命而行，辦得也算盡禮了；我的

公事，現在算是完了，餘外的事，是別人管的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個別人是誰？」忽然聽見梯上有人脚步響，有人說話的聲音，再一會，就有人開門進來。兵官見了，伸直腰，行了禮，像是見了上司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就是這一位。」這個人站在門口，沒戴帽子，身邊掛了劍，手上拿着手巾；密李狄一看，彷彿是認得的，伸出頭只管看。

那個人走進房來，光照臉上，密李狄嚇了一跳，喊道：「原來是我的夫兄！」威脫伯爵微笑點頭道：「是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間大房？」威脫道：「是我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間住房？」威脫道：「是你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是你的監犯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也可以算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是無法無天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你坐下歇歇，不要說怎樣的話；我們原是親戚，有事慢慢談。」看見兵官還在那裏等，威脫就說道：「費爾頓，你的公事完了，你請歇歇罷。」

●波士木 (Portsmouth)

或譯音爲樸資茅，是英國重要海口，亦爲商業巨鎮；在倫敦南四七十四英里。

第五十回 威脫與密李狄之密談

再說，威脫把門關了，窗子也關了，把椅子挪近密李狄。密李狄一面在那裏想，威脫是個君子，打獵是個好手，也會巴結女人，不過是個很坦白的人，不會想什麼詭計的，爲什麼他曉得她來英國，還派人來把她捉了呢？聽阿托士說的話，她知道同主教商量的那一番話，是被人竊聽了，但是不明白消息就洩漏得這樣快？她一面想，一面心裏就害怕從前在英國的詭事，都被人看破了。大約巴金汗公爵曉得金剛鑽是她割去的了，現在要報仇；但是公爵若是曉得她作這件事，不過爲的是吃醋，是斷斷不會這樣收拾她的。想到現在落在夫兄手中，並不落在別的好人手裏，她心中暗喜，就說道：「我們慢慢的談談。」

威脫道：「你從前說過，永遠不再回來英國了，你爲什麼改了主意，又回來？」密李狄不答這個話，先問道：「我要曉得你怎樣曉得我要回來？怎樣曉得我登岸的地方，同登岸的時候？」威脫也不答這句話，先去問她道：「你先要告訴我，爲什麼事回到英國來？」密李狄只要安威脫的心，

却不曉得中了達特安信上的話，就答道：「我回英國來，爲的是要見你。」威脫很犯了疑心的說道：「你來看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爲什麼我來看你，你倒覺得詫異呢？」威脫道：「你到英國來，就專爲看我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威脫道：「你過海只爲得是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專爲你。」威脫道：「我不曉得你如此的留戀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是你的至親麼？」威脫道：「你還是我的承受家產人。」密李狄雖說是很能鎮靜的，聽了這個話，不免一跳，其時威脫一隻手放在密李狄膀子上，也覺得這一跳。密李狄以爲威脫曉得她謀產的心事，初時以爲是吉第告訴威脫的，後來又疑到是達特安窺破了的。密李狄答道：「我不懂你這句話怎麼講。難道你這句話，內中還有深意麼？」威脫道：「並不是的。你想來見我，我曉得你的意思。恐怕你一個人晚上到了不便，我派一個兵官去接你，我送了我的馬車去接你來。這所大房子，現在改了礮臺，是我管的，我天天來巡查；我就收拾一間，給你住，就常常可以見面談談。有什麼詫異的事情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最詫異的，是你怎麼知道我來的。」威脫道：「這也並不奇怪。你沒留心麼？你的船快進口的時候，先把船上日記各種，打發小船先送到我這裏來，我是這個海口的鎮守官，我就看見你的名字，我就曉得你冒了風波之險，來見我，我就派舢板去接你。此外的事體，是你都知道的了，我不必再說的了。」密李狄

聽了這番話，知道威脫是騙她的，心裏很着急。

密李狄問道：「我船到的時候，岸上那一位，是巴金汗公爵麼？」威脫道：「是的。我曉得，你看

見他，是很關切的；你所從來的地方，那裏的人天天都談他，你的好朋友紅衣主教，很留心公爵的

事。」密李狄嚇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主教不是我的好朋友。」威脫道：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麼？我許錯

了，你不要怪，往後我們再談他罷。你不是說特爲來看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威脫道：「我總

要好好的照應你，我們好在天天可以見面。」密李狄害怕了，問道：「我就永遠住在這裏麼？」威

脫道：「你要什麼東西，我分付人去辦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並沒男僕女僕伺候？」威脫道：「你要什

麼有什麼；你只要告訴我，你第一個丈夫是怎樣照應你的。我雖然不過是你的夫兄，我總要辦好

了，叫你舒服。」密李狄心裏很慌的問道：「我的第一個丈夫？」威脫道：「你的法國丈夫。我不是

說我的兄弟。倘若是你把舊事忘記了，我可以寫信去問他，——他還活着呢，——叫他把一切情

形，都告訴我。」密李狄登時臉色變了，同死人一樣，兩隻手抓住椅說道：「你說笑話麼？」威脫站

起來說道：「你看我像說笑話的麼？」密李狄也站起來說道：「你是羞辱我。」威脫道：「我羞辱

你？這是做不到的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是吃醉了，就是瘋了；你走開罷，叫個女僕來伺候我。」威

脫道：「女人嘴不密，不如讓我伺候你罷。家裏的醜事，只有我同你知道，就不至於外揚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這個無禮的東西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跳上前來。威脫原是站在那裏，叉了手的，却有一隻手抓着劍。威脫說道：「我曉得你是慣於行刺的；我要先告訴你，我要保護自己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曉得，我可以相信你這種懦夫，會打無保護的女人的。」威脫道：「也許有的。我動手自有說法。我也曉得人家有說法而後動你的手，不是一次了。」威脫說完，拿手指着密李狄的肩膀。密李狄要喊，又喊不出來，躲到房角。

威脫道：「你要喊，只管喊；却不要咬，咬了，你沒得便宜，現在是沒人來救你的了，但是有的是法司，他們可以對付背夫再嫁的女人。自然有人去把你右邊肩膀上再刺了花，去配你左邊的肩膀。」密李狄聽了這話，臉上露出惡鬼一般的樣子來。威脫看見了，也害怕，渾身都冷了，更生氣的說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手段了。你把我兄弟的產業承受了，你還想來承受我的家產。我老實告訴你罷，我已經預備好了，你若是把我謀死了，一個錢也到不了你的手上；我告訴你，我因為念在兄弟手足之情，不肯把你送到官裏的監牢，或送你到法場上去，你可要安分的，就住在這裏。大約還有兩個禮拜，我就帶兵赴拉羅諸爾去打仗，我動身那天晚上，你就上船，裝你到南邊的屬地去。你不

要害怕。我派個人護送你；你想逃走，這個人就登時把你打死了。」密李狄聽得，眼都直了。威脫又道：「當下你就住在這裏；牆是很厚的，門是很結實的，窗子上有的是鐵條，我的人都是我的心腹，在這裏把守。你就是到了院子，外頭還有三重鐵門。我已經分付了，你若逃走，他們就放槍。你若是不幸死了，那是你自取。你現在明白過來了。你是很有主意的，我看你現在就在那裏想法子逃走，你也可以試試。」密李狄咬牙切齒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威脫又說道：「那個替我把守的兵官，你是看見了的，他知道他的職守；你在路上想法叫他說話，是無疑的了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你從他嘴裏並沒打聽出什麼消息來。你是很用過手段去迷人，不幸許多人都上了你的當，倘若你能穀牢籠這個兵官，迷住了他，你可真是個魔鬼了。」威脫說完了，開了門，喊守門的去請費爾頓來。

過了幾分鐘，沒聲響，慢慢聽見脚步聲，來了一個人，就是那個兵官。威脫道：「進來，關了門。」費爾頓進了房。威脫道：「你看看這個女人，年紀又輕，相貌又美，但是她所犯的罪，一本書還寫不完；她的聲音又柔脆，神情又動人，她一定想出許多法子來牢籠你，不然她就想法子來殺你。費爾頓，你須要記得，你從前過的日子很難，是我提拔你，叫你做到兵官，有一次還救了你的命。這個女人來英國，專為的謀害我的性命，我現在把她置在我掌握中了，費爾頓，你要曉得，我的性命，算是

在你手中了，你要保護我，也要保護自己，不要讓這個女人逃了法網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發誓，我聽你的分付。」密李狄聲色不動的，在那裏聽，威脫看她彷彿是前後兩個人。威脫又分付道：「費爾頓，不要讓她出了這間房子，不要讓她同外人通信；她可以同你說話，不要同別人說話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曉得了。我發了誓，遵辦。」威脫對密李狄道：「你只好向天求饒，人是不能饒你的了。」密李狄點頭不語。威脫出了房，使手勢，叫費爾頓跟了出來，關好了門。

再等一會，房裏聽不見聲響，只聽見把門的，在門外往來的走，肩上背了槍，腰間掛一把斧子。密李狄起先不敢動，恐怕有人在外偷看；等了一會，擡起頭來，跑到房門聽，又跑到窗子往外看，回到椅子上，坐在那裏想。

第五十一回 巡查

再說，主教天天的很着急，望英國的消息；偶然得着點消息，聽了很不滿意。當下拉羅諧爾地方，雖說是被官兵圍得很密，因為海口築了長隄，船隻進不去，然而那城裏的人，守得很固，還可以支持得許久。主教見了這個情形，十分着急，因為將帥不和，巴桑披同安古利，很鬧意見；先是奧林斯公爵辦圍攻的事務，現在交代了主教。城裏的人有反叛的，市長捉來問絞；官兵偶爾搜着拉羅諧爾同巴金汗來往的密信，捉着了奸細，是不饒的，都是問絞。凡絞奸細的時候，都請王上親臨，因為他圍城圍到厭倦了，要看看絞奸細解悶；後來悶得受不住了，就想回去巴黎。

等了許多日子，拉羅諧爾的人，還是不降。官兵有一天捉了一個奸細，搜出一封信來，說的是求救於巴金汗的話；說是兩個禮拜無救兵，全城的人都要餓死了。拉羅諧爾的人，只盼望巴金汗發救兵，若使有人告訴他們，說是不用盼望巴金汗，那守城的人也就心淡了，自然是要降的了；故此主教很着急，盼望英國有消息，說是巴金汗不能來。官軍營裏，常商量要進攻，盼望一戰成功，衆

將却都不以爲然。主教曉得拉羅諸爾地方，是極堅固的，難以攻破，又恐怕叫法國人多殺法國人，天下的人都要罵他的，沒法子，只顧圍城，等他們沒得吃了，自然是要降的。想到那個女偵探，他就狐疑起來，恐怕她是死了，不然是走漏了消息了；他原曉得密李狄應許去辦一件事，不管什麼爲難，都要辦到的，除非是真沒法子想了，她纔罷手的；但是眼前這件事，有什麼爲難，却就料不到了。他後來想到，惟有他可以保護密李狄，總是靠得住的。最後就拿定主意圍城，不靠外事幫忙了；一面催人築隄，圍困得海口水洩不通。主教又想起勸降的法子來。從前顯理第四●圍困巴黎的時候，看見城裏乏食，就拋了許多麪包食物入城；現在主教拋了許多信件入城；信上說的，都是責備爲首的人，不應該死守，叫衆人去受苦的話。原來那爲首的人，打定了主意，餓死了多少老弱，都只管只要少壯打仗的有得吃，就是了；但是衆人看見官軍拋來的信，也曉得爲首的人不公道，因爲餓死的，都是少壯打仗的人的父母妻子，不應該分開，一個有得吃，一個要餓死。於是城裏就有人，慢慢的同官軍開議。主教的法子，正要收效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奸細，偷進了城，說是海峽有一大隊英國海軍，七八日間，就要開來救應；同時又接着巴金汗的密信，說是三國聯盟的事，已經辦妥了，不久就有西班牙國、奧大利國、英國、幾國的兵，同攻法國。爲首的人，登時就把這些消息，榜示通

衢，連小街狹巷，都貼滿了；就是從前偷去同官軍開議的人，也不去續議了，專候英兵來救。主教得了這個消息，又着急起來，不曉得密李狄的事，辦得怎樣了。

那時候官軍過的日子，倒很好：有的是錢，吃的是酒食，閒得無事，去捉奸細，捉着了，就把他問了絞；有時跑海邊去頑，有時到隄上去頑，想出許多解悶的法子來。他們的日子，過得很快；拉羅諾爾的人，日日盼望救兵，主教日日盼望好消息，那日子過得却不舒服。主教常常的騎馬，到隄上看工程——雖說那時很有幾個有名的工程師，那工程却是作得甚慢——只要碰見了特拉維的火槍軍，他就留心看他們。

有一天主教着急得非常，在海邊騎馬走過，克荷薩同拉胡丁兩個人陪着他。他登了海邊的一個小山，望見岸邊沙上有七個人，有四個就是火槍營的人，內中有一個在那裏大聲讀信，那些人連牌也不打，在那裏聽信，信上的話，一定是要緊的了。還有三個人在那裏開酒，是他們的跟人。主教原是心裏着急，看見這幾個人在那裏很快活，他心裏就不舒服起來，他就使手勢，叫隨從的兩個人，在這裏等他。他下了馬，慢慢走到那隊人那裏去偷聽。因為沙是不響的，旁邊有一點土堆擋住，看不見，主教要躲在那裏竊聽。離他們十步，主教就認得達特安的聲音，他料想那三個，一定

是阿托士、頗圖斯、阿拉密了。主教聽是他們，更要聽他們說的什麼話，就躲在那一點土堆的後頭，只聽了幾個字，忽然聽見有一個喊道：「兵官！」原來是吉利模說的。阿托士很生氣的說道：「你這個東西，你吵什麼？」吉利模不響，拿手指那一點土堆；幾個火槍手，登時跳起來，認得是主教，站住了，行了軍禮。主教臉上很不高興說道：「你們火槍手，有例要人把守，同大兵官一樣的麼？」阿托士是極機警的，答道：「火槍手沒公事的時候，是可以吃酒打牌取樂的，對付自己的跟人，自己就是個大兵官一樣。」主教道：「說什麼跟人！你們的跟人，就是巡兵一樣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假使沒叫跟人在這裏巡哨，我們這趟就要失了機會，同大人見禮。我們有了這個機會，就可以謝謝大人，優待我們。達特安也在這裏，他還要謝謝大人的栽培呢。」達特安走上前，說了幾句感謝的話。那主教還是不高興，說道：「我很不願意當一名兵的人，擺出貴族的架子來；就是在一個特別營裏當兵的，我也不喜歡看。紀律是要劃一的，不能有分別。」阿托士鞠躬答道：「我盼望我們並沒犯了紀律。我們現在，並不是辦公事，我們要怎樣解悶過日子，是可以自由的；主教有什麼分付，我們可以照辦。大人也看見，我們出來，是帶了兵器的。」說完，拿手指四枝火槍，架在一邊，底下擺一面鼓，鼓上擺了牌，同骰子。又說道：「我們若是早知是大人，我們自然要護衛的。」主教聽了，咬

牙說道：「我告訴你罷，你們四個人帶了兵器，帶了巡兵，好像是謀反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大人說的，也有一半對，因為我們謀的，是拉羅諸爾人，大人是知道的。」主教道：「我們只要看得見你們的心，如同你們剛纔看信的一樣容易，倒可以看出許多詭計來；那封信，你看見我來了，就收藏起來。」阿托士有點急了，走前一步，說道：「我看大人是審問我們；如果是審問我們，倒要問問是犯了什麼罪。」主教道：「我問的人，並不是你是第一個；我問別人，別人都答我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如果大人也要問我們，我們自然答。」主教問道：「阿拉密，你剛纔讀的，是封什麼信？」阿拉密道：「是個女人給我的信。」主教道：「這種信，我們是要有分寸的，但是我是個教裏的人，你可以給我看。」阿托士看見事急了，答道：「那封信雖是女人的，但是簽字的人，並不是洛吾夫人，也不是代吉隆夫人。」阿托士明知說了這句話，犯了主教的怒，是有性命之憂的，但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只好說了。主教臉色灰了，十分生氣，回過頭來，彷彿是要叫隨從人的意思；阿托士看見這個情形，就向那火槍堆裏走，他的三個朋友，也跟着去。那時主教共總只有三個人，阿托士他們有七個人，主教看見不濟事，微笑的說道：「你們都是很有膽子的，我不能怪；你們帶了巡兵，保護自己，到了要緊的時候，你們也去保護別人的。那天晚上，你們護送我到那間酒店，你們都是很出力的，我却並

沒忘記。假使我恐怕路上有險，我是要叫你們護送的，但是現在無險，我就不勞駕了；你們別動了，打你的牌，吃你的酒罷，請了。」主教上了克荷薩牽來的馬，擺擺手，去了。

這四個人，動也不動，話也不說，等到看不見主教了，他們面面相向，在那裏害怕。他們曉得主教臨走時候說話，是很客氣的，心裏却是十分不高興。阿托士還在那裏笑，很有看不起那主教的意思。頗圖斯要找人出氣，先開口道：「吉利模並沒用心巡哨。」吉利模正要辯，阿托士伸出手指，指住他，只好不響了。達特安說道：「阿拉密，倘若主教一定要看信，你給他看麼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如果他一定要看，我只好一手給他信，一手拿劍刺死他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故此預先攔住。主教不是應該同我們說剛纔那番話，他把我們當作女人小孩子了。」阿拉密說道：「阿托士，我雖是很恭維你的機警同你的膽子，我却要說，我們是不對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不對，這話怎麼說？我們呼吸的天氣，是誰的？我們看見的海，是誰的？我們坐的沙子，是誰的？你的戀愛的女人，寫給你的信，是誰的？難道都是主教的麼？他以為天下的東西，都是他的；你們站在這裏，動也不動，話也說不出來，彷彿是你們都到了巴士狄大監牢，監門已經關緊了，彷彿是你們已經綁赴法場了！你從你的情人接了一封信，這算是謀反麼？倘若你有一個戀愛的女人，被主教關了監，你要把她

放了，這是你同主教的把戲，你爲什麼把祕密事去告訴主教？讓他頑他的把戲，我們頑我們的。」
 達特安道：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我們且不管，先叫阿拉密把信讀完了。」阿拉密從口袋裏拿出信來，三個人湊近，他跟人站在酒瓶旁邊。

達特安道：「你剛纔不過讀了一兩行，請你從頭讀起。」阿拉密讀信，信上說道：

「我的表親：我想到比東地方去。我的姊姊，已經把女僕安置在一個庵裏；她也不想別的，曉得到了別的地方有險，等到那些家事辦好了，就要同他戀愛的人相見。她現在心裏並非不快活，但望某人給她一封信。送信到庵裏，原不是容易的事，不過我還有點本事，可以辦得到。我的姊姊謝謝你，她很着急了些日子，現在稍放心了。」

信尾是米桑簽字。達特安聽完了，說道：「謝謝你，阿拉密；原來我的康士旦在西田尼庵裏。西田尼在什麼地方？」阿拉密道：「在羅連地方，離阿勒塞不遠。打完仗，我們去那裏逛逛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仗是快完了。今早捉着一個奸細，說拉羅諾爾什麼都吃完，現在吃的是鞋底皮。」阿托士吃了一鍾酒，說道：「這些可憐兒的人，他們不曉得，天主教是很好的；然而這班人總算得有勇。阿拉密，你做什麼？你還要把信收在口袋麼？」達特安說道：「阿托士說的不錯，那封信應該燒了的。」

你可曉得，你把信燒了，主教或者還有法子，重新把信內的字看出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也許可以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那封信怎麼樣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，你過來，剛纔我並沒叫你說話，你就說話，這是要罰的，罰你把這封信吃了；然而你說得合時候，却應該有賞，我就賞你一鍾酒。信在這裏。」

吉利模看見要吃信，原不甚踴躍的，看見那好酒，却甚高興，於是當真的把信嚼得很碎，居然吞了。阿托士道：「吉利模，辦得好，請你吃酒罷。」吉利模很高興的，把酒吃了。阿托士道：「除非主教想出割吉利模的肚子，那就不必說了，不然的話，那封信是收藏得很好的了。」

當下主教回去的時候，一路走，一路想道：「那四個人，我一定要設法把他們撥到我自己的營裏。」

●顯理第四(Henry IV)

英王，於一四一一年間乘法國內亂，派了兩隊兵馬侵入法國，圍巴黎。

●因為這兩個女人都是主教的情婦，所以阿托士這樣說。

⑩比東(Béthune) 法國小鎮，屬 Pasde-Calais。

第五十二回 監禁之第一日

再說，密李狄關在那間房子裏，愁悶得要死，一點脫逃的想法都沒有。她算是第二次被人收拾了，兩次都是達特安辦的：第一次是達特安羞辱了她，把她的戀愛之事，打斷了；第二次把她監禁起來，或者送了性命，也未可知。主教叫人行刺巴金汗，是被達特安破了的；假冒狄倭達伯爵去羞辱她，又是達特安；她自己的隱事，又被達特安看見了；後來她要挾主教，得了公文，可以任意殺人，那張憑據，又被人搶了；大約現在被人監禁，也是達特安想的法子，將來還不曉得要困敗到什麼地步。她一想這些事體，全是達特安辦的。達特安認得威脫，一定是寫信把一切的祕密事體，告訴了威脫。

密李狄想起來，坐在房裏，動也不動，只有兩隻眼，露出心裏的情狀來。她心裏翻來覆去的情狀，同海裏的波濤一樣；她在那裏一個人想，想出來殺了邦氏巴金汗的法子，層出不窮，最恨的是達特安，但是去報仇，先要出了監，這所監房的石牆石地，厚的很，窗子攔的都是鐵條，要挖開了牆

洞地洞，割斷了鐵條，都不是一日能設做得到的，況且威脫已經告訴了她，只有十餘日關在這裏，想起來，心裏急的發狂；後來漸漸的氣平了些，拿鏡子照着臉，說道：「我爲什麼這樣不濟？這樣生氣，是沒力量的人做的事，我是同男人作對，我一定要使出女人的手段來，去降伏男人。」於是對鏡理妝，把頭髮理好了，說道：「只要我的美貌還在，還可以想法子。」那時在晚上八點鐘，她想歇息一會，精神風采，還要動人些；後來想起還沒吃晚飯，不久要送飯來的，她就打穩主意，打探情形，還要把看管她的人的舉動脾氣，察看清楚。忽然看見有亮光，侵入房來，知道有人來了，趕快坐在椅子上，頭髮是散了的，露出頸子，一手摩着心口，一手下垂。門門去了，門開了，一個人走進來，說道：「把桌子擺在這裏。」密李狄聽了，認得是費爾頓的聲音。又說道：「拿燈進來，叫把守的人去罷。」費爾頓說完，看看密李狄，說道：「她睡着了，等她醒了，請她吃晚飯。」一個看守的人說道：「我看她並沒睡着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她沒睡着，她怎麼樣了？」那個人道：「她暈過去了，她臉色很白，呼吸也聽不見了。」費爾頓看看密李狄，說道：「你說得不錯。你去告訴威脫世爵，說是密李狄暈過去了，我不知道怎樣好。」那個兵出去了。當下費爾頓離門不遠，坐在椅子上，一語不發。密李狄假裝睡着，去偷看他，看了有十分鐘，費爾頓也不回頭來看她；忽然想起威脫就要來的，就失了機會，於

是長歎一口氣，擡起頭來。費爾頓聽見了，回過頭來看，說道：「你醒了麼？我沒事了。你要什麼，請搖鈴罷。」密李狄說道：「老天，我受穀了！」說話的聲音，柔脆動人，不論是誰，聽了都要動心的。說完了，坐起來，坐的樣子，也是極動人的。費爾頓站起來說道：「每天送飯三次：早上九下鐘，中午一下鐘，晚上八下鐘。你若是要改時刻，請你說就是了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把我一個人放在這個寂寞地方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已經到鄉下去找個女人來，她明天就到，時時可以陪你。」密李狄點點頭，謝他；費爾頓也點頭，向門口走。

正要出門，碰見威脫來了，手上拿個瓶子，後頭跟着剛纔去報信的人，看見密李狄坐在那裏，說道：「現在又鬧什麼了？這個死過去的女人，又活轉過來了麼？費爾頓，我怕你還不知道，這不過是第一段的把戲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。不過她究竟是個女人，我不好十分難為她，我也知道她不值得可憐的。」密李狄聽了這話，曉得費爾頓是個極難感動的人，不覺渾身打戰。威脫道：「原來那樣好看的頭髮，雪白的皮膚，迷人的眼睛，居然不能感動你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爵爺，女人的把戲，動不了我。」威脫道：「我們去吃晚飯，讓密李狄一個人在這裏想想法子罷。我曉得的，那第二段把戲，不久就要來了。」威脫說完，同費爾頓手拉手的走了。密李狄咬着牙，心裏說道：「這

個穿了軍衣的小道學，我有法子叫你改過來。」威脫出門的時候，說道：「你却不要因為關在這裏失了胃口，那個魚同雞是很好的，並沒放毒藥；我僥倖得很，廚子同我是個好朋友，因為他並不想承受我的家產，我倒很相信的。請了，我的弟婦，等你再暈的時候，我再來看你。」密李狄聽了，真受不住，門關了，在那裏咬牙切齒，氣到狂了；看見桌上的刀子閃光，就跳過去搶，纔知是把銀刀子，一點都不利的，很失所望。

忽然門又開了，威脫喊道：「哈哈。費爾頓，你看見麼？我同你怎麼說的？這把刀子，既給了她，她就想法子，要作弄我們了。倘若我聽了你的話，用鋼刀子，你同別人都要捱刀子了。你可看見，她拿刀子的本事，不很好麼？」那時密李狄還把刀子拿在手中，聽了這兩句話，手鬆了，刀子丟在地下。費爾頓說道：「爵爺，是你說對了，我却說錯了。」兩個出去了，關好了門；密李狄這次加倍的小心了，聽見他們脚步聲都沒有了，纔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「我完了，我完了；我在這兩個人的掌握中了，我一點都不能運動他們。這兩個人，見直是石人銅人。他們又看出我的意思，心要更狠的了。不過還許有法子逃出這場災難。」想到這裏，比從前略為高興了些，就去吃飯，喝了點酒。

吃完之後，興致回來了，未有睡覺之前，重新又把這兩個人的言動行爲，想了又想，以爲兩個

人之中，費爾頓容易入手；威脫剛纔說的「倘若我聽了你的話」這一句話，密李狄想起來，總是費爾頓還有憐憫之意，威脫却不肯聽。密李狄想道：「姑且不問這個人有力量沒力量，他却還有一點憐憫之意，這一點星星之火，我可以煽動了，變成大火，那時他自己就失了把握了。那一個是無望的了，他害怕我，知道我逃了，他是不得了的；這一個費爾頓，年紀還輕，閱歷又少，我倒可以去運動他。」

密李狄去睡了，睡着的時候，臉上還是笑的；別人不知道的，看見了，以爲她是個無望無礙，極美貌的少年女人。

第五十三回 監禁之第二日

再說密李狄那天晚上，做了一場最痛快的大夢，夢見達特安被她捉着了，她去監斬，故此臉上帶着笑容；她睡着的情形，同監犯遇赦的一樣。翌日早上，密李狄還沒起來，費爾頓來了，領着了新來的鄉下女人；費爾頓在房外過道等，那個女人進了房子，去幫忙。密李狄向來臉色帶點白的，從來沒見過的人，是要誤會的。密李狄道：「我發一夜的燒，一夜也沒睡；你待我，可會比昨天那兩個人好點？我只要在牀上歇歇。」女人問道：「你要醫生來看看麼？」費爾頓在房外不響，靜聽。密李狄曉得來人越多，越不便設法，況且醫生會看出她的假病來，說道：「不用了。那兩個人昨天說我是假裝的，假使他們看得是要醫生的，早已請來了。」費爾頓在門外說道：「你要怎樣呢？請你說罷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不能說，我只覺得痛，隨便你們給我什麼東西罷，我也不去了。」費爾頓沒了主意，說道：「我只好去請威脫爵爺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不必了，不必請他來；我不要見他，我好了，我什麼也不要，請你不必請他來。」費爾頓聽她說得很認真，很可令人相信的，不由自主的走

進房來。密李狄心裏說道：「不管怎樣，他進來了。」費爾頓說道：「你如果是真病，一定要請醫生的；如果是假的，我們不能饒你。」密李狄不響，把頭靠着枕大哭起來。費爾頓起先站着看，一點也不動，後來看見許久還是不住聲，他就走了，那個女人也跟他出去，却並沒去告訴威脫。密李狄高興的很，說道：「我看我運動他有點意思了。」

過了兩點鐘，密李狄說道：「現在我可以說病好了些；我要起來了，設設法。我眼前只有十天，到了今晚，就算過了兩天了。」那天早上，早飯是送來了，她却沒吃；想一想，一會就有人來收東西，費爾頓也許進來的，密李狄就起了牀，去梳洗。果然費爾頓進來，也不管早飯吃了沒有，叫人收去了，費爾頓却留在房裏，手裏拿一本書。密李狄那時候靠着椅背，那種神情，令人看見，實在可憐。費爾頓走上前，說道：「威脫世爵是奉天主教的，同你是一樣的，叫我送這本經書來給你，你可以做你的麻斯，●安安心。」說完了，把書放在密李狄身邊一張小桌上。密李狄看見他說這幾句話，說得很輕的，很有藐視的意思，心裏很在那裏想；看見他頭髮很短，衣裳很樸實，臉色很嚴厲，就曉得他是奉清淨教●的。——那時英法兩國，很有這種人。密李狄忽然得了一個主意，說道：「什麼麻斯？威脫曉得我同他是異教，他不過設陷阱我。」費爾頓很詫異的問道：「你奉的什麼教？」密李

狄道：「等到你看見我爲教受罪的時候，你就曉得我奉的什麼教了。」費爾頓仍然不動。密李狄却看見這句話他聽了，臉色有點不同了，就裝出奉清淨教人的說話樣子，說道：「我現時在仇人手中，我的上帝要救我的；不然，我就爲教而死。我對威脫，就只有這兩句話。」又指着那本書說道：「你把那本書拿去，自己用罷；我看你同威脫是一個道路的人。你們奉教是同一條道路的，設法去害異教的人，也是同一條道路的。」費爾頓聽了，還是不響，把書拿了，就出門去了。

下午五點鐘，威脫世爵進來，密李狄想好了許多法子，去對付他。威脫同她對面，坐在椅子上，伸直兩條腿，說道：「你原來是個翻覆無定的人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句話怎樣講？」威脫道：「自從我前次見你之後，你改奉了教，難道你嫁了第三次？這次嫁的丈夫，是奉耶穌教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的話，我是聽見了，你的意思，我却不懂，請你解說。」威脫道：「看來你是沒教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看你作事，你纔是沒教的。」威脫道：「我老實說，我看得却沒什麼要緊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何必告訴我，你平日所作放蕩犯法的事多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你這個殺人的女犯，你同我講犯法放蕩麼？你却真是放肆了！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同我說的話，不過騙騙看監的人，同劊子手，叫他們恨我罷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你做戲做得很像，說什麼我的看監的人，同我的劊子手，你昨天作的是惹人發笑的小戲，今

天作的是悽慘動人的戲。不過再等八天，你就要到別處去了，我的事也完了。」密李狄作出爲教殉難人的情形來，喊道：「你的兇惡事也完了！」威脫站起來說道：「這個女人瘋了。你這個奉清淨教的女人，安靜些罷，不要吵了，不然，我要送你到牢裏去了；我的好酒，恐怕是上了你的頭了，不過酒醉是易醒的，一會就散了。」威脫說完，出了房門，費爾頓在門外，那兩個人說的話，他句句都聽清楚了，密李狄原是說把他聽的。密李狄道：「你走罷，你走罷；你設的法子多了，不久自受罰的。等到那時，後悔也遲了。」當下密李狄獨自一個人在房裏。

又過了兩點鐘，正送晚飯進去的時候，看見她在那裏禱告；這祈禱的話，都是從她第二個丈夫的跟人學的，那個跟人是奉清淨教的。密李狄在房裏祈禱到出了神，別人在房裏作什麼，彷彿是都不理會的。費爾頓分付不許去攪擾她；把晚飯擺好了，同看守的人一齊出了房。密李狄以爲他們一定在門外竊聽的，什麼都不管，在那裏祈禱；慢慢纔起來，坐在桌邊，吃了一點東西，喝了一點水。再過一點鐘，他們進來收東西，拾桌子，密李狄看見只有看守的兩個人進來，費爾頓並沒進來，密李狄曉得他不敢多進來了，歡喜得很。

再過半點鐘，那所大房子，寂靜得很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只聽見海水的聲音，她就唱起清淨教

人最喜唱的新禱歌來。那唱的聲調，真是動聽。密李狄聽見看守的人也立住在那裏聽，更唱得高興了；誰知那看守的人，大約是個奉天主教的，倒沒被這個新禱歌迷住了，敲門說道：「不要唱了。我在這裏守監，已經穀寂寞的了，還要聽這種的唱，更難受了。」忽然聽見有人對那看監人說道：「別響」——密李狄認得是費爾頓的聲音。費爾頓說道：「這不是你管的事。誰告訴的，不許被禁的人唱歌的？你是在這裏看守的，她如果要逃走，你就放槍打她，這是你的公事。你只好看管，如果她要逃，你可以放槍，別的事，你不要去管罷。」密李狄聽見了，十分高興，恐怕人家疑她竊聽，她又唱起來，加倍的動人。費爾頓聽了，着了迷，以爲是仙女在那裏唱；費爾頓聽得入迷，就開門進來，問道：「你爲什麼唱到這個樣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得罪了。這種教歌，原不應在這裏唱的；我並不是有意得罪你，請你不要見怪。」費爾頓此時看見密李狄精神流露，比平時加倍的動人，就像是見了仙女一樣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在這裏唱了，恐怕把別人吵醒了。」密李狄做出極柔順的樣子，答道：「我不唱就是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在晚上，你却不可十分的高聲唱。」說完，出了房門。那個看守的兵說道：「你止她不要唱，好的很；聽了叫人翻動腦筋，但是唱的聲音，却真好聽。」

●(麻斯) 原名是 Mass, 通常譯爲(彌撒)——也是音譯。天主教徒每晨禱告，叫做「彌撒」。

●清淨教(Puritans) 或簡稱「清教」是英國的新教徒；他們反對因襲的和形式的習慣，主張較為簡單之信仰形式與崇拜儀式。當時清教徒在英國也頗受舊教徒的壓迫。



第五十四回 監禁之第三日

再說密李狄雖能感動費爾頓，但是感動尙淺，還要引他說話，拿話去感動他；密李狄只好常常留心，要等機會，同他交談。至於對付威脫，密李狄故意要惹他生氣，特爲叫費爾頓看見。那天早上，費爾頓照常的進來，快要出門的時候，想要說話，嘴脣略動一動，又不說了。到了中午，威脫進來；那天天氣晴明，日光從窗子射入。密李狄向窗外望，威脫進來的時候，她假裝作不理會。威脫說道：「叫人發笑的小戲，也演過了；叫人動情的戲，也演過了；今天要演的，大約是悶戲了。」密李狄聽了不答。威脫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想逃出去；跑到船上，不過到了水上，或是在岸上，你總是要想出法子來殺我。你耐煩點，等等罷，還有四天，你就可以到海上了；還有四天，我們就把你弄走了。」密李狄合了兩手兩眼，面朝着天說道：「我饒了這個人的罪過，望上天也饒了我的罪過。」威脫出去的時候，說道：「你只管替我禱告，我是不上你的當的。」密李狄看見費爾頓在過道裏，躲在一邊，密李狄就跪在地下，禱告道：「上帝在上，你曉得我爲什麼事受罪，給我點力量，叫我去受得起苦。」

當下聽見有人開門，密李狄不去理會，還在地下禱告道：「上帝要同我報仇，不要讓此人勝了我。」禱告完了，故作一驚，見了進來的人，特爲作出臉紅的樣子來。

費爾頓說道：「我並不想驚吵你在這裏祈禱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怎麼樣曉得我任這裏祈禱？你許錯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以爲我來阻你祈禱麼？犯了罪的人，不問犯罪的大小，是要祈禱的；就是犯了罪的人，他祈禱的時候，我看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犯罪的人你是曉得的，我並沒犯罪，我曉得有人收拾我。不過上帝知道我是無罪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如果你是無罪，受人冤枉了，也是要祈禱的，我還要替你祈禱。」密李狄雙膝跪在他面前，說道：「你是個奉教很篤的人，你聽着，我恐怕我的膽力心力，不能再受了；我請你幫我一點忙，我一生是感激你不盡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要同我的主人說，我是無權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不，我要同你說；你不要幫同那個人來害我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若是犯了罪，該受苦的，你只好去受；在上帝的眼內，你就可以算無罪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我是不怕監禁，不怕受罪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不曉得你的意思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是故意裝作不懂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實在是不懂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真不曉得威脫世爵對待我的意思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我真不懂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是他的心腹，你還不懂麼？」

費爾頓道：「我的確不懂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不曉得他的用心麼？這却令人難信。」

費爾頓道：「我不去打聽的，我要等他告訴我。除了他在你面前說的話之外，我別的都不曉得。」

密李狄故作十分詫異的樣子，說道：「看來你並非他的心腹了？你不曉得，他要我作丟臉沒廉恥的事麼？這件事比監禁比死，還要難受。」費爾頓臉紅了，說道：「你錯了，威脫世爵不是這樣人，不會犯這樣的罪。」密李狄想道：「他說這樣的罪，却不曉得究竟是件什麼事，這倒好了。」於是大聲說道：「有個無恥的人的朋友，是慣作這種事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說無恥的人，是指誰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通英國只有這一個人，難道你不知道麼？」費爾頓兩眼閃光的說道：「難道你說巴金汗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就是他。」費爾頓道：「這個人，上帝要罰他的。」看官要曉得，費爾頓說的這句話，是英國人個個嘴裏要說的話；那時英國的奉天主教人，罵巴金汗是個強盜，是個浪子，奉清淨教的人，罵他是個魔鬼。密李狄裝出很氣憤的樣子，說道：「請上帝赫然震怒，去罰這個人。我求上帝，並不是爲我一個人報仇，是爲全國的人報仇。」費爾頓問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密李狄想道：「好了，這個人要進我的圈套了。」於是大聲說道：「我認得他？我認得這個人，是我一輩子最可恥的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裝出痛恨的樣子來。費爾頓看不下去了，自己也沒了把握了，就要出去；密李狄

攔住他喊道：「你可憐我，聽我說；威脫世爵把刀子拿走了，他曉得我要刀子作什麼用。我求你給我，把刀子，只要一分鐘，什麼都完了，也不拖累着你。你給我一把刀子，借我用一分鐘，你在門外等，我從門縫把刀子還你。求你可憐我，叫我保全名節罷。」費爾頓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你要自盡麼？」

密李狄跪在地下，同自己說道：「他知道我的意思了，他都知道，這却怎麼樣？」費爾頓站在那裏，同木雞一樣，不曉得怎樣好。密李狄想道：「他在那裏狐疑，還不大相信我呢。」這時候，聽見過道有脚步聲，兩個人都認得是威脫世爵；費爾頓就向房門走，密李狄跳到他身邊，低聲說道：「你一字也不要告訴他，不然我是毀了。」那時脚步的聲音漸近了，密李狄拿手去堵費爾頓的嘴，叫他不要答話，費爾頓輕輕的推開了，密李狄倒在椅子上。威脫世爵過門不入，一直走了。費爾頓臉上變了死白色，站在那裏聽，聽了一會，聽不見回來的脚步聲，呼了一口氣，跑了。

密李狄對自己說道：「哈，看起來，你是在我掌握中了。」等了一會，臉上又發起愁來，說道：「倘若他去告訴了威脫，這個把戲演不成了。我的夫兄是深曉得的，我並不想自盡，他就許當着費爾頓的面，給我一把刀子，費爾頓就曉得我是假裝要自盡的。」密李狄在房裏走了好幾遍，對鏡子照照，看見今天自己的相貌十分美麗，微笑說道：「我曉得我不會去告訴的。」到了吃晚飯，

威脫進房來。密李狄道：「你已經把我監禁起來，你還要來看我作什麼？」威脫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你不是告訴我，說來英國，要見我的麼？你還說冒了大險來的。現在我們在一處了，你又不中意；況且我還有要緊話同你說。」密李狄聽了，十分害怕，渾身打戰，怕的是費爾頓把尋死的話告訴他，那就大失所望了。那時密李狄坐在椅子上，威脫挪了一把椅子，坐近密李狄，從口袋裏拿出一件公文來，慢慢打開了，說道：「你看看，這是張路照；上面說的是充到某某地方。你要曉得，地名還沒填上，你願意到什麼地方，你可以告訴我，只要這個地方離倫敦一萬里，你都可以揀的。再讀把你聽，『今有巴格生，在法國犯過大罪，刺了肩膀，後來釋放出來的，今充到某某地方，永遠居留，不得走出該處十里之外；倘若逃脫，再行拏獲，處以死罪。每日用度，定額五個先令。』」密李狄道：「這一個同我不相干，寫的不是我的名字。」威脫道：「你的名字？你有什么麼姓名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有你兄弟的姓名。」威脫道：「你錯了。我的兄弟，是你的第二個丈夫，你却不能用他的名字；因為你第一個丈夫，還沒死。你把你第一個丈夫的姓名告訴我，我就可以改填在公文上頭，就不寫巴格生的字樣。你不響，我看你是不肯的，只好仍填巴格生的了。」密李狄害怕得說不出話來，曉得威脫打好了主意，要充她的軍；拿眼去看那件公文，看見尙沒簽字，又放心一點。威脫看出她的意思，說

道：「你看見公文並沒簽字，以爲是我拿這個東西來嚇你，你是錯會了。明天就拿去給巴金汗公爵簽字，他簽了字，蓋了印，二十四點鐘之內，就要奉行。我都告訴了你了，沒得別的話說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拿我的假名，辦我充軍，你未免太作威福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你如果願意的話，也可以用別的名字。不過你曉得的，背夫再嫁，英國律例是很嚴的，是要問絞的；你要玷辱我家的姓名，也可以，我也不怕；只要問你一個死罪，就是了。」密李狄臉上變了死白色，一語也不答。威脫道：「我看出來了，你還是願意到外國逛逛去。那也怪不得，性命比什麼都值錢，故此我不願意你來害了我的性命。我每日只給你五個先令，覺得少些，不過我不叫你拿錢去買通看管的人。如果你的狐媚手段，同費爾頓還沒得手，你還可以試試別人。」密李狄想道：「費爾頓並沒把話告訴他，我還有法子。」威脫說道：「我要走了，明天我再來告訴你，送公文的人，幾時動身。」說完了，站起來，出去了。

密李狄呼了一口氣，幸而還有四天，那時費爾頓要盡入她的圈套了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就同冷水洗背一樣。最怕的是威脫派費爾頓去送公文；費爾頓走開了，雖有圈套，也是枉然，一片苦心，便要付之東流了。密李狄雖是這樣想，却不讓威脫所說的話去嚇她，仍然坐在那裏，吃她的晚飯；吃完了，又同昨晚一樣，跪在地下，大聲禱告。看管的人，又在門外站住了聽。過了一會，聽見過路

有脚步聲，走到門外，停住了；密李狄想道：「這是費爾頓，」於是又唱起祈禱歌來，唱得淋漓盡致的，這趟却沒人開門。後來她唱完了，彷彿聽見門外有長歎之聲，那聽唱的人，慢慢走了。

①巴格生 (Backson)

密李狄從前的閨名。

第五十五回 監禁之第四日

再說翌日費爾頓進房來，看見密李狄站在椅子上，撕了許多布條，作了一條繩子；看見費爾頓進來，登時跳下椅子，去藏那條繩子。費爾頓臉色很不好看，好像一夜沒睡着的。費爾頓跑到密李狄身邊，看見露出一點繩子來，問道：「這是作什麼的？」密李狄微笑答道：「沒有什麼。我因為閒得沒事好作，作條繩子頑頑。」費爾頓擡頭看看剛纔密李狄站在椅子的地方，看見上頭有個鉤子，不禁打個冷戰，被密李狄看見了。費爾頓問道：「你站在椅子上作什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管我作什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一定要管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要問罷。你曉得的，我們奉教的人，是不能說謊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却曉得你要作什麼，——你要作你昨日心裏盤算要作的事。你要記得，我們教裏，不許人說謊，也不許人自盡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若是在自盡同失節兩件事體中去挑，我挑了自盡，上帝也是要寬恕我的。這就同爲教殉難一樣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不懂，這個同你本身的事體，有什麼相干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以爲我都是假裝出來的，我又何必同你說呢！你知道了，是

要告訴我的仇人的，我又何必說明了我的用意呢！況且我是個被禁的人，同你有什么相干；你的責成，只有我的身體，你若只是只有我的死身體去交代，誰還責備你呢——非但不受責備，還許有重賞呢。」費爾頓喊道：「你想我是拿你的身體性命去換錢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費爾頓，你隨我去罷，不要干預了。不管怎麼樣，你的功名富貴，總是有望的了？倘若我死在這裏，那麼更好了，你一定可以升官的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爲什麼叫我擔這樣的大責成？再過幾天，你就不歸我管了，那時候，你要作什麼，都可以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自己還說是個奉教的人，你只曉得卸肩，不擔責成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的責任未完，我是要保護你的性命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可曉得，倘若我真是犯了罪，你這樣待我，見直是虐政；倘若我並沒有犯罪，你這樣的行爲，我却叫不上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在人手下，只好聽上司的號令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倒願意同人串通，要害我的靈魂，却來攔阻我自戕我自己的身體？」費爾頓說道：「我再告訴你，眼前你並沒有什麼險；我可以保，威脫世爵並沒這個意思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怎麼能殼保別人就是最好最聰明的人，連自己都是保不住的。你現幫着有強力的人，來欺負一個柔弱女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費爾頓聽了，覺得她說話有理，因答道：「我不能幫你，叫你逃走，也不能幫你，讓你自盡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所失的不獨是性命，我所

失的是廉恥；將來我失了廉恥，也是你的責成。」

到了這個光景，費爾頓雖是個無情的人，也不由得不受了激刺了。他看見這樣一個美貌的女人，受這樣的折磨，心裏怎樣不動；況且他又是一個奉教最篤的人。密李狄看見說動了他，索性裝出極悽惻動人的樣子，向費爾頓面前走來，唱祈禱歌。費爾頓大驚，問道：「到底是天上下降的仙女，抑或是地獄跑來的惡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費爾頓，難道你還不曉得麼？我不是仙女，又不是惡鬼；我是世上的人，是真教裏的一朵花，同你是一樣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是的是的，我信你的話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相信我，爲什麼還同威脫串通來害我？你既相信我，爲什麼還要把我送在上帝的仇人手裏？你既相信我，爲什麼還把我交給巴金汗？這個人，我們同教都叫他作惡鬼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說我把你交給巴金汗麼？」密李狄引教書說道：「人有眼，不會看；人有耳，不會聽。」費爾頓以手加額，說道：「是的是的，」又說道：「我現在明白了，我看見仙女在我眼前了；我天天晚上夢見仙女告訴我，說道：『你要救英國，你要救自己，不然，是不能見上帝的。』你說罷，我明白了。」密李狄看見這個光景，很高興；費爾頓看見了，很發抖，彷彿是窺破了她的好計，想起威脫分付他防備的話來，往後就退；退了一步，兩眼只管看密李狄。

密李狄知道他尙在遲疑，就要去降伏他到底；費爾頓尙未答話，密李狄裝出力不能勝的樣子，兩手垂下來，說道：「我沒膽力，不能如教書上那個女人，去行刺仇人。我的兩臂無力，不能動刀，只好自己死了，免得失了廉恥。我並不要你放我走，或是同我報仇，我只求你讓我死。我跪在地下，求你讓我死，我永遠感激你。」費爾頓看見這個情形，自己起首責怪自己，竟被這個女人迷住了，一點也不遲疑了，說道：「咳，我只能假作一件事——我只能可憐你。但是威脫說你的罪名很重。我們都是同教，我現在覺得可與你表同情；我向來的心，只向着救過我的恩人，現在有點不同了。但是你相貌這樣美，外面看來，你還是個好人，你一定是犯了極大的罪，不然，威脫不會這樣待你的。」密李狄裝出很淒涼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人有眼，不會看；人有耳，不會聽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告訴我，這話怎樣講？」密李狄紅了臉，裝出很害羞的樣子道：「我自己不體面的事，我怎樣好對你講。男人犯了罪，就是女人受了羞辱；我不能講，我萬不能對你講！」說完了，兩手遮着臉。費爾頓道：「不能對我講？不能同兄弟講麼？」密李狄很看了他一眼，作出懷疑的樣子。費爾頓彷彿是求她講。到後來，密李狄道：「我告訴我的兄弟罷。」說到這裏，聽見威脫的脚步聲到了門口，同看守的人，說了兩句話，開了門，走進來。

當威脫在門外說話的時候，費爾頓退後兩步，同密李狄離得遠些。威脫很看了他們兩個人，從這個看到那個，又從那個看到這個，說道：「費爾頓，你在這房間裏很久了，我曉得的；如果這個女人在這裏供她的罪狀，那是很長的。」費爾頓聽了這幾句話，很有點不安。密李狄看見了，要幫他一個忙，說道：「你是害怕我逃走了，你不妨問問看守的人，我向費爾頓求的什麼。」費爾頓也說道：「是的，可以問問。」威脫道：「求的什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她求我借一把刀，說是從門縫還我。」威脫問道：「這位夫人要殺那個閹人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就是我自己。」威脫道：「我隨你揀，還是喜歡到美國，還是到太班？」我看還是太班的好。繩子比刀子還來得穩當些。」費爾頓記得進來的時候，密李狄手上原有一條繩子，現在聽了這句話，臉色都變了。密李狄道：「你說的不錯。我想起來了，我還要再想想。」費爾頓聽了，很害怕。威脫看見了，說道：「費爾頓，你要小心；我是相信你的，不過你真得小心，我已經分付過你的了；好在還有三天，我們就把她送到別處去了。她到了那個地方，就不能再害人了。」密李狄喊道：「你聽見麼？」費爾頓低了頭，在那裏尋思。威脫拉了費爾頓出去，回頭看看密李狄，彷彿是恐怕她有點不妥的舉動。

門關了，密李狄想道：「我的進步，還是不甚猛。威脫近來加倍的小心，總爲的是報仇心切了。」

費爾頓這個小子，拿不定主意，同那個達特安是兩樣的。奉清淨教的人，很喜歡女人的，不過是跪在地下喜歡；火槍手也是喜歡女人的，他們却是摟住喜歡。」密李狄恐怕費爾頓當天不再來，很着急的等；過了一點鐘，聽見有人在門口低聲說話，一會，開了門，費爾頓走進來。進來得很快，門也不關，臉上很有着急不安的樣子，擺手叫密李狄不要響，低聲說道：「我把看管的人支走了，現在沒人聽見我們說話了。威脫剛纔告訴我一件頂可怕的事。」密李狄搖頭微笑。費爾頓道：「若不是你是個惡鬼，威脫就是個妖人。我認得他，愛他，有二年了；我認得你，不過是四天。怪不得我遲疑不決。你一定要把實情告訴我，叫我相信。今晚十二點鐘後，我來聽你說，我就可以決斷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不必了。我是沒法的了，爲什麼拖累你？我求你讓我死了罷。我死了，你就相信了；我說的，你是不相信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不要這樣說。我要你發誓，你不去自盡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發這個誓。發了誓，我是要守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只要先應許我，等再見了我，纔去打你的主意；如果你見了我之後，你還是一定要死，我只好隨你的便，我還要借刀子給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看你的分上，我等就是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要發誓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就發誓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很好。請了晚上再見罷。」說完，出去了，關上門，把看管人的兵器，拿在手裏，替他看管，等到那人來了，交還兵器，

密李狄在鑰匙洞往外張，還看見費爾頓畫十字。

密李狄走回椅子上，坐下了，說道：「世界上真有這種瘋子！但是我借他的力量，就可以報仇了。」

●「太班」(Tyburn)

從前倫敦城內太晤士河之小支流，昔時其地又常爲絞人的法場。

第五十六回 監禁之第五天

再說密李狄因爲想出的法子很有進步，就一點不肯放鬆，要做到底。自從她與男人交接以來，並沒碰見有什麼大爲難，因爲她所碰見的人，都是放蕩的，只憑她的美貌，就可以得法。這趟碰着一個人，却不是用平常的法子，可以贏得過來的；這個人，信教信得極篤，只好裝出道德同迷信的樣子，加以美貌，纔能動他。密李狄現在曉得費爾頓的用意，就先預備好了。現在只有兩天了，倘若巴金汗簽了字，威脫就要送她出口的了。密李狄也曉得當了罪犯之後，無名無位，無財無產，只靠美貌，是不中用的，逃也逃不了。她流到遠處之後，是要逃走的，不過不知什麼時候，纔逃得脫；等到兩三年，是等不了的。又想到，逃回來的時候，主教許已失位了，或是死了，讓王后及達特安這班人出來得意，自己流落，無人保護，心裏更氣不過。況且主教爲人多疑，事體既沒辦成，難以空手回報的；若是把被禁的話告訴他，主教是反要責備的。於是密李狄想好了方法，專候費爾頓來。

到了九點鐘，威脫來了，把房門、窗子、地板、烟通，都細細看了一遍，一言不發；等到都看完了，說

道：「今晚是可保無虞的了。」十點鐘，費爾頓來巡查了一次；密李狄認得他的脚步聲，一面心裏是盼望他來，一面因為他上自己的當，很瞧不起他。過了兩點鐘，看管的人換了班；十分鐘後，費爾頓來了，分付看管的人說道：「無論什麼，你不許走開。昨晚看管的人走開了，我在這裏替他；他受了罰。」那看管的人答道：「我曉得他受罰。」費爾頓又說道：「你要小心的看管，我今晚還要進去看看那個女人。我奉了命，嚴密的看管她，恐怕她要尋死。」密李狄聽了，想道：「這個奉清淨教的人，學會說謊了。」看管的人說道：「你這個差使，倒也還好。」費爾頓聽了，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若是喊你的話，你就進來，告訴我有什麼人來。」看管的人答應了。

費爾頓進了房，密李狄起來迎他，說道：「你來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應許過來的。」看見密李狄的神色不對，喊道：「你作什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應許帶把刀子來，等我們談完之後，交把我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不必再談這句話了；不管所處的情形怎樣難受，都不應該自盡的。我已經想透了，我不能讓你作這件事。」密李狄坐下，微笑說道：「你想透了麼？我也想透了，打好了主意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什麼主意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失信的人，我是不能告訴他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怎麼辦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走罷。我沒話同你說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刀子我是帶來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讓我看。」

費爾頓道：「爲什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看了，就還你；你可以擺在桌子上，你站在桌邊，可以攔我。」費爾頓把刀子送給密李狄，她拿手指去試試利不利；密李狄把刀子還了費爾頓，說道：「刀子還利，你說話很靠得住。」費爾頓不響，把刀子放在桌上。密李狄道：「你聽我說。」費爾頓立在她面前，很留神的聽。

密李狄道：「我把我的—生歷史告訴你。我從前年輕貌美的時候，上了人家的當。後來我逃出來了，我奉的教，又受人家欺侮。後來有一夜，有人放藥在水裏，我吃了，就昏迷起來，覺得天翻地覆的，快要倒的時候，我去抓椅子，就倒在地下。後來我就全不知道了，醒過來，是在一間極華麗的房裏，一張牀上。這房子四圍無窗無門，只有一個天窗。我的頭腦很糊塗，同在夢中一樣；我坐在牀上看，看見我的衣裳在椅子上，我却記得我自己並沒脫衣裳。我慢慢明白過來，纔曉得我並不在自己家裏。我一想是已經睡了二十四點鐘了！我不曉得睡着的時候，出了什麼事。我就起來穿衣裳，四肢還是很軟弱的。那間房子，鋪陳的十分華麗，不過我不算是第一個女人監在那裏的。我四圍的找門，也找不着；我倦了，坐在椅子上。後來天黑了，我更加害怕。我雖是一日沒吃飯，我也不知道餓。四面一點人聲都沒有。到八點鐘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開門的聲音，有一個極亮的火球，從天窗

射進光來，照得房子如同白日。看見一個人在我面前，離我不過幾步遠。忽然同變戲法一樣的，房中間擺了一張桌子，上面擺着兩人的夜飯。那個人就告訴我，說是想我一年了，昨天晚上做的事，就是他作的。」費爾頓喊道：「這個惡棍！」密李狄道：「他以為用了迷藥害我，我後來就依從他了；我只管罵他，他又着兩隻手，只管笑；我罵完了，他走向前來，我就一跳，把桌上的刀子，抓了一把，放在我自己的咽喉，說道：『你再走一步，我就死在這裏！』我一定是說得很有力的，他聽了，就不敢動，說道：『你要死麼？我捉了你，不能輕易饒你的。我等你心腸改變了，再來見你罷。』他說完了，吹個哨子，那個火球上去了，房裏黑了；聽見開門關門的聲音，房裏又光了，那個人不見了；我就明白，我在那個人掌握中了。」費爾頓問道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那一夜我坐在椅子上，聽見一點聲響，我就害怕；坐到半夜，房裏又沒了光，一片黑暗；我坐到天亮，桌子是沒了，刀子還在我手裏；我一夜沒閉眼，兩眼發痛。天亮之後，我倒在地上睡，手裏還拿着刀子。睡醒起來，看見又有了桌子，上面擺着早飯。這個時候，我雖是十分害怕，却是四十八點鐘沒吃東西，覺得餓了，只好吃點麵包鮮果。我因為吃水上當的，我就不敢吃桌上擺的水；牆上原有出水的龍頭，我就取了點水，喝了。喝過之後，我還是害怕。這趟却並未中毒。我却很小心的，把桌上瓶子的水倒了些，裝作吃了的樣

子。那天白天沒事。到了晚上，房裏是一片黑暗，我看慣了，看見桌子從地板沉下去，過了一刻鐘，桌子又上來了，擺着晚飯；再過一會，房子又亮了。我打定主意，不吃可以放藥的東西，只吃了兩個蛋，一點鮮果；又去龍頭那裏取水解渴，吃過之後，覺得水味不對，我就不敢多吃。我越想越害怕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大約有人看見我吃牆上龍頭的水，又放了毒，不到半點鐘，又漸漸昏迷起來，同第一晚一樣；好在這趟只吃了半鐘水，來勢却沒從前來得猛，人雖昏迷，却沒睡着，眼還能看，四肢却無力，不甚能動了。我慢慢挪到牀邊枕底下，想把小刀拿來，敲不着枕頭，就倒在地下，兩手抱住牀脚，動不得了……」費爾頓聽到這裏，臉變了，渾身發抖。密李狄道：「我雖然動不得，却還看得見，聽得見；我看見燈上去，房子裏黑暗，聽見開門聲，覺得有人到跟前來；我就大聲喊，要站起來，一倒就倒在那個人手上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告訴我，那個人是誰！」密李狄曉得所述的這段可怕之事，很能感動費爾頓，她就要說得更可怕，激動費爾頓同她報仇。密李狄說道：「雖然自己是已經失了主動力，我却曉得我所處的地位，十分危險，我拚了命的同他相持；他很着急，說奉清淨教的人了不得，但是我萬沒力量，同他相持得久的，我漸漸難支了，後來我暈倒了，落在仇人掌握中……」費爾頓聽了，怒氣填胸的說不出話來。

密李狄說道：「等到我醒過來，我就去枕頭底下找刀子，我雖然不能用刀子去保護自己，我還可以用刀子去自盡雪恥；誰知我把刀子拿在手上，就得了一個可怕的主意。我發過誓，對你說實話，就是說出來，自己害自己，我也不怕告訴你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要報仇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我知道這不是奉教的人該作的事。我現在受的災難，就因為我要報仇的緣故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往下說，我要聽完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要趕快的報仇，我知道他晚上還要來的。白天是不怕的，我照常的吃早飯，晚上打算不吃；我把早起的水，收藏了一點，預備晚上用。到了晚上，桌子也擺好了，燈也點了，我坐下吃些鮮果，早上收起來的水，我喝了幾口。吃完晚飯，我裝作昏迷的樣子，慢慢挪到牀邊，倒在牀上，一手拿着刀子，裝睡着了。過了好一會，並沒人來，我以為他不來了；後來燈上去了，房裏黑了，我就定睛在黑暗裏看，過了有十分鐘，還沒聲響，後來聽見門響，有腳步聲，看見人影走到牀邊……」密李狄說到這裏，停住了，兩眼看費爾頓；費爾頓道：「你快講！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以為報仇的時候到了，我把刀子抓緊了，等他走得近了，伸出兩手來抱我，我大聲一喊，用盡力向胸頭刺去；誰知這個人，彷彿是知道我的用意，先預備好了，披甲而來，刀子刺他不着，從旁一閃，我的仇人一點也不受傷。那個人笑道：『哈哈，你要我的命麼？你真沒良心，你歇歇，安靜些；我以為你過』

了這幾天輒下來了，你若不願意，我並不監禁你，你不肯愛我，我曉得了，明天我就放你走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把我的手捉住了，搶了刀子。我當時什麼想望都沒有，只盼望他把我登時刺死了，我對他說道：「你要小心，我逃得出去，是要播傳你的兇險行爲的。」他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」我說道：「我一出去，就要逢人便說你的行爲；我要罰你，我把你這間密室的事，去告訴衆人。你的名位雖然高，你也是要害怕的；因爲在你之上，還有王上，世界之上，還有上帝。」我說了這幾句話，他很生氣；我看不見他的臉，他捉着我的那隻手，却在那裏發抖。他聽了說道：「你若是這樣作法，我永遠不放你出去。」我就答道：「你不放我出去，我就死在這裏。」他說道：「我以後小心，不留利器在你手上了。」我答道：「到了沒法的時候，還有一個法子；只要有膽的人，就敢用——我可以餓死。」他答道：「算了罷，我們想個和平辦法罷。我登時放你出去，說明你並沒失身。」我說道：「我流血報仇。」他說道：「你若是存了這個意思，倒不如就住在這裏；你要什麼有什麼，你若是要餓死，那是你自己之過。」說完，他走了，我還聽見開門關門的聲音。到了翌日，白天同晚上，他都不來，我只好祈禱上帝求早死。到第二天晚上，聽見門開了，我就起來，聽見那人說道：「你想好了麼？我看，我是很慷慨的了；我原是不大理奉清淨教的人的，不過我待他們還是公道的，臉上長得好的

奉清淨的人，是更要待他好點了。我只要你對着十字架發誓，出去一字都不提，我就放了你。」我聽見這話，氣極了，答道：「說什麼十字架！我發個誓，無論你應許我什麼，無論你怎樣恐嚇我，無論你用什麼酷刑，我是要說的；我對着十字架發誓，要到處播揚你拐騙良家子女，是個殺人的兇手，是個無恥的懦夫；我對着十字架發誓，要布告天下人，請他們同我報仇！」他恐嚇我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法子，叫你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就是你說了，也沒人相信。」我聽了，狂笑。他說道：「我給你一天一夜，再去細商；你只要答應了不說，富貴名位，你都可以有；你若是要說，我要叫你一生沒臉見人。」我就喊道：「你作這種事麼？」費爾頓，我那時疑他是瘋了。他答道：「我要作這件事。」我說道：「你走罷，不然，我要撞牆了。」他說道：「隨你的便。我給你想明晚。」他走了之後，我倒在地，生氣得很，沒得好咬，只好咬地毯。」費爾頓很被這番話感動了，密李狄看見，十分得意。

第五十七回 末了一段把戲

再說密李狄看了費爾頓一會，又說道：「我那時有兩三天沒吃飯，難受到了不得，覺得額上有塊重東西壓住，眼前一片雲霧，人是半迷半醒的；到了晚上，我弱極了，常常暈過去，那時我只盼望死。有一次，我暈倒了，彷彿聽見門響，我又醒過來；要害我的人，又進來了，後頭還跟着一個人，兩個人都戴了面具。那一個人聲音行動，我是認得的。他先說道：『我要你應許我的事，你怎麼樣？』我答道：『我們奉清淨教的人，心腸是不會改變的；我的主意，一點也沒變。我心裏記着的仇恨，是忘不掉的，總要在上帝面前，同在人面前，辦你的罪。』他說道：『你的獸氣，還沒有改麼？』我說道：『我對天發誓，將來天下都要知道你的罪，我非把你辦了罪不算。』他大聲喊道：『你是個妓女，你將來要受你應得之罪；我把你當作罪犯，刺了花，你還有什麼臉見人。』隨即向跟來的人說道：『劊子手，辦你的事。』費爾頓道：「這人是誰，你告訴我。」密李狄不去管他，說道：「我哭也不中用，我喊也不中用；劊子手捉住我，拿繩子把我捆了，我哭到說不出話來，掙脫也無用；我忽然大喊

起來，因為劊子手拿燒紅的鐵，同我刺了花。」說到這裏，密李狄露了胸口同肩膀，指把費爾頓看，說道：「費爾頓，你看看，這就是他們在一個柔弱無罪的女子肩膀上，刺了這朵花，你要會看壞人的心，不然，你就被他們騙了。」費爾頓說道：「但是這是個蓮花瓣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他們的手段，毒極了；他們若是刺的英國記號，我自然會去告他們，問他們這是那一個公堂刺的；他們刺了法國的記號，叫我何處訴冤？」費爾頓聽到這裏，全被密李狄迷住了，登時跪在她面前。刺花不刺花，他也不管，以為這個女人，真是德性全備，被人陷害，受了折磨的。

他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你恕我無罪，你恕了我的罪。」密李狄一看，就知道這個人着了迷，滿臉都是憐憫戀愛的意思；密李狄道：「我恕你什麼罪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恕我無知，幫着人來收拾你。」密李狄伸出手來，費爾頓盡情的親了手，密李狄看着他微笑。費爾頓是個奉清淨教的人，戀愛之中，却帶點尊敬崇拜之意；親完了手，又去親腳。密李狄裝出醒悟過來的樣子，把胸口遮蓋了，等費爾頓說話。等了一會，費爾頓問道：「有一件事，你却沒告訴我；那個分付劊子手刺花的人是誰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難道你還猜不出，還要我告訴你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難道就是那個大反叛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，就是那個害英國的人；他同真教最反對，專好拐騙婦女的。他現在無緣無故的，叫英

國去同法國打仗；這個人，今天保護耶穌教人，改天他又殺他。」費爾頓恨極了，喊道：「你說的是巴金汗公爵！」密李狄故意把頭藏在兩手上，彷彿不要聽這個名字的樣子。費爾頓喊道：「巴金汗謀害這個無辜的女子，老天呀，難道他還不是罪惡貫盈了麼？還不去叫他死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總要自己出力，然後上帝來助力。」費爾頓道：「用人力先去罰他，然後讓天去罰他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的權力甚大，人家都怕他，不敢動手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不怕他，我一定不饒他！」密李狄聽了，覺得十二分的高興。

費爾頓道：「我的恩人威脫世爵，同這件事有什麼相干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慷慨好義的人，往往受惡人的騙。我有一個定了親的丈夫，彼此都很相戀愛的；他的爲人，同你一樣，是個誠實慷慨不過的人。我脫離之後，就把事體都告訴他；他深知我的爲人，他聽了，很相信我的說話。他原是個貴族，也敵得過巴金汗，他一言不發，拿了一把劍，穿了一件罩袍，一直就走到巴金汗公爵府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不錯的，只有這一個法子；不過他應該拿把小刀去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誰知巴金汗已往西班牙，去商議兩國結婚的事，我的丈夫就回來了，說道：『這個人暫時走了，我就要同你成親；威脫世爵是會保護自己及老婆的名譽的。』」費爾頓喊道：「威脫世爵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我的丈

夫，就是威脫世爵。你現在明白了。巴金汗去了有一年，他回來的前一個禮拜，我的丈夫威脫世爵死了，家產全留下給我；他怎麼樣死的，只有天知道。——我並不說是有人謀害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這件事體，太慘了，太慘了！」密李狄道：「威脫世爵死了，並沒把我們的祕密事告訴他的胞兄；我們夫婦，原約好的，等到報仇的時候，纔把那祕密的事體告訴他。你的恩人，就是現在的威脫世爵，很不願意他的兄弟娶我，因為我是個窮家女；因為有了我，他為兄的不能承受家產。我就從來不望他來保護我，我就往法國，原想在法國過日子，但是我的產業，全在英國；英法兩國開了仗，來往不通，不能寄錢來，我只好回到英國。六日之前，我在波士木地方登岸，巴金汗不曉得怎麼樣就打聽得我回來了，他一定告訴了威脫世爵。我的夫兄同我很不對，公爵一定告訴了他，說我是個刺了花的罪犯；咳，可惜我的丈夫死了，不能設常在我的身邊保護我。威脫世爵聽了別人的話，自然是相信的，故此把我監禁在這裏。後來的事，你是知道的了。後天他們就要辦我一個流罪，流到遠處去了；這個法子，是想得極周密的，我的名譽，是不能挽回來的了。費爾頓，你想想看，我還有什麼法子，只有死的了！我求你把刀子給我罷！」說到這裏，裝出力不能勝的樣子來，暈倒在費爾頓手上。費爾頓戀愛得沒主意了，把女人抱得很緊，說道：「不要死，不要死！你活着，還有戀愛你尊敬你的

人呢！你的仇還要報呢！」密李狄一隻手輕輕的去推他，兩隻眼不動的看他；他把密李狄抱得更親近。密李狄閉了眼，說道：「死了，死了；我寧死不受辱！費爾頓，我的兄弟，我的朋友，你讓我死罷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不要死。仇是要報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費爾頓，我活了，不過叫親近我的人難過，不如死了。」費爾頓盡情的同她親嘴，說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在一處死，在一處活罷。」

這個時候，聽見有人敲門，密李狄把他推開了，說道：「別響，有人偷聽我們說話；有人來了，不好了！」費爾頓道：「不是的，不過是看守的兵，來報換班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去開門。」費爾頓開了門，看見是守兵的隊長，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守兵道：「你分付我，聽見有人喊，叫我開門；我聽見你喊，我就來開門，纔曉得門是在裏頭關了的，我只好去找隊長。」隊長說道：「他找我，我就來了。」費爾頓糊塗了，說不出話來。密李狄看見不妥，趕快裝出個樣子來，去幫他；登時跑到桌子邊，搶了桌上那把刀，喊道：「我要尋死，是我的事，你攔我做什麼？」費爾頓看見了，大喊起來；忽然聽見過道上一片冷笑之聲，威脫穿了睡衣，來到門口，手裏拿了一把劍，說道：「我們看到最末了一段把戲了！費爾頓，你曉得這幾段的戲，果不出我之所料；你們不要害怕，不會流血的。」密李狄曉得機會到了，要造作出真要尋死的樣子，給費爾頓看，大喊道：「血是要流的，逼死無辜人的仇，將來是

要報的！」說完就拿刀子，向自己前胸一刺。費爾頓喊了一聲，走上前去救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密李狄已經刺了自己；不過她很小心，把刀尖向乳罩的鋼片去刺，刀尖閃開了，只傷了一點皮膚，登時衣裳却沾了血，假裝暈倒地下。費爾頓從她手上奪了刀子，很有怒氣的向威脫說道：「爵爺，你叫我看管的女人，自刺死了。」威脫道：「費爾頓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能死得這樣容易，你到我房裏等我。」費爾頓還要說話，威脫道：「聽我分付，你去罷。」費爾頓很不願意的出去了，把刀子也拿去了。威脫當下喊了女僕來，分付她去伺候密李狄，自己出去了。他雖然不相信她會自盡，恐怕傷重了，叫人趕快去喊醫生。

① 蓮花瓣 (Fleur-de-lis)

法國皇室的記號。

第五十八回 逃走

再說威脫說密李狄自刺之傷，不至十分危險，却也不錯。威脫一走之後，密李狄見左右無人，只有伺候她的鄉下女人，她就睜開兩眼看看，裝出受傷甚重的樣子來。那個女人，被她騙了，全夜在房裏伺候。密李狄一個人在那裏想，知道費爾頓是相信她受傷很重的了，假使有個仙女下凡告訴他，說密李狄的行爲，是假裝出來騙人的，他也不能相信的了；只要騙得過費爾頓，就可以望同他串通逃走了。只怕威脫疑心費爾頓，連費爾頓都要看管起來，事體恐怕就有點不妙。

早上四下鐘，醫生來了，看見受傷的地方，已經起首合口，脈動如常，知道是並無大險；到了天亮，密李狄裝作一夜沒睡，要去安歇，就叫伺候的女人出去了，盼望費爾頓來看她。到喫早飯的時候，還沒進來。只剩一天了，心裏害怕威脫犯了疑，不許費爾頓來；威脫說過了二十三，就要送她上船，今天已是二十二了，早飯沒喫什麼，中飯仍舊送來；看見換了看管的人，心裏又怕，打聽了，纔知道費爾頓一點鐘前，騎馬出門了。又問威脫在那裏，看管的人說，威脫分付過，如果密李狄要見他，

他就來；密李狄說覺得很不舒服，不想見他。等到看管的人擺好了中飯，出了房門，密李狄從牀上起來，在房裏走來走去，怒容滿面；倘若那把刀子還在桌上，她一定是把刀子藏在身上——不是去殺自己，是要殺威脫。六點鐘的時候，威脫進來，身上是披了甲，帶了兵器，看了密李狄一眼，他就曉得密李狄想什麼，說道：「你今天不能殺我。你沒有兵器，我是有預備的了。你想法子去牢籠費爾頓，他已經上你的當了，你再不能看見他的了；你沒什麼法了，你去把東西收拾收拾，明天就要上船。我原想叫你二十四動身的，我看還是早點走好，明天我就請巴金汗簽字。你到船上去的時候，路上若是同人講了一句話，我分付護送的人，把你打死；到了船上之後，船主不准你同人說話，你就不能說；你若犯了這個規條，是要把你摔在海裏的。我今天沒什麼話同你講了，明天我來同你送行。」說完，走了。密李狄聽了，十分發怒。晚飯送進來了，密李狄雖然不想喫，却勉強喫了好些，爲的是若有機會逃走，是要費點精神氣力的。

到了晚上，天色很不好，天際浮雲飛動，遠遠的閃電；到了十點鐘，風雷大作，忽然聽見有人敲窗子之聲，電光一閃，彷彿有個人在鐵條外邊。密李狄走到窗口，喊道：「費爾頓，我有救了。」費爾頓說道：「別響，我要鋸斷鐵條；你要小心，不要讓人在門外看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房門的鐵條，今天

他們拿板釘了，外面看不見房裏。我在這裏，可以幫你的忙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你不能幫忙。你要把窗子關了，你穿好衣服，倒在牀上，等我預備好了，我再敲窗。你能殼跟我走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能殼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的傷怎樣了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還覺得疼，却還能走。」費爾頓道：「睡下，留心聽我的暗號罷。」密李狄關了窗子，滅了燈，睡在牀上。雖然那時候是風雷交作，鋸聲還聽得見的；一閃電，還看見費爾頓的影子。

密李狄睡在牀上，等了一下鐘；聽見門外過道有點聲響，就十分害怕。等了這一點鐘，彷彿是等了一年。再等一會，聽見敲窗，密李狄從牀上跳下來，開了窗子，看見鋸斷兩條鐵條，一個人很可以穿過了。費爾頓道：「你預備走了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預備好了。要帶東西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如果沒有錢，可以帶點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幸而還有點錢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很好。我自己的錢，都花完了去僱船。」密李狄把錢交給他，說道：「錢在這裏。」費爾頓拿了那口袋錢，捧在牆外地下，說道：「你來罷。」密李狄站在椅子上，伸出頭，往窗子外一看，看見一個繩梯，掛在鐵條上，費爾頓懸在那裏；看見底下一片黑暗，不禁打個冷戰。費爾頓道：「我就恐怕這一層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不要緊。這不算什麼。我下去的時候，就閉住眼，就不害怕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信得我過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信得過之

至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兩隻手，交加起來。」密李狄伸出手來，交加了；費爾頓拿手巾，先把手腕包好了，外用繩子一綑。密李狄很詫異的問道：「這是做什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你把膀子摟住我的頸頸子，我背你下去；安穩得很，你別害怕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身子很重，歪斜一點，我們兩個人都要摔下去，摔得粉碎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是個海軍的人，這種事我慣得很，你別害怕。」密李狄恐怕耽誤了時候，就如法辦了，掛在費爾頓身上。

費爾頓背了這個女人，一步一步的從繩梯而下；兩個人掛在繩梯，在狂風中，擺來擺去。忽然費爾頓停住了，密李狄問是什麼事。費爾頓道：「別響，我聽見脚步聲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讓他們窺破了！」停了一會，費爾頓道：「不相干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什麼聲響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不過是巡兵巡查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巡兵在那裏？」費爾頓道：「就在底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恐怕他們看見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沒有閃電，是看不見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們許碰着繩梯。」費爾頓道：「繩梯盡頭，離地還有六尺呢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聽見他們的聲音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別響。」他們兩個人懸在那裏，離地還有二十尺，動也不敢動，呼吸也不敢，聽見底下的巡兵說話，兩個人掛在那裏，非常害怕。等了一會，巡兵走得遠了，說話漸漸聽不見了，費爾頓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安穩了。」密李狄長歎一聲，暈過去了。費爾頓再

往下走，到了繩梯盡頭，原沒立腳的地方，他用兩手抓着繩梯盡頭，落到地下，低下頭，拾錢口袋，用牙咬着，走了出去。走到路上，一會就到海邊，他吹了號哨；等了五分鐘，有隻小船到了，船上有四個人。小船不能攏岸，費爾頓背着女人涉水，送到小船上，把女人放下來，自己也坐下了，說道：「你們趕快搖到大船上。」四個人拼命的搖，那時天色甚黑，岸上看不見這隻小船。費爾頓把繩子解開，去掉手巾，弄點海水，洒密李狄的臉；密李狄長歎一聲，睜開眼，問道：「我現刻在那裏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有了救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我看見天了，看見海上的波浪了，費爾頓，我謝謝你。」費爾頓摟住她。密李狄說道：「我兩隻手怎麼樣了？彷彿是擦破了？」費爾頓一面看着那兩隻手，一面搖頭。密李狄道：「我記得了，不要緊的。」回頭四圍的看。費爾頓道：「錢口袋在這裏。」那時已快到大船，密李狄問道：「這是個什麼船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我替你雇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送我到那裏？」費爾頓道：「隨便你要到那裏。我却先要到波士木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去波士木作什麼？」費爾頓笑道：「我還要去辦威脫分付的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你還不曉得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曉得，你講我聽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威脫很疑心我，要自己去看管你，打發我送信給巴金汗，請他在那張公文上簽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倘若威脫不相信你，爲什麼還要叫你去辦這件要緊事呢？」

費爾頓道：「我總算是不曉得信裏講什麼事，只要送給巴金汗，就是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這就要到波士木去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不能耽延的了，明早就是一十二三，巴金汗要帶了兵船動身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明天動身往那裏去？」費爾頓道：「往拉羅諸爾。」密李狄說道：「不能讓他去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請放心，他萬去不了。」密李狄聽了，滿臉高興，她曉得巴金汗要死在費爾頓手裏；密李狄道：「費爾頓，你救了英國了。如果你因為這件事死了，我同你一道死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別響，我們到了。」

到了大船邊，費爾頓扶密李狄上梯子，到了船面，費爾頓說道：「船主，我同你談的，就是這位夫人，請你送她到法國去。」船主道：「要一千個畢士度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不錯的，我已經付過五百了。」船主道：「不錯。」密李狄在口袋裏拿錢，說道：「這裏還有五百。」船主道：「那五百，就等到了布朗纜付，我先不拿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們過海峽，安穩麼？」船主道：「安穩的很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若是說話不失信，我給你一千個畢士度。」船主道：「夫人慷慨得很，但願我裝的客人都同你一樣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要先把我送到某地方，我先登岸。」船主發了號令，早上七下鐘，船就開行。在路上的時候，費爾頓把昨天的事體告訴密李狄，說是原要先到倫敦的，他却並沒去，先雇好了

船，晚上回來，爬上牆，把繩梯掛好了，以後的事，是不必說了。密李狄原想再去激動他的，後來想想，這個少年是勇往直前的瘋子，可以不必再激動的了。於是兩個人定了計，密李狄要在船裏候他，候到十點鐘；到了時候，還不來，他們先開船走。約到在法國比東地方一個庵裏相見。



第五十九回 行刺

再說費爾頓拿着密李狄的手，親了一嘴，同她辭行，還說了不久相見的話。自外面看去，費爾頓此時無異常人，留心看他，纔覺得兩眼露出兇光，臉色死白，神色很不安靜，像是要作兇險事的。他在小船上，還不停的兩眼回頭看密李狄，密李狄在大船上，以目相送，兩個人都曉得，現在不怕了，沒人來追趕了。費爾頓登了岸，把帽子拿下來，擺了幾下，同密李狄辭行。他走了百餘步，下了山，回頭只看見大船的桅尖，他就一路向波士木走；一路走，一面想起近兩年的事體，覺得巴金汗的罪，擢髮難數，專論密李狄一件事，巴金汗就死有餘辜，越想越怒；他想到密李狄，却越想越戀愛，敬之如神；再一想，如果他現在想作的事，萬一失手，密李狄一定又要落在仇人之手了，想到這裏，什麼險他都肯冒了。

那天早上八點鐘，他到了波士木，街上的人很多；那些軍隊，都打着鼓，飛着旗，往碼頭走。費爾頓就到海軍衙門，滿身都是塵土，臉色很不安靜；守門的人，原不許他進去的，他拿出威脫世爵的

信來守門的人知道威脫同巴金汗是最要好的，看見信，就讓他進去。到了大廳，有一個人進來，好像是連夜騎馬趕到的，纔下了馬，那馬就倒在地下了。他同費爾頓兩個人，都是立刻要見公爵的。費爾頓說出威脫的名字來，那個人不肯說，要見了公爵纔說。白得理先領費爾頓去見，叫那個人等着，那個人着急的了不得。白得理領費爾頓到了一間房子，那時巴金汗公爵纔洗澡出來，白得理開了門，說道：「費爾頓要來見爵爺，帶了威脫世爵一封要信。」公爵道：「有威脫的信麼？叫他進來。」費爾頓進去了，看見公爵正脫一件長袍，穿上一件珠子作扣的藍絨外衣。公爵道：「我請世爵今早來的，爲什麼他不來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世爵分付我，叫我同爵爺說，他今早有點事，自己不能來了。」巴金汗道：「是的。我曉得他那裏有個很要緊的罪犯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來就是爲這個罪犯。」公爵道：「你有什麼說的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我只能同爵爺一個人說。」公爵道：「白得理，你出去，不要走得太遠，我一會還要你來。」白得理出去了。公爵道：「現在沒人了，你可以說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有一天，威脫寫信把爵爺，爲的是要流一個女人，名叫巴格生。」公爵道：「有的。我回信說，他只要把公文送來，我就簽字。」費爾頓道：「公文在我這裏。」公爵就從費爾頓手上把公文拿過來，看了一看，擺在桌上，拿起筆來，正要簽字，費爾頓道：「我得罪了，爵爺可曉得，巴格生不是那

個女人的真名姓麼？」公爵拿筆沾了墨水，說道：「我曉得的。」費爾頓道：「看來爵爺是曉得她的真名姓？」公爵沾好墨，正要在紙上寫，說道：「我曉得。」費爾頓臉上露出死灰色，問道：「爵爺既然曉得她的真名姓，還要簽字麼？」公爵道：「自然。如果再簽一趟，我也是簽的。」費爾頓說道：「我不相信爵爺曉得這事與威脫夫人相干。」公爵道：「我曉得很清楚的。我倒覺得奇怪，你爲什麼也曉得？」費爾頓道：「爵爺一點都不遲疑，就要簽字麼？」公爵有點不耐煩，很有驕蹇的意思，說道：「你問的話，問得很奇怪，我可不答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爵爺一定要答我話。事體是很要緊的。」巴金汗以爲是威脫叫費爾頓這樣問的，只好同他客氣點，說道：「我簽這個字，是一點都不遲疑的。威脫同我都曉得，這個女人犯了死罪，現在只辦她一個流罪，算便宜她了。」說完了，又去簽字。費爾頓走進一步，說道：「你不能簽這個字。」公爵道：「爲什麼就不能簽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你問問自己的良心罷，不要冤枉了這個女人。」公爵道：「把她送到太班去絞了，那纔算不冤枉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曉得的，她是個最無害的仙女，我要你放了她。」公爵道：「你瘋了麼？同我說這種話！」費爾頓道：「爵爺恕罪。我說的話，都是我知道我應該說的；爵爺，你辦了這個無辜的女人，你要小心呀。」巴金汗喊道：「你這個人，來恐嚇我麼？」費爾頓道：「爵爺，不是的。我求你細想想我的

話。你曉得，杯子已經裝滿水，再加一滴，就要流出來的；罪惡貫盈的人，再走錯一步，就要受罰的。」

公爵道：「費爾頓，你出去罷，你算是被我拘押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要聽我說到底。你騙了這個少年女子，你強姦了她；你要盡力的幫她，你放了她，我就不求別的了。」公爵很詫異的說道：「你不求別的了？」費爾頓此時心已亂了，說道：「爵爺，你要小心；你犯的罪多了，通國的人，無不恨你。你幾乎篡了王位，天人共怒的了。天自然有罰你的時候，我現在就要罰你。」巴金汗向着門走，說道：「這個太難了！」費爾頓攔住他，說道：「我再求你簽一紙公文，把威脫夫人放了。你要記得，這個女子，是你害過她的。」巴金汗道：「我再叫你出去。不然，我喊親兵來，把你鎖了。」費爾頓搶上前，站在公爵同手鐘之間，攔住，不許搖鐘，說道：「不許你喊人。」又說道：「你要小心，你在天的掌握中了。」巴金汗大聲的喊道：「我在惡鬼的掌握中了！」喊得很響，是要親兵知道。費爾頓拿了一張紙，遞給公爵，說道：「你簽字放了威脫夫人。」公爵道：「你逼我簽字麼？你瘋了！白得理，你在那裏？」費爾頓道：「你簽！」公爵道：「不能簽。」費爾頓道：「你不簽麼？」公爵一手摸劍，一面喊道：「外間有人麼？」費爾頓動手得快，不讓公爵拔劍，拿了小刀，跳上前。

白得理進來，說道：「爵爺，法國來一封信。」公爵聽了這句話，什麼都忘了，說道：「法國來的

麼？」費爾頓趁這個機會，一把刀子，就刺去，刺得很深，幾乎刀把都全進去了。巴金汗喊道：「哈，反叛，你刺死我了！」白得理喊道：「殺人呀，殺人呀！」費爾頓四圍一看，找路逃走，就從房門逃出去，跑到樓梯口，正碰見威脫。威脫看見他臉白神亂，身上有血跡，一手就叉住他的咽喉，說道：「我曉得的！我猜着的！可惜我來遲了一步。」費爾頓動也不動。威脫把他交給親兵，就跑到巴金汗房裏。當下那個走了一夜，同時要見公爵的人，在房外聽見公爵喊，白得理喊救，也跑到房裏，看見公爵倒在榻上，一手去壓着傷口；公爵看見那人進來，聲音很弱的問道：「拉波特，王后叫你來的麼？」拉波特說道：「是的。我沒來得太遲麼？」公爵道：「別響。有人聽見。白得理，不要讓許別人進來。老天呀，我快死了。王后同我說什麼話？我恐怕都來不及曉得的了。」說完了，靠在榻上，不省人事。當下威脫世爵，還有許多官兵，同公爵的手下人，都進了房。這個新聞，不到一會，通城都知道了，還放了一口礮，衆人都知道是出了不測之事。

威脫世爵悔恨得要死，說道：「我只來遲了一分鐘，真是不幸得很。」原來當天早上七下鐘，就有人報告，說有一道繩梯，掛在窗外，他登時跑到密李狄房裏，一看，窗子開了，鐵條鋸斷了，犯人也跑了，他就想起達特安送他的信，恐怕公爵有險，就跑到馬房，騎了一匹馬，跑到海軍衙門來，到

了，就跑到樓上，一上樓，就碰見費爾頓。

再說公爵那時並沒死，慢慢醒過來，睜開眼，說道：「諸位請便。我要同白得理、拉波特說話。威脫，你來了麼？今早你派了一個很古怪的送信人來，你看他把我刺了。」威脫道：「我永遠不能饒我自己的了。」巴金汗道：「你說得不對。你先出去，讓我同這個人說幾句話。」威脫滴下許多眼淚來，走出了房，只剩拉波特同白得理。拉波特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爵爺，你還可以活，你還可以活。」公爵說道：「王后同我說什麼話？你們讀給我聽，不要耽誤了。」拉波特拆了封，把信擺在公爵面前。公爵眼看不見，說道：「我看不清楚，你們趕快讀給我聽。」拉波特讀道：

爵爺：如果你還念我，還記憶我爲你所受之苦，我求你把兵散了，不要打仗；雖然你說是爲宗教動兵，有人說你是爲的戀愛我。我求你聽我所勸。現在這仗，不獨英法兩國受害，連你自己也有性命之憂。你要小心，有人謀害你的性命，只要你不同法國作對。我看得你的性命，是極其貴重的。

巴金汗拿出全副精神，來聽這封信，等到聽完了，很有點不滿意，問道：「拉波特，王后沒別的口信了麼？」拉波特答道：「爵爺有的；王后分付我說，請爵爺小心護衛；王后聽見說，有人要行刺。」

公爵很不耐煩的問道：「沒別的話了麼？」拉波達道：「王后還分付我說，王后還戀愛爵爺。」巴金汗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死了，她不當是死了個路人了。」回頭對白得理說道：「把裝金剛鑽的盒子拿來。」白得理拿了盒子來，拉波特認得是王后的東西。公爵又說道：「把釘珠花香囊拿來，——上面繡了王后名字的。拉波特，王后送我的東西，只有這兩件同那兩封信，你拿回去，送還王后。再拿我一樣東西，送去作記念。」說到這裏，兩眼四圍的看，快要死了，兩眼看不清楚，只看見費爾頓行刺他的那把刀子，血跡模糊，他抓着拉波特的手說道：「你就把那刀子拿去罷！」他把這幾樣東西擺在一堆，就不能說話了。再等一會，就從榻上倒在地下。白得理喊了一聲。看見公爵臉上却帶着笑容。這時候醫生到了，拿着公爵的手，等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死了，沒得救了。」白得理喊道：「死了，死了！」衙門的人聽了，個個慌張憂懼。

威脫找着費爾頓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！你曉得你作了什麼事？」費爾頓道：「我報了仇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你是串通了密李狄作的；我們不能讓這個女人再犯罪了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不懂你的話。我刺死巴金汗公爵，爲的是他不升我的官；你保舉我兩趟，他都不答應，我現在就是報這個仇。」威脫聽了，摸不着頭腦。那時費爾頓很害怕，怕的是密李狄自己來出首，同他一路死。他兩眼向海

上望，忽然打了一戰，原來他看見遠遠有一條船，就是要送密李狄到法國的那條船，臉上就登時變色，咬牙切齒，他知道上了密李狄的當，說道：「我要問一句話。」威脫道：「什麼話？」費爾頓道：「現在有幾點鐘？」威脫看表，說道：「差十分到九點。」原來密李狄比約定的時候早一點半鐘，就開船；她因聽見礮響，曉得是行刺的事成功了，先走爲妙；這時候那條船已到天涯，幾乎望不見了。費爾頓說道：「這是天意了。」兩眼還只管望那條船。威脫知道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你的夥計，不回來同你一處死的了。但是我應許你，她是走不脫的。」威脫下了樓，向碼頭走。

第六十回 找尋邦氏

再說英王查理第一聽見他所最喜歡的大臣，被刺死了，就怕拉羅諧爾的人不肯固守。紅衣主教的記載上說，英王得了這信，十分秘密，封了海口，不許船隻出口，預備自己的大兵，先行出海。巴金汗死後，查理自己料理發兵的事，那時丹國的欽差正要出口回國，也不能動身；荷蘭國的欽差也羈留住了。但是封口的號令，是公爵死後五點鐘纔頒發的，那時已經有兩條船先出口了，一條是送密李狄到法國的，還有一條，下文再叙。

現在追說法兵圍拉羅諧爾的事。一連好幾天，都沒動兵，路易覺得在營裏難受，打算要回去。聖遮猛離宮，過路易節，要徵服回去，叫主教撥二十名火槍手護送。主教很願意王上離開大營，自然是照辦的，約好九月十五回來。主教告訴了特拉維；特拉維曉得阿托士他們四個人很想回去巴黎，就派了他們四個。阿拉密接到秘密消息，說密李狄要到比東地方的一個庵。達特安聽見了，很替邦氏着急，阿拉密就立刻寫信給米桑，請她同王后說，叫邦氏離了那間庵，改到羅連，或

是比利時去。一個禮拜內，接到回信，說道：「我的表親：信內有我的姊姊發給的憑據一張，准她出庵；我的姊姊很喜歡邦氏，將來還要幫她忙的。」信尾簽着米桑的字，再看那張文憑，上面寫道「掌庵長老：見憑即將我所薦的某氏，交與執持此據之人。」底下簽着是王后的字，這些人聽了之後，都去同阿拉密開玩笑，說他的表親不過是個女裁縫，居然稱呼王后是姊姊。內中頗圖斯取笑得最利害。阿拉密急了，說：如果他們還是要取笑，他只好跑開，不幫忙了。他們以後就不提米桑兩個字了。他們得了這張憑據，因為在拉羅諧爾打仗，不能走開，也是沒用。達特安正想告假，忽然特統領派他們四個人護送王上，他們高興得很，先打發跟人們送行李，翌日他們動身，隨扈。主教送到某處。王上原想二十三到巴黎，路上却不時的逗留，臂鷹取樂，火槍營的人，都喜歡逗留解悶，達特安他們倒很着急。二十三晚上，到了巴黎，王上准了火槍手四天假，却不許他們到公衆的地方去。阿托士他們很高興。隨後特統領又加兩天假。

他們二十四下午五點鐘動身。達特安先說道：「我們這件事，看來還不甚難；只要兩天工夫，蹭踢兩三匹馬，我就趕到比東，交了信，把康士且領出來。我不送她到比利時，也不送她到羅連，我要領她回巴黎；主教在拉羅諧爾，倒不如把邦氏安置在巴黎的妥當。等到打完仗，王后念起我們

的功勞，那時我們所求必應的。我看，你們不如就在這裏，不必陪我遠行了；我帶了巴蘭舒，有兩個人，也設了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達特安，你要記得，比東是主教同密李狄約會的地方，你曉得密李狄到了那裏，那裏就要出禍的。若是你去只同四個男人相敵，也就罷了，你去對敵那個女人，不是頑的。我們帶了跟人陪你去，或者還可以敵得住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說得很可怕的，其實有什麼可怕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樣樣都是可怕的。」達特安看看他們，他們臉上都很有不放心的樣子，後來都沒話說。

二十五的晚上，到了阿拉士^①地方，下了馬，入店喝酒，見一個人從院子裏出來，騎了一匹馬，向巴黎走。雖是八月天氣，他披了罩袍；出門的時候，風吹罩袍，把帽子往上略移一移，那個人伸手去抓帽子，又戴低了些。達特安登時認得這個人，臉色變了，把酒鍾放下來。巴蘭舒道：「不好，我的主人得急病了。」阿托士三個跑去看，看見達特安正要上馬，阿托士問道：「你又要到那裏去？」達特安跳上馬說道：「那個人就是他，我一定要趕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是誰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就是蒙城人。他來了，總沒好事的。我第一趟碰見他，他就同那一個兇惡女人在一處。我碰痛阿托士的肩膀，同他吵鬧的那一趟，就爲的這個人。邦氏被擄的那一天早上，我又碰見這個人。今日又碰見他！」

又喊道：「我們都上馬，我們一齊去趕他！」阿拉密道：「等等，你要曉得，他騎的是新馬，走的路是同我們相反的，如何趕得上，由他去罷；我們要救邦氏，穀忙的了。」忽然有個馬夫，跑出來，要追那個人，說道：「他丟了這張紙。」達特安說道：「你把紙給我，我賞你半個畢士度。」馬夫給了紙，拿了錢，很高興的回馬房去了。達特安把紙打開，幾個朋友，很着急的問道：「說些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只有一個字。」阿拉密道：「那個字，許是地方名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阿們特，^④我從來沒聽過有這個地方。」阿托士道：「筆跡的確是那個女人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很好，我們記着，這半個畢士度，花得並不冤枉；我們上馬罷，我們上馬罷。」於是四個人上馬，向比東路上走。

① 路易節 (festival of St. Louis)

② 羅連 (Lorraine)

③ 阿拉士 (Arras)

④ 阿們特 (Armentieres)

第六十一回 比東庵

再說罪大惡極的人往往的漏網，密李狄這一趟從英國逃回來法國，却沒被兩國的巡船擊獲。她打法國去的時候，在英國波士木地方登岸，說是個避難的英國人，從英國逃回來的時候，在法國布朗登岸，她說是個法國女人。她身上原帶了最得力的護照：第一件，是美貌；第二件，是名貴態度；第三件，是肯花錢。她到了布朗，那鎮守府是個老頭子，見她很美貌，舉止又大方，一點也不留難，讓她登了岸。她先寫了一封信給主教，說道：「大人可以放心，巴金汗公爵永遠不能動身到法國的了。」寫的是二十五的日子。信下又加幾句道：「我就要動身到比東，在那裏候你來。」當天晚上就動身，路上在一個小店歇了。早上五點鐘又走，走了三點鐘，到了比東，問到庵的所在，見了掌庵的，交上主教的一件公文。掌庵的女長老請她到一間房裏，請她喫早飯。密李狄臉上安靜如常的，一點不露兇惡。

喫過早飯，長老進去見她，她就使出許多手段，叫長老歡喜。這位長老，原是貴人出身，最喜歡

聽宮裏的新聞。密李狄原在法國宮裏混過五六年的，就把許多宮裏的事體，及王后戀愛巴金汗等事，說得落花流水，要引長老開口；誰知長老聽了，只是聽，一語不發。密李狄看見這樣，便換了話柄，談主教，却不曉得長老的意思同主教怎麼樣，她就先去探聽。長老聽見她說起主教，只是點頭。密李狄大着膽，想法去探聽，就談起主教同代吉隆夫人及洛吾夫人戀愛的事，慢慢有點意思了。密李狄想道：「她聽了這些故事，倒沒什麼，即使他是個主教黨，也不見得是很崇拜主教的。」於是密李狄談起主教對待仇人之辣手段，長老聽了，畫個十字，却還不置可否；密李狄知道長老是王上的黨，不是主教黨，重新又談到主教酷烈政策。長老說道：「這些事，我都不大曉得；我雖然離宮裏很遠，不幸我們庵裏，倒有避難的，內中有一個，很喫了主教的虧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倒很可憐她。」長老道：「是該可憐的。這個女子，受過監禁，還有許多暴虐的事體，——也許主教不是亂來的。這個女子，面貌倒是無害的。但是看人甚難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原是的。若是上帝生的最好看的人，都會騙人的，我們去相信什麼人呢？我這個人，總是一生受人騙的了；我看見可憐見的人，我是表同情的。」長老道：「據你看來，這個女子，是無罪的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却有一樣：主教雖然懲辦有罪的人，但是有德之人，他有時也要辦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你這句話，說得有點奇怪，我却不大懂。」密

李狄道：「什麼奇怪？」長老道：「主教派你來的，你是主教的朋友，但是……」密李狄道：「我還
 要說他的壞話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却沒說他的好話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可惜他不是我的朋友，倒是我的
 仇人。」長老道：「這封信裏，主教叫我照應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叫我到這裏，不過是把我監禁起
 來，等他派人來放我。」長老道：「你爲什麼不逃跑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跑到那裏呢？只是主教要尋
 我，隨便跑到那裏，都是跑不脫的。倘若我是個男人，自然還有法子好想，我是個女人，只好罷了。你
 剛纔說的那個女人，她想法子逃跑麼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女人的事，是兩樣的。她爲的是有戀愛的
 事，羈留住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她若是有戀愛的事，那還算不了十分不快活。」長老道：「看來你也
 許是有人要收拾的。」密李狄歎道：「是的。」長老忽然想起來，問道：「你不是反對真教的人麼？」
 密李狄道：「我不是奉耶穌教的。我可以對天發誓，我是個最相信天主教的人。」長老微笑道：「你
 不要害怕。你在這裏，沒有什麼難受的；我們總要想出法子來，叫你過的好日子。況且那個女人，你
 總要會着的，她是很招人愛的，總算同你是同病相憐，一定處得來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她叫什麼名
 字？」長老道：「有一位大家夫人送她來的，喊她作吉第。她別的名字叫什麼，我就不曉得了。」密
 李狄喊道：「她叫吉第，當真的麼？」長老道：「是的。你認得她麼？」密李狄想到那個女人許是她

的女僕，不禁微笑；後來滿面怒容，再過一會，又裝出慈善面貌來，問道：「我幾時可以見她？我很着急的要相見。」長老道：「等等就可以見。不過你跑了四天的路，今早起得又早，你先去歇歇罷。等到喫飯的時候，我再喊你。」密李狄原不要睡的，聽了長老的話，只好先去歇歇，養養神。於是同長老告辭出來，倒下去睡。她想起拿吉第來報仇，心裏極高興；又記起主教應許她的話，她已經替主教把仇人殺了，達特安的性命，是在她手上的了。只有一件事，她却很放心不下，她以為德拉費伯爵早已死了，誰知還未有死；伯爵同達特安是好朋友，一定是兩個人同謀破主教的密計，收拾達特安的時候，就可以拖累伯爵；想了許多妙計，心裏十分高興，就睡着了。

後來有人喊醒她，看見長老站在牀邊，旁邊還有一個少年女子，長得很細的，密李狄却不認得她。兩個人的相貌，都是很美的，密李狄却來得名貴些。長老同他們引見了，就出去，那一個女子也想出去。密李狄道：「你不要去，你陪陪我，我很想同你作朋友，請你等等，同我談談。」那女人道：「你很乏了，要好好的歇歇，我不要再驚吵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睡穀了，醒來很舒服，你陪陪我罷。」說完伸手去拉她，請她坐下了。那女人說道：「真是不幸得很，我在這裏有六個月了，沒得一個人談談，你現在來了，我却要出庵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要走了麼？」那女人很高興的說道：「是的。」

密李狄道：「我聽說你是受了主教的害，到這庵裏來的；我們是同病相憐了。」那女人道：「你也受主教的害麼？長老的話不錯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別響。我們雖在這庵裏，也不好大聲說他；我所受害，都爲的是同一個我所親信的女人，話說多了，誰知她反去謀害我。你也是被人謀害的麼？」女人道：「不是的。我是忠心被害。有一個女人，我是很忠心於她的，我肯捨性命爲這個女人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她丟開了你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我當初以爲她忘記了我，丟開我了；前兩三天，我纔知道，她並沒丟開我。不然，我心裏是要很難受的。但是我聽見說，你原可逃跑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既無朋友，又無銀錢，叫我跑到那裏？況且這個地方，我從沒來過。」女人道：「你心地這樣好，相貌這樣美，隨你跑到什麼地方，都是有朋友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雖是這麼說，我也還是免不了受人謀害。」女人道：「你要信天呀！到了時候，你作的好事，自然是有好報的。好在我們見了面，我雖然是不能幫你的忙，我却有幾個有力量的朋友，等我出了庵，我請他們幫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剛纔說我被收拾，並不是因爲我沒得朋友；不過這班朋友，都是怕主教的。就是王后自己，也不敢同主教相抗。我曉得的，得罪了主教的人，王后想救，也救不來。」女人道：「你請放心，王后有時似乎不能相救，等到了機會，王后還要設法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王后是個好女人，你說的話，我都很相信。」那女

人很高興的說道：「王后是個極好極美的女人，你也知道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同王后不熟，我却認得王后的幾個心腹；我認得普唐，在英國會過杜薩特，我還認得特拉維。」女人道：「你認得特拉維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同他很熟的。」女人道：「火槍營的統領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女人道：「我同你要作好朋友，你認得特拉維，一定到過他府裏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常去。」原來他造這個謊，是要騙那女人多說話，打聽消息。女人道：「你常到他府裏，你一定碰見過幾個火槍手。」密李狄覺得漸入佳境了，說道：「特統領請到府裏喫飯的那幾位火槍手，我都碰見過。」女人道：「你把你碰見的幾個姓名，說把我聽，也許有我也認得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會過的是某人某人。」女人道：「難道你沒會過阿托士麼？」密李狄聽了，臉變了色，渾身的發抖。女人說道：「什麼事，我沒說出傷你心的話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是的。你說的這個名字，原是我的朋友；我覺得奇怪，你也認得他。」女人道：「我認得他，還認得他的朋友頗圖斯，阿拉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認得。」女人道：「他們都是有膽子有義氣的人，你如果認得他們，爲什麼不請他們幫忙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同他們不很熟的，不過我有個朋友，叫達特安，倒同他們很熟。他常同我談起那幾個人。」女人問道：「你認得達特安麼？」看見密李狄臉上露出怪樣，女人又問道：「你同他什麼稱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

過朋友罷了。」女人道：「不是的，你是他的相好！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纔是他的相好！」女人道：「我麼？」密

李狄道：「是的，你是他的相好，你是邦那素的老婆。」女人聽了，害怕起來，往後退。密李狄道：「你

不必賴了，你是他的相好，是不是？」女人道：「是的，不錯，我同你是敵手了。」邦氏說完了，看見密

李狄臉上變得十分兇惡，很害怕，原想走開，但是醋意發作，特爲不走，說道：「我要問你，你作過他

的相好沒有？你現在還是他的相好不是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是的，從來沒作過。」她說得很親切的，

邦氏也相信了，說道：「我信你的話。爲什麼我剛纔談起他，你就叫起來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還不曉

得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我怎麼會曉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因爲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同我說過許多祕

話。」女人道：「是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故此我很知道你的事：從前你如何在聖遮猛被人擄了，

他如何的着急，他同他的幾位朋友，如何的各處找尋。我現在無意的碰着你，自然是覺得詫異的。

他同我常談你，他戀愛你的很，還叫我戀愛你；康士旦，我居然找着你了。」說完，就摟邦氏。邦氏信

以爲真，當她是極可靠的朋友了，說道：「我得罪你的話，你不要見怪。」密李狄原想把邦氏登時

就弄死了的，不過這個地方，不好下手，就裝出笑臉來，說道：「我找着你，高興極了；讓我看，達特

安對我說你的面貌神情，一點也不錯，我爲什麼一見你，還不認得。」邦氏却看不出這副笑臉，藏

着許多毒計，邦氏道：「看來你曉得我所受的苦了。他自己所受的苦，是已經告訴過你的了；不過我爲他受苦，倒還覺得快活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自然是快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心裏想別的。邦氏道：「幸虧我的災難滿了，明天他就來了，也許今晚就到。」密李狄聽了，大驚，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盼望着接他的信麼？」邦氏道：「我知道，他自己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達特安自己來麼？」邦氏道：「是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沒有的事，他在拉羅諧爾地方打仗，打完仗，纔能殼來。」女人道：「你自然是這樣想。不過我的達特安，有膽子，沒有辦不來的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相信。」邦氏一點都不疑心，高興的很，把信送給她，說道：「你看看這封信。」密李狄見了信，心裏想道：「這是施華洛夫人的筆跡，我常常疑心她傳遞消息的。」密李狄讀信道：「我的好孩子，你預備動身；我們的朋友，就來見你，把你放了。我們有膽子的喀士剛，很可靠；你告訴他，有幾個人因爲他預先送信，很感激他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是不錯的。你可曉得預先送信的話，是怎麼講？」邦氏道：「大約說的是主教的詭計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許是的。」說完，往後靠，在那裏想。

這個時候，聽見路上有馬蹄聲。邦氏跑到窗子看，說道：「許是他來了。」密李狄很驚動，一點也動不得，說道：「真是他來了麼？」邦氏道：「不是的。這個人我從來沒見過，是到這裏來的，搖門

鈴了。」密李狄從牀上跳下來，問道：「當真不是達特安麼？」邦氏道：「當真不是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也許你沒看清楚。」邦氏道：「我只要看見他帽子的烏毛，或是衣裳的一塊，我就認得是他。」密李狄趕快穿了衣裳，說道：「你說這個人，來這裏麼？」邦氏道：「這時候，他已經進來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不是來看你的，就是來看我的。」邦氏道：「你爲什麼這樣不安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沒法子，主教是可怕的。」邦氏道：「別響，有人來了。」話沒說完，長老開門進來了，問密李狄道：「你是從布朗來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，有人找我麼？」長老道：「是的，有一個人，他不肯報名姓，說是從主教那裏來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要見我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他說他要同從布朗來的人說話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請你領他進來罷。」邦氏道：「難道這個人來送凶信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恐怕是的。」邦氏道：「我讓你去會這個人，等到這個人走了，你許我進來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自然，我要你來。」長老同邦氏出去了，只剩密李狄一個人，兩隻眼不停的看着門。聽見一陣登樓的聲音，脚步慢慢的近了，推開了門，進來一個人，密李狄見了，很高興，喊了一聲，原來這個人，是主教的偵探羅時伏伯爵。

● 普唐 (De Putange)

● 杜薩特 (Lujart)

第六十二回 密李狄之布置

再說密李狄看見羅時伏進房，喊道：「原來是你麼？」伯爵答道：「是我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你從那裏來？」伯爵道：「我從拉羅諸爾來，你從那裏來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從英國來。」伯爵道：「巴金汗公爵怎麼樣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他不是死了，就是受了重傷了；有一個奉清淨教的瘋子，行刺他。」羅時伏微笑，說道：「哈，這是偶然僥倖的一件事，主教知道，一定高興的；你告訴他了沒有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在布朗，寫信告訴他了。你來這裏作什麼？」伯爵道：「主教很不放心你，特爲派我來打聽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昨天纔到這裏。」伯爵道：「昨天以前，你辦的什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一點時候都沒糟蹋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曉得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曉得我在這裏碰見什麼人？」伯爵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猜猜。」伯爵道：「我猜不着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就是王后特爲從監裏放出來的少年女人。」伯爵道：「難道是達特安的相好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邦那素的老婆；主教尋不着她的蹤迹。」羅時伏道：「運氣真好。主教是個走好運的人無疑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同她兩面相遇，

你說奇怪不奇怪。」伯爵道：「她曉得你是誰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曉得。」伯爵道：「她全不認得

你。」密李狄微笑說道：「是的。我們現在是好朋友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真是個奇怪女人！」密李狄

道：「幸虧這樣。你曉得她要怎樣？」伯爵道：「她要怎樣？」密李狄道：「王后有命明天要放她。」伯

爵道：「是麼？誰來接她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就是達特安，同那幾個朋友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們總要把這個

人，關在巴士狄大監，纔得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懂爲什麼還不把他們關起來？」伯爵道：「主教

好像很喜歡這幾個人，我不曉得什麼意思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有這件事麼？」伯爵道：「是的。」

密李狄道：「羅時伏，你去告訴主教，就說我同主教在鴿子籠酒店說的話，那四個人，都聽見

了。你告訴他，他走過之後，有一個跑到我房裏，強逼我，搶了我的護照；你告訴他，這四個人，把消息

送給威脫世爵，那件事幾乎辦不成；你告訴他，爲首的是阿托士，達特安兩個人；你告訴他，阿拉密

是施華洛夫人的戀愛人，我們曉得他的秘密事，我們還可以利用他；至於頗圖斯，他不過是個大

獸子。這個人，我們可以不理他的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他們四個人，不是隨大軍在拉羅諧爾麼？」密李

狄道：「我原想他們是在那裏的，誰想邦氏得了施華洛夫人的一封信，邦氏這個獸子，給我看了，

我纔曉得那四個火槍手要到這裏接邦氏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却怎麼好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主教叫你

分付我辦什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叫我來取你的報告；你嘴說給我也好，或寫出來，也好，我得了報告，馬上就走。主教得了你的報告之後，另外有事分付你去辦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就在這裏等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在這裏也好，在附近地方也好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能同你一道走麼？」伯爵道：「行不得。營裏許有人認得你，於主教有點不便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就住在這裏，或在附近地方，就是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要給我曉得，好送信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許不能久在這裏。」伯爵道：「爲什麼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問什麼時候，我的仇人，都可以到這裏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若是不住在這裏，那個女人是要跑了的；你不曉得她跑到那裏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忘了，我現在是她的最好朋友了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可以告訴主教，說這個女人……」密李狄道：「請他不用煩心的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就是這句話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他曉得這句話怎樣講。」伯爵道：「是了。我怎麼樣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趕快回大營去；這些消息，你要趕快報告主教。」伯爵道：「我的馬車到了某處，車就壞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是頂好的事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聽了，爲什麼高興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要用車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怎樣走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騎馬。」伯爵道：「說得容易，有一千多里呢！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可以辦得了。」伯爵道：「辦是辦得了。還有什麼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到了某地方，可以打發車來，叫你的跟人來，同我帶信。」伯

爵道：「很好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帶了主教的公文麼？」伯爵道：「主教授我全權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就告訴長老說，或今日，或明日，有人來領我，請她讓我跟你派來的人走。」伯爵道：「曉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同長老說到我，總要詆毀我。」伯爵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裝作主教的反對黨，你這樣纔能堅邦氏相信我之心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明白了。你把報告寫好了，給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用不着了。我什麼都告訴你了。你好記性，你回去照說就是了。信件是容易遺失的。」伯爵道：「也好。你把住地告訴我，不要叫我通國的找你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等等，讓我想想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要地圖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用不着，這裏地方，我很熟的。」伯爵道：「什麼？你到過這裏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是在這裏生長的。」伯爵道：「是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有個生長的地方，是佔點便宜的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在那裏尋你？」密李狄道：「讓我想想，你在阿們特找我罷。」伯爵道：「阿們特在什麼地方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在力斯地方，只要一過河，就是外國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很好，不過你不是遇着十分危險，你不要過河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倘若過了河，我在那裏尋你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一定要帶跟人麼？」伯爵道：「不一定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的跟人，靠得住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很靠得住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把他留下，給我。沒人認得他，他在阿們特地方等，倘若我離開那裏，他可以告訴你。」

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把地名寫在紙上，恐防我忘記了；地方是不會洩漏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那可難說！你既然要，我就寫給你罷。」說完，寫給伯爵。

伯爵接了那塊紙，藏在帽子裏，說道：「我一路走一路把地名念熟了，紙塊丟了，也不要緊。沒別的事了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沒得了。」伯爵道：「讓我看，巴金汗死了，或是受了重傷；四個火槍手偷聽你同主教的密談；你到波士木，威脫世爵先得了信；阿托士同達特安，要關在巴士狄大監；阿拉密是施華洛夫人的情人，頗圖斯是個大獸子；邦氏是找着了；你要我的車，還有我的跟人；我去告訴長老，說是你得罪了主教；我去力斯岸邊阿們特地方去找你；對不對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錯的。你的記性很好。不過還有句話。」伯爵道：「什麼話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看見庵旁花園，同樹林很相近，你告訴長老，讓我在樹林裏走走，將來我許要從後門逃跑的。」伯爵道：「你什麼都想到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却忘了問我一句話。」伯爵道：「什麼話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沒問我要錢用不要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要多少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所有的金錢，都交給我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可以給你五百個畢士度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有這個數。你把你的給了我，我有了一千個畢士度，可以設了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你拿去罷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謝謝你，你幾時走？」伯爵道：「再過一點鐘。我還要喫東西，我的跟人，還

要替我找馬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請了罷。」伯爵道：「請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替我候候主教。」伯爵大笑道：「候候惡鬼。」

果然過了一點鐘，他就動身，五點鐘之後，在阿拉士地方走過；達特安是在阿拉士地方遇見他的。

第六十三回 太遲了

再說羅時伏纔走了，邦氏就進來，看見密李狄滿臉高興，很詫異；邦氏說道：「我聽說，你害怕的事體，就要出來了；不是今晚，就是明早，主教叫你去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的寶貝，誰告訴你的。」邦氏道：「我聽見送信的人說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過來，坐在我身邊。等等，我看看有人偷聽沒有。」密李狄站起來，開了門，看看過道，走回來，坐在邦氏身邊。邦氏道：「爲什麼要這樣小心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告訴你罷，剛纔送信的人，很有點爲難。」邦氏道：「你說的是主教打發的人，去見長老的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的寶貝，是的。」邦氏道：「難道他不是主教打發來的麼？」密李狄低聲道：「不是的。他是我的親兄弟。」邦氏喊道：「你的親兄弟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，你不要告訴別人；別人知道了，我是不得了，你也不得了。」邦氏喊了一聲。密李狄道：「你聽着我告訴你。我的親兄弟，原是來接我的，要用強硬手段，接我回去；半路上，遇見主教的人，我的兄弟就緊跟着他，到了無人地方，拔出劍來，要那個人把公文拿出來，那個人不肯，我兄弟把他殺了。」邦氏聽了，很害怕，說道：「可

怕得很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也是沒法。他把公文搶了，就冒名是主教派來的人；再等一兩點鐘，就有車來接我。」

邦氏道：「原來是你的兄弟派車來接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還有一層，你接的那封信，你以為是施華洛夫人的，原來是封冒名的假信。」邦氏道：「假信？沒有的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特為作封假信，叫你不要抗拒。」邦氏道：「達特安自己來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沒有這會事，他們都還在拉羅諧爾打仗呢！」邦氏道：「你怎麼曉得的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兄弟遇見幾個主教的人，假裝作火槍手，他們快要來了；你以為他們是好朋友，他們就把你捉回巴黎去。」邦氏道：「我聽見這些詭計，我都糊塗了，我要瘋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聽聽。」邦氏道：「是什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馬蹄聲音。我的兄弟就走了。我到窗子上去同他送個行。」密李狄開了窗子，羅時伏正跑過，密李狄喊了他一聲兄弟；羅時伏擡頭，看見兩個女人，對着他們擺擺手。密李狄裝出很親愛的樣子，又喊了他一聲，坐下了，在那裏想。邦氏道：「我該怎麼辦呢？你的閱歷比我多，你替我想個法子，我感激不盡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許猜錯的，達特安同他的朋友，也許來的。」邦氏道：「那是自然更好了，不過我恐怕沒有這個好運氣。」密李狄道：「全靠誰先到的了。如果達特安他們先到，你是遇了救了；如果主教

的人先到，你可無望了。」邦氏道：「如果這樣，我是沒得救了；這却怎樣好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倒不如先藏起來，看看來的是誰再說。」邦氏道：「我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這倒不難，我也先到一個地方躲藏，離這裏有數十里，等我的兄弟，我可以帶你同去，我們同躲在一處。」邦氏道：「他們不讓我走，我在這裏同監犯一樣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他們來找我，算是主教派他們來的；人家都不相信你願意同我一路去的。馬車停在門口，你站在車門，同我送行，我兄弟的跟人，是曉得的，他一使手勢，車就走了。」邦氏道：「倘若當下達特安來了，怎麼樣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那個——我們可以打聽出來的。」邦氏道：「怎樣打聽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容易的很。我兄弟的跟人，是很靠得住的，我叫他回來在比東打聽，他自然改了裝，守住這個庵；若是主教的人來了，他不出來，若是達特安來了，他自然領他們來。」邦氏道：「他認得達特安他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他在我家裏，見過達特安。」邦氏道：「是了，我還許有得救；不過我們不要躲得太遠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們躲的地方，不過離這裏七八十里；我們緊靠在邊界上，只要風聲不好，我們就過界，跑到外國去。」邦氏道：「我們現在作什麼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只好耐煩的等就是了。」邦氏道：「萬一仇人來了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兄弟的馬車，一定先到的。」邦氏道：「萬一車到了，我們不在一處，我許去喫飯怎麼好呢？」密

李狄道：「你要同長老說一聲，說同我一處喫飯。」邦氏道：「她許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一定許的。」邦氏道：「只願長老准了我，我就可以常同你在一處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就去同長老說，我現在有點心煩意亂，我要到園裏走走。」邦氏道：「你去罷，告訴我，在什麼地方找你？」密李狄道：「過一點鐘，我就回來。」邦氏道：「你替我費了許多心，我謝謝你，你待我這樣好，我真是感激不盡，達特安知道了，也要很感激你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什麼事都商妥了，我們下樓罷。」邦氏道：「你要到園裏去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邦氏道：「從過道出去，下了小樓梯，一直去就是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謝謝你。」於是兩個人微笑，分了手。

再說密李狄的詭計是要先把邦氏勸走了，帶在自己身邊，隨後再去騙她，說達特安並沒來比東；再過幾時，羅時伏回來，那時謀害阿托士同達特安的法子，總可想好了。密李狄謀事，彷彿像個大將，通盤先籌算好，勝則進，敗則退，一絲不漏；她到了花園，先把路徑看好，那一條路可以逃走，以備緩急。過了有一點鐘，聽見邦氏喊她，原來長老許了邦氏，准她同密李狄一處喫飯。兩個人剛走到院子，聽見馬車之聲，到了庵門口，馬車停了。密李狄很留心的聽，問道：「你聽見聲音麼？」邦氏道：「我聽見有馬車聲音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就是我兄弟送來的馬車。」邦氏道：「我害怕的很。」密

李狄道：「來，來，你要壯壯膽。」說完了，聽見門口搖鈴的聲音，密李狄對邦氏道：「你到你房裏去，拿點值錢的東西。」邦氏道：「我房裏只有他的信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就去拿，隨後到我房裏，我們先喫晚飯，再走，恐怕要走一夜的路。」邦氏把手擺在胸口，說道：「我心跳得利害，我幾乎不能走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膽子放大些，再過一刻鐘，我們就平安了。你要記得，你是爲他去作這件事。」邦氏道：「爲的是他，我什麼事都肯作；想到這裏，我膽子大起來了。你先上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密李狄上了樓，看見羅時伏的跟人在房裏等她。密李狄先分付他，叫他在大門等，倘若火槍手來了，他先把馬車趕到樹林那一邊的村子等，密李狄自己從花園入樹林，步行到村裏，倘若火槍手不來，密李狄先上車，邦氏同她送行，馬夫登時就打馬快跑。說到這裏，邦氏進了房，密李狄又把等邦氏來送行，快把馬車趕走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叫邦氏聽見。密李狄問是什麼馬車？跟人說是三四匹馬的車。商量好了，叫跟人騎馬在前，作嚮導。密李狄原先還怕邦氏犯疑，誰知邦氏臉上這般溫柔，心裏又十分慈善，一點也不疑心，況且密李狄是誰，她一點不曉得。跟人出了房，密李狄說道：「樣樣事都預備好了。長老一點也不犯疑，以爲我是真蒙主教放我走的。你喫點酒，喫點菜，我們就動身罷。」邦氏道：「我們就走麼？」兩個人坐下來，密李狄送邦氏一隻雞翅膀，替她倒了一

鍾酒，說道：「我們運氣好得很。天快黑了，等不到天亮，我們就到了躲避的地方。那時就沒人疑我們了。」邦氏喫了幾口東西，喝了一點酒。密李狄道：「來罷，你學學我的榜樣。」剛好拿起酒鍾，忽然聽見馬蹄之聲，嚇得同雷打的一般，頓時臉上全變了色，跑到窗口去看。邦氏也渾身發抖，站起來。那時只聽見聲音，並看不見人。邦氏喊道：「這又是誰呢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不是朋友，便是仇人。你不要動，讓我看。」邦氏站着不動，話也說不出來，同石人一樣。馬蹄之聲，漸漸近了，只離庵門不過幾十碼遠的了。密李狄瞪眼在那裏看，忽然在路轉灣那裏，看見帽子上的烏羽同金線，數一數，起先是兩個人，隨後四個人，共總八個人，有一個跑在前頭，離開那幾個人很遠。密李狄看見爲頭先行的一個人，不禁哼了一聲，原來那個人就是達特安。邦氏也喊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來的是誰？」密李狄道：「來的是主教親兵。我認得他們的號衣。不要耽誤了，我們快跑罷。」邦氏道：「我們逃罷。」說只管說，她却害怕得要死，一步也動不得。

那時馬蹄的聲音，已經過了窗子，密李狄牽了邦氏走，說道：「我們從花園逃走罷，鑰匙在我身上；快走罷，再過五分鐘，就來不及了。」邦氏勉強走了兩步，倒在地下，暈過去了。密李狄要扶她起來，扶不了。聽見馬車先走了，因爲馬夫看見了火槍手，就趕馬車走；同時又聽見放來兩三槍的

聲音。密李狄說道：「你到底走不走？」邦氏道：「我恐怕不能了。我一點力也沒有了。你先逃罷，留我一個人在這裏。」密李狄喊道：「我逃了，留你一個人在這裏麼？我萬萬不來！」說完了，忽然有了主意，臉上露出極兇惡的樣子來，跑到桌邊，從手上脫下一個戒指，打開了，搖出點紅色粉子，放在邦氏的酒鍾內，那粉子入了酒，登時化了，密李狄送酒給邦氏道：「你喫了這鍾酒，就有力量了。」說完，把酒送到脣邊，邦氏就喫了。密李狄心裏想道：「我原不想這樣報仇的，現在只好將就了。」密李狄微笑，把酒鍾放在桌上，出去了。邦氏看見她走，自己一點力量也沒有，想跟也不能，再過幾分鐘，聽見庵門大吵，邦氏時時刻刻望密李狄回來，永遠不見她回來，額上出了許多冷汗，倒在地下，幾乎不省人事。隨後聽見開庵門聲，又聽見過道靴子響聲，彷彿還聽見有人喊她的名字。邦氏忽然十分高興，喊了一聲，爬到房門口，喊道：「達特安，達特安，是你麼？我在這裏！你進來罷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康士旦，康士旦，你在那裏？」同時幾個人把門推開了，跑進房來。邦氏倒在榻上，不省人事。達特安看見了，把手槍擗在地下，跪在邦氏跟前，阿托士把手槍放在腰間，頗圖斯、阿拉密把刀藏好在身邊。邦氏道：「達特安，我的戀愛的達特安，你果然來了！」達特安道：「寶貝康士旦，我們到了，找着你了！」邦氏道：「那個女人，還告訴我，說你不來了，我曉得你是要來的，幸虧我沒同她走，

我快活得很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女人？」邦氏道：「我的同伴，一位夫人，同我很要好，還要幫我逃走；她以為你們是主教的親兵，她先逃走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你的同伴？你說的是什麼同伴？」邦氏道：「她的馬車，停在庵門口；她說是你的好朋友，你還把我們兩個的事，告訴過她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叫什麼名字？你忘記了麼？」邦氏道：「我聽見過她的名字，一趟；你等等，這真奇怪，我為什麼覺得天翻地覆的，我眼也看不見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快幫忙，快幫忙；她兩隻手冰冷了，她暈倒了！」頗圖斯去喊人來救，阿拉密跑到桌子拿水，一眼看見阿托士釘着眼看酒鍾子，臉上十分驚懼的。阿托士說道：「難道那個女人又謀害了一條人命麼？我倒不肯相信。」達特安喊道：「拿水來，拿水來！」阿托士見了，很傷心，斷斷續續的說道：「可憐這個女子！可憐這個女子！」達特安親邦氏的臉，過了一會，邦氏睜開眼；達特安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醒過來了。」

阿托士向邦氏問道：「你趕快說，是誰喫這鍾酒的？」邦氏道：「我喫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誰倒酒給你喫的？」邦氏道：「那個女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那個女人是誰？」邦氏道：「我記得了，她叫威脫夫人。」四個人聽了，大喊一聲；邦氏的臉，變了死色，氣喘不出來，倒在頗圖斯、阿拉密兩個人手上。達特安捉住阿托士的手，問道：「你看她是什麼？難道是……」阿托士咬牙切齒道：「我看很不

好！」邦氏喊道：「達特安，達特安，你不要走開，我快死了。」達特安跑到身邊，看見邦氏眼也直了，渾身大戰，臉上全是死色；達特安喊道：「頗圖斯、阿拉密，趕快去求救！」阿托士道：「也是枉然。不中用的了，那個女人放的毒，是沒得救的。」邦氏聲音很微的，說道：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後來伸着兩手，捧住達特安的頭，很戀愛的看着他，同他親親嘴。達特安同瘋了的一樣，喊道：「康士旦，康士旦！」邦氏長歎了一聲，死了。達特安心如刀割的，叫了一聲，倒在邦氏身邊。頗圖斯滴下淚來，阿拉密兩眼望天，阿托士畫十字。

這個時候，忽然有個人立在門口，臉上很慌張的，問道：「這個是達特安麼？你們就是阿托士、頗圖斯、阿拉密麼？」三個火槍手看見這個人，很詫異，因為他們驚魂未定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那個人道：「諸位要曉得，我來找的，就是你們要找的女人；我看見死屍，我知道那個女人一定在這裏走過。」那三個朋友見這個人，臉是熟的，好像在那裏見過，一時記不起來，三個人還是不響。那人說道：「你們彷彿是不認得我了。你們却救了我的命兩趟了，我只好自己引見罷。我就是威脫世爵，是那個女人的夫兄。」阿托士站起來，抓他的手，說道：「我們很歡迎你。我曉得你一定肯幫我們的忙的。」威脫道：「我從波士木動身，不過比那個女人遲了三點鐘；到了布朗，也不過落後三

點鐘；我到了某處，不過比她遲了二十分鐘；趕到某處，就失了她的蹤跡。我一路跑，一路打聽，還看見你們跑過；我認得達特安，我喊你們，你們沒聽見，我就跟你們跑，那時我的馬乏了。看起來，你們雖是跑得快，也到得太遲了。」阿托士指着邦氏同達特安道：「你看看，我們到得遲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他們兩個都死了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不是的。幸而達特安不過暈過去了。」威脫道：「幸虧他沒死在那個女人手上。」這個時候，達特安睜開眼，慢慢起來，又倒在邦氏身邊。阿托士走上前，很溫和的勸他道：「來罷，我的好朋友；你是個大丈夫，女人爲死者滴淚，男人要爲死者報仇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我們替她報仇，我跟你走！」阿托士低聲同阿拉密說，叫他去請長老來。阿拉密在過道碰見長老，滿臉是慌張之色，長老就喊了庵裏的幾個尼姑來。阿托士抓着達特安的手，對長老說道：「這個女人的屍首，我們交把你照應。這個女人，生在世界上，原是個仙女，現在登天，也是個仙女；我們將來，還要回來祭她的墓。」說完了，領了達特安出去。

五個人上了馬，跟人隨後，走到比東地方，住了客店。達特安先說道：「我們不如立刻就去追趕那個女人。」阿托士道：「要就動身。不過我先要布置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要逃走了！捉不着她，是你擔責成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要怕。我可以保她逃不了。」達特安素來是最相信阿托士的，也就

不催。頗圖斯同阿拉密面面相向，不曉得阿托士想什麼法子。威脫以爲阿托士不過是安慰達特安的話。阿托士把房間定了，說道：「我們先去歇歇罷。你們放心，交把我罷，我布置一切就是了。」威脫道：「據事體論起來，應該我布置的。爲的是我是那個女人的夫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是那個女人的丈夫。」達特安聽了微笑，他曉得阿托士直認不諱的把秘密事說出來，是要自己去報仇的。頗圖斯同阿拉密聽了，很驚異；威脫聽了，以爲阿托士瘋了。阿托士說道：「你們都到房裏歇息罷。你們現在都曉得，我是那個女人的丈夫，自然是讓我設法報仇的了。達特安，你把那個人，在阿拉士地方丟的那塊紙給我。你記得麼？那塊紙上，寫了一個地方名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那個地方，叫阿們特。我明白了。那個字是那個女人的親筆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是的。你知道了，頭頂上還有天。」

第六十四回 紅衣人

再說阿托士到了這個時候，把他平常看得世界冷淡的意思，全沒有了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報仇。他恐怕對不起幾個朋友，很在那裏用心；先同店主要了一張地圖，看見從比東到阿們特地方，有四條路，他先分付了四個跟人，叫他們天黑亮就動身，各人走一條路，去阿們特。巴蘭舒最聰明的，從馬車走過的一條路走。阿托士叫他們先走，是要他們打聽，沒人犯疑；密李狄認得主人，不認得跟人，跟人們却都認得密李狄；預先約好，四個跟人，翌日早上七點鐘，在阿們特會齊；倘若找出了密李狄躲藏的地方，三個人在那裏守住，一個人回來領路。

阿托士分付過，叫他們出去，自己站起來，帶了劍，披上罩袍，出了店門。那時快有十點鐘了，街上沒什麼人，阿托士的樣子，是要找個人打探情形。後來遇着一個人，他走上前去，問了一句話，那個人聽了，很有驚怕的樣子，指了一指；阿托士要送他半個畢士度，要他領路，那個人不肯，阿托士只好一個人向着那個人所指的方向走。碰見四條路口，阿托士糊塗了，在那裏等，看見人，就要問；

等了幾分鐘，來了一個更夫，阿托士又問他，他也害怕起來，不肯陪他走，只指了方向，阿托士就向這條路走；又糊塗了，站在那裏等，剛好有個乞兒走來要錢，阿托士給了他一個柯朗，要他領路，乞兒原先不肯，後來在黑暗裏看見銀錢的光，他就答應了。走到街的轉角，乞兒指一間房子把他看，阿托士去敲門，那乞兒就跑了。那間冷落房子，無燈亮，無人聲，彷彿是沒人住的。敲了三下，聽見屋裏有人答應了，有人出來，半開了門；看見出來的人，身子很高，臉白，髮黑，額下有黑鬚。兩個人說了幾句話，那個人就請阿托士進去。關了門，那個人把阿托士領入試驗房。原來這個人，在房裏用鐵絲網一副骷髏架子，是網好的了，只餘那個人頭，還擺在桌上。一看房裏的東西，就知道這個人是個博物家。有幾個黑木的籠子，裝了些乾蜥蜴，還掛了許多乾草藥。這個人，是一個人住在這裏，連家眷跟人都沒有的。阿托士進了房，看看各種東西，坐下了，先把來意告訴他，還要相煩他幫忙，這個人只是搖頭；阿托士從懷裏拿出一張紙來，上面有兩行字，簽了字，蓋了印的，這個人看見了，點頭答應。阿托士站起來，告辭走了。

回到客店，天亮的時候，達特安走進來，問他怎樣辦。阿托士道：「你耐煩等了。」過了一會，長老打發人來送信，說日中行埋葬禮；那密李狄跑到什麼地方，却沒得消息，只曉得她是從花園跑

了，地下有她的足跡，花園門仍關着，鑰匙却不知所往。到了時候，威脫世爵同那四個火槍手，走向庵裏來，遠遠聽見鐘聲。教堂門開了，禮壇有欄杆門未開，壇中間擺着邦氏的屍首，穿了修行的衣裳。欄杆裏是尼姑，在那裏念經。達特安走到教堂門，有點支持不住了，回頭一看，不見阿托士；原來阿托士把報仇的事想得很周到，先到花園去看足跡。他尋到花園後門，走入樹林一看，就知道猜得不錯；馬車走的路，是繞着林子走的。阿托士兩眼釘着路上，跟住走，還看見有點血跡，以爲是拉車的馬受了點傷。走了六七里路，快到非士土[●]村子，看見很大塊的血跡，爲馬蹄所踏，重新又看見密李狄的足跡；看來馬車在這裏停了，一定是在這裏出了樹林，上的馬車。看清楚了，就回到客店。看見巴蘭舒在那裏，很不耐煩的等。

巴蘭舒報告的話，很滿意。這個跟人，也在路上走，也看見血跡，同停馬車的地方，他還到非士土地方，進了客店，打聽得早一天晚上，八點半鐘時候，有一個受傷的男人，同着一個女人，坐了馬車，因爲那個男人，不能走了，就歇在客店，說是在樹林裏遇了賊，男人受了傷，只好在店裏歇，女的換了馬，先走了。巴蘭舒找着趕車的馬夫，纔曉得他把女人送到法羅梅[●]地方，女人就向阿們特地方走了。巴蘭舒早上七點鐘到了阿們特，那裏只有一間客店；巴蘭舒裝作是個馬夫要找事，過

了一會，曉得有個女客是昨天晚上七下鐘到的，只自己一個人來，住了一間房子，告訴店主說，還有幾天住。巴蘭舒打聽了這些消息，跑回頭，告訴那三個同伴，叫他們看守着那間店，他自己回來，送信給阿托士。

剛好說完，那三個火槍手來了，臉上都很有急。達特安先問道：「我們作什麼呢？」阿托士道：「耐心等！」他們都回到自己房裏。當天晚上八點鐘，阿托士分付備馬，叫人告訴他們三個同威脫，馬上就動身；不到一會，都預備好了，兵器弄好，火槍都裝好。阿托士最後出來，看見達特安已經上了馬，正要起行。阿托士道：「再等一等，還有一個人還沒來。」那四個人面面相向，露出很詫異的光景，不曉得等什麼人。這時候，巴蘭舒把阿托士的馬牽出來；他跳上馬，分付同伴的等他，他先跑了。不到一刻鐘，又跑回來，有一個人陪着來；這個人戴了面具，披了紅罩袍，威脫伯爵同達特安幾個人，都不曉得這個人是誰，看見是阿托士帶來的，只好不問了。到了九點鐘，這一羣人就起行，巴蘭舒作嚮導，跟着馬車走過的路走。各人的心緒，都是悽慘不寧的，一路無話。

●非士士 (Festubert)

●法羅梅 (Fromelles)

第六十五回 問罪

再說那天晚上，天色黑暗，刮很大的風；天上黑雲亂飛，遮着星光；未到半夜，月亮還沒上來，路上黑暗得很。有時電光閃過，纔看見路。達特安最不耐煩，一匹馬向前走。阿托士常常的喊他回頭，不要走得太快。他們過了非士土村，靠着大樹林旁邊走，走到哈利爾地方，巴蘭舒領路。轉向左走，威脫世爵、頗圖斯、阿拉密三個人，輪班的同那紅衣人說話；不管他們問什麼，紅衣人只是點頭不響，他們只好不問了；他們曉得這個人有點古怪，不肯同他們說話。

越走天色越壞，電光不歇的閃，雷聲越響，樹林的風聲，吼得很利害，不久就有極大的風來了。這班人騎馬趕快走，要找地方躲避。快要到法羅梅，大風大雨同時來了，各人打開罩袍，披在身上。還有十里路光景，他們只好冒雨前行。達特安一個人，不披罩袍，連帽子也不戴；因為他頭上發熱，寧可讓雨淋着，覺得爽快。

他們剛到一個地方，正要往前一站走，看見有一個人躲在樹下的，跑出來，站在路中間，把手

指放在嘴邊，招呼他們不要響。阿托士認得是吉利模。達特安喊道：「怎麼樣了？那個女人離了阿們特了麼？」吉利模點頭。阿托士道：「達特安，你不要響；讓我來問他。」就問道：「那個女人，向那裏去了？」吉利模拿手指向力斯河。阿托士問道：「離這裏有多遠？」吉利模搖搖頭，屈了半個指頭，是五里的意思。阿托士道：「她一個人跑的麼？」吉利模又點頭。阿托士道：「諸位，那個女人，一個人跑了，向力斯河走，離這裏有五里路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很好，吉利模，你領路罷。」吉利模領他們走了五百碼遠，到了一條水邊，他們涉了水；電光一閃，看見安肯汗村。阿托士問道：「吉利模，她在這裏麼？」吉利模搖頭。阿托士道：「我們往前走，却不要響。」一班人於是向前走。電光一閃，吉利模伸出手，指着一間單房子，在河隄上，離渡頭有一百碼遠，窗子上微微有點燈光。阿托士說道：「就是這個地方。」說到這裏，有個人藏在路邊溝裏，跳了出來，原來是摩吉堂，跑上前來，一手指着窗子，低聲說道：「她在那裏！」阿托士問道：「巴星在那裏？」摩吉堂道：「我看住窗子，他去把門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很好。你們辦得很好。」阿托士下了馬，把韁交給吉利模，自己向窗子走，叫他們去把門。原來這間房子，四圍有道籬笆，有三尺上下高；阿托士跳過去，走向窗子，原來是無窗門的，只有窗簾，蓋了下半段。他從石頭上爬上去，從窗簾上向房裏看，看見一個女人，裹了一件黑長袍，

坐在小櫬上，旁邊還生了點火，兩隻手靠住一張桌子，頭歇在手上，兩隻手潔白如雪。他雖然看不見這個女人的臉，他曉得這個女人就是他要找尋的人，臉上冷笑了一會。

這個時候，忽然一匹馬嘶起來，密李狄擡起頭來，看見阿托士的臉，就喊了一聲。阿托士曉得她認得他，就用力去推窗子。一聲響，玻璃碎了，窗架也倒了，阿托士一跳，就進了房。密李狄向房門跑，開了門，達特安先站在門口，密李狄看見了，又喊一聲，往後退。達特安恐怕她逃了，從腰間拔出手槍來。阿托士舉手止住他，說道：「你把槍先收了。這個女人，要過堂審訊的，不可行刺她。你等等，我們辦她罪。諸位請來罷。」達特安聽他的布置。威脫世爵、頗圖斯、同那位紅衣人，都進了房。跟人都在外頭，有把門的，有守窗的。密李狄倒在一把椅子上，兩隻手蓋住臉，是不願意看她的仇人。

那班人進來了，她擡起頭來，看見她的夫兄，她喊道：「你來要什麼？」阿托士答道：「我們要的是巴格生，又叫德拉費伯爵夫人，又叫威脫夫人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不錯的。那就是我。你要我作什麼？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要開堂，審問你所犯的罪；你自己還有機會，可以辯護。你辯得過來，就只管辯。達特安，你先告狀。」達特安走上前，說道：「老天在上，諸位在前，我告她用毒藥害死了邦那素的老婆。邦氏是昨晚死的。」回頭看看頗圖斯、阿拉密兩個人。兩個人齊聲說道：「我們作見證！」

達特安又說道：「我告這個女人，設法用毒酒謀害我，酒是從維洛阿送來的。她假冒別人名字，把酒送來，我幸虧沒中計。有一個叫畢列士，喫了那酒，毒發死了。」頗圖斯、阿拉密又說道：「我們作證！」達特安又說道：「我告她叫我去殺狄倭達伯爵，只有我自己可以作證。我說完了。」達特安退後，站在一邊。

阿托士說道：「爵爺，輪到你了。」威脫走上前，說道：「我告她主謀把巴金汗公爵刺死！」幾個火槍手，原沒聽見這個消息，一聽了，齊聲喊道：「巴金汗公爵被人刺死了麼？」威脫道：「是的，刺死了。我接了你們告警的信，這個女人一到了英國，我就把她捉住了；她牢籠了那個看管的人，把刀子交給看管的，用了許多法子，勸那人去行刺公爵，現在那個刺客，想已在英國判決死罪了。」衆人聽了這番話，打了個冷戰。威脫道：「還有別的。我的兄弟，把家財交把她，得了一個極古怪的病，不到三點鐘，就死了，死後身上露出很可疑的形狀來。威脫夫人，你大約可以告訴我，我的兄弟，是患什麼病死的？」密李狄不響。威脫又說道：「你這個殺巴金汗公爵的兇手，殺費爾頓的兇手，殺我兄弟的兇手，我請你們要把她正法。不然，我是要自動手的了。」密李狄兩隻手捧住頭，在那裏發昏。

阿托士聲音發戰的，慢慢說道：「輪到我了。我娶她的時候，他年紀還輕；我娶她的時候，我家裏的人都不以為然的，我也不管，把我的名位富貴，都給了她，有一天，我纔看見她是刺了花的一個罪犯，——她的左肩膀上，刺了一朵蓮花瓣。」密李狄聽了這句話，站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能彀找出憑據來，說是那一個公堂刺的花麼？你能彀找出那個刺花的人來麼？」忽然聽見有很深很古怪的聲音，說道：「這兩句話，要我來答的。」說完了，那個紅衣人走出來。密李狄問道：「你是誰？你是誰？」衆人的眼，都看着那紅衣人。惟有阿托士知道這個人，却也不曉得他同眼前這件事也有干涉。紅衣人慢慢的走到密李狄面前，到了桌子邊，把面具脫下來。密李狄睜眼看了一會，喊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他，這是個鬼，救命呀，救命呀！」一面喊，一面拿手去搥牆。威脫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紅衣人道：「讓那個女人說我是誰。她還認得我呢。」密李狄嚇得動不得，緊靠着牆，說道：「他是利爾[○]地方的劊子手。」衆人聽了，都往後退，只剩劊子手一個人，站在房中間。密李狄跪在地下，喊道：「饒我罷，饒我罷！」

過了一會，紅衣人說道：「我說過的，她還認得我；不錯的，我是利爾地方的劊子手。我把事體告訴你們聽。」衆人很留心的聽他說。他說道：「這個女人少年的時候，是唐博瑪庵[○]裏的一個

尼姑。庵裏的教堂，是一個少年老成的教士管教務，這個女人用盡了多少法子，去蠱惑他，居然得了手。這個女人，連神聖都可以蠱惑的。兩個人就海誓山盟的，互相戀愛，却也曉得，不久有人曉得他們的事。那個女子就勸教士同她逃到遠方，以免被人看破；但是逃走出來，是要錢用的，教士偷了教堂裏幾件的值錢東西，來變賣了。正要逃走的時候，兩個人雙雙的捉住了，關了監。不到一個禮拜，這個女子把監卒的兒子蠱惑了，私放女子出監。教士得了個十年苦工的罪，還要刺花爲記。我那個時候，就當利爾的劊子手，教士就是我的親兄弟！我氣極了，發了誓，要替兄弟報仇；爲的是我兄弟所犯的事，全是這個女子主謀。我找尋出這個女子躲在什麼地方，把她捉住了，捆起來，把她也刺了花，同她也留下個記號。我回到了利爾的第二天，我的兄弟也越獄逃走了，官府說是我與兄弟同謀，把我捉去關了監，等到拏獲我的兄弟，纔放我。我的兄弟並不曉得我替他坐了監，他逃了出來，又去同這個女子逃到勃黎，當個小教士。這個女人，冒充他的妹子。那個地方上，有位世爵，戀愛這個女子，要娶了作老婆。這個女子，背了我的兄弟，就嫁了這個伯爵，做了德拉費伯爵夫人。衆人聽了，都看阿托士；到了這個時候，纔曉得他就是德拉費伯爵。紅衣人說道：「我的兄弟，看見這個女人這樣無恥，打定主意回到利爾；回來纔曉得我替他坐監。官府知道我兄弟回來了，

纔把我放出來。諸位，現在曉得我告這個女人的罪狀，也曉得她因為什麼刺了花的了！」

阿托士問道：「達特安，你看這個女人，應該科什麼罪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死罪！」阿托士道：「威脫世爵，這個女人應得什麼罪？」威脫世爵道：「應得死罪！」阿托士道：「頗圖斯、阿拉密，這個女人應得什麼罪？」兩人齊聲答道：「死罪！」密李狄聽了，大喊，跪在地下。阿托士說道：「巴格生，又叫德拉費伯爵夫人，又叫威脫世爵夫人，你是罪惡貫盈，天人共怒的了。你若是曉得祈禱的，你趕快祈禱罷。我們定了你的罪，你是要死的了。」密李狄聽了這幾句話，想要站起來說話，也站不起來；她曉得抗拒也無益，只好跟了劊子手出去。威脫同火槍手跟了來，跟人在後。那間房子，窗子也破了，大門開着，裏頭什麼都沒有，只剩一盞殘燈，還在那張小桌子上。

●安肯汗 (Erquinheim)

●利爾 (Lille) 法國工業重鎮。

●唐博瑪庵 (Benedictines of Terplemar)

第六十六回 正法

再說那時候已到了半夜，月亮上來，照得遠遠的幾間房很清楚，又照着力斯河的水。那邊河堤之外，是一派樹林，上頭一片黑雲，左邊有一間磨房；那時風已定了，風帆一點也不動，只聽見夜鷹在那裏叫。路的兩旁，全是小樹，在月光裏看見，彷彿像是無數的小鬼，伏在那裏守路的；遠遠還有電光，不時打閃；風已停了，樹葉不動，地下很溼很滑。兩個跟人拉了密李狄的兩隻手，在前頭走，後頭跟着的是劊子手，在後就是威脫世爵同四個火槍手，最後就是巴蘭舒同巴星。

密李狄一路沒說話，等到同後頭的人，離得遠了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幫我逃走，我給你們每人一千個畢士度。你若是把我交給你們主人，你們是要後悔的。我的朋友，快要同我報仇的！」吉利模聽了，遲疑起來，摩吉堂渾身發抖。誰知被阿托士聽見了，同威脫世爵跑上前，說道：「換兩個人！她同這兩個個人說了話，這兩個個人不可靠的了。」於是巴蘭舒同巴星上去，拉着密李狄。走到河邊，劊子手上前，要把密李狄手脚綑起來；密李狄發怒，喊道：「你們這班人，都是懦夫！」

都是刺客！十個男人，欺負一個女人！你要小心，你害了我，自然有人替我報仇的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不是個女人，你那裏算是個女人；你是從地獄跑出來的惡鬼，我們不過請你回到地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要記得，不管是誰害了我的性命，就是個殺人的兇手。」紅衣人手拿刀子，說道：「劊子手殺人，是辦公事，不算是殺人的兇手，只算是行法。」說完了，把密李狄捆起來。密李狄叫喊的聲音，入了樹林，也無人聽見。密李狄道：「就使我犯了許多罪，你們只該把我送到法堂去；你們並不是執法官，不能定我的罪。」威脫世爵道：「我原叫你到太班去的，你爲什麼不去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年紀尚輕，不願意死。」威脫世爵道：「你在比東庵毒死的女子，年紀比你還輕，你爲什麼叫她死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到庵裏去當尼姑罷。」劊子手道：「你原是個尼姑，你還了俗，就害了我的兄弟。」密李狄哼了好幾聲，跪在地下。劊子手把她抱起來，往小船走。密李狄道：「上帝可憐呀！你要把我溺死麼？」密李狄喊得實在可怕，達特安原是最要緊報仇的，聽見了喊得傷心，支持不住，身子靠着樹，兩隻手掩住耳，說道：「我不能看這個可怕的事！我不要這個女人這樣死法！」

密李狄聽見了，心裏又有了指望，喊道：「達特安，達特安，你可記得，我戀愛過你！」達特安聽了，立起來，向密李狄那裏走。阿托士拔出劍來，攔住了，說道：「達特安，你不要動。不然，我只好不顧

交情，同你比劍了。」達特安不動，回過頭去看別處。阿托士說道：「劊子手，辦你的事。」劊子手說道：「我預備好了；我殺了這個女人，是爲世界除害。」阿托士走到密李狄身邊，說道：「你叫我受了許多禍害；你雖然是把我的前程毀了，把我的聲名也糟蹋了，把我的戀愛也玷辱了，我都饒了你。你好好的死罷！」威脫世爵走上前說道：「你毒死我的兄弟，叫人刺死了巴金汗公爵，叫費爾頓去受死罪，你還要想法害死我；你所犯這些罪，我今日都饒了你。你好好的死罷！」達特安也走上前說道：「我騙了你，求你饒我；我把我的好朋友殺了，你還想出許多法來謀害我，我都饒了你；我還替你哭。你好好的死罷！」密李狄說道：「我完了！我要死了！」說完，四圍一看，是要求救的意思。看見樹林裏，只有一片黑，看不見人，聽不見響。密李狄問：「我在什麼地方死？」劊子手道：「在對岸。」說完，把密李狄放在小船裏，自己上了船。阿托士給他一袋錢，說道：「這是照例的酬勞。」劊子手道：「不錯的。不過我要這個女人知道我作這件事，爲的是要辦罪，不是爲的幾個錢。」隨即把錢袋摔在河裏。

那條小船，開往對岸，船上只有密李狄同劊子手，餘人站在初到時地方，河面上月亮照着這條小船，到了對岸，這邊略可看見。當過河的時候，密李狄想出法子，把綁弄鬆了；到了對岸，忽然跳

出小船，就跑。岸邊泥滑，到了岸上，跌倒了，動不得，覺得兆頭不好，在那裏垂頭合手。對岸的人，看見劊子手慢慢把兩手舉起，把那殺人的刀子，在月亮下閃光，俄而兩手下來，聽見刀響，又聽見喊了一聲，有一個無頭的身子，倒在地下，劊子手把紅衣鋪在地下，把屍身同首級，放在衣上，拿四角打了結，包好了，背在身上，落了小船，走到中流，停了船，把那包屍首，擗在河裏，說道：「上帝執法無私，去你的罷！」

過了三天，四個火槍手回到巴黎，幸而未過假期；當天晚上，走到特統領府裏銷假，特統領問道：「你們這趟出去，頑得快活麼？」阿托士替衆人答道：「頑得很快活。」

第六十七回 達特安二次見主教

再說九月六號，路易第十三從巴黎動身去拉羅諧爾，聽見巴金汗公爵被刺，很動心。王后雖然知道有人要害公爵，起初聽見說是刺死了，還不相信，說道：「沒有的事，他纔有封信給我。」到了第二天，拉波特回來了，——因為英國封口，耽擱了些時候，纔能動身，——他把巴金汗分付的話，告訴王后。把記念的東西，也呈交了，王后纔相信。路易第十三見了王后，作出十分高興的樣子來，得意極了。過了幾天，又不高興，這個人是不能長久高興的。因為要到拉羅諧爾，他覺他營裏的日子，過得沒趣，又很怕見主教，同鳥見了蛇一樣，飛來飛去，只管害怕，總逃不出圈子。王上回到拉羅諧爾，一路上都沒高興。各人都看見那四個火槍手，沒一個打得起興致來。到了之後，王上到了駐蹕的地方。四個火槍手，無精打彩的，有時到酒店去，有時在寓所，也不賭錢，也不喫酒，四個人談天，都是很低聲的，有什麼熱鬧，他們都不去。

有一天，王上厭煩了臂鷹的日子，四個火槍手沒得公事，到了大路邊的一個酒店。他們坐在

那裏的時候，忽然看見一個人，騎了馬，從拉羅諧爾來的，停下來，喫鍾酒；看見他們，那人道：「那位不是達特安麼？」達特安擡頭一看，高興得很的喊：原來那人就是蒙城會着的那人。達特安拔出劍來，追出門口。這一趟，蒙城人不躲他了，跳下馬來。達特安道：「我這趟同你面面相對，你可逃不了！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從來不躲你，我正要找你，我奉了王上之命，來拏你，你先把劍交出來，你若是抗旨，你的性命不保。」達特安把劍尖放低了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羅時伏主教的家臣，我奉命帶你去見主教。」阿托士說道：「我們正要到拉羅諧爾去。你可以拿達特安誓語作保，他馬上就去見主教。」羅時伏道：「我奉的命，是看管着他，帶他去見主教。」阿托士道：「我們自己看管着他。我們的意思，是不讓他一個人去。」羅時伏回頭一看，看見頗圖斯同阿拉密兩個人，站好在這裏，羅時伏知道沒法，說道：「只要達特安把劍交出來，我就請你們領他到主教那裏去。」達特安交劍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劍，我就聽你的分付。」羅時伏道：「很好，就這樣罷。我還要跑我的路。」阿托士道：「如果你是要去找尋威脫夫人，我告訴你，你永遠找不着她的了。」羅時伏道：「怎麼講？她怎麼樣了？」阿托士道：「你同我們一路回到拉羅諧爾，你就曉得了。」羅時伏遲疑了一會，後來改了主意，同他們回去；那時主教，原約王上到了一個地方，離這裏還有一天路，他一路回

去，還可以看管着達特安，於是同一路走。

翌日下午三點鐘，到了，主教在那裏等王上。主教同王上相見的時候，是很親熱的，互相慶賀，說是法國的大仇人死了，從此法國可以太平了。過了一會，主教告辭了，知道把達特安拏了來，就要登時去審問他。回到寓所來，看見達特安在門前，還有三個火槍手護衛着；此次主教身邊，也有許多護衛。他叫達特安跟他進去，阿托士說道：「達特安，我們在這裏等你！」說話說得很響，要給主教聽見。主教縐了眉頭，停了一會，要說話，又不肯說，一聲不響，進去了；達特安跟了進去，門口有許多人把守。主教進了書房，分付羅時伏，叫達特安進房。羅時伏領了達特安進去，鞠了躬，先出來了，只剩了達特安同主教兩個人。這是達特安第二次見主教，後來出來對人說，他自己以為這總是末一次的了。

主教站着，先說道：「你可曉得，是我分付把你拏來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曉得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可曉得，我爲什麼拏你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曉得。你拏我，或是爲着一件事；不過這件事，你還沒曉得。」主教道：「是麼？你這句話，怎樣講？」達特安道：「請主教先把我犯的什麼罪告訴我，我隨後再把我作的事告訴主教。」主教道：「你所犯的罪，就是名位比你高的人犯了，也是要殺的。」達

特安道：「是什麼罪？」主教道：「你同法國的仇人通謀，你得了國家的秘密消息，你破了上司的祕計。」達特安曉得一定是密李狄告他的，故意問道：「是誰告我這幾條罪狀的？我可猜得着幾分，大約是一個犯了罪，刺了花的女人告我的。這個女人，原有男人活在法國，却在英國又嫁了人；這個女人，把第二個丈夫毒死，還僱了刺客殺我，拿毒藥謀害我。」主教問道：「這是怎樣講？你說的女人是誰？」達特安答道：「就是威脫夫人。主教是很尊敬她，很信任她的。大約她那些罪狀，主教是不會曉得的。」主教道：「如果威脫夫人確是犯了這些罪，我是要辦她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她已經受了罪了。」主教道：「誰辦她的罪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們辦的。」主教道：「她現在關了監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。她已經死了。」主教有點不相信，說道：「她死了麼？你說她死了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死了。她三次要害我的性命，我都不去報復；她把我所戀愛的女人殺了，我們因為這一件，還有她所犯的罪，我們要辦她，故此我同我的同伴，把她捉了，審問她，定了她的罪。」達特安就把邦氏如何在比東庵中毒，密李狄如何躲在河邊那間小房子，他們如何把她拏着了，如何在力斯河邊，叫劊子手把她正了法，都說了一遍。主教聽了密李狄所犯的各種罪狀，同她的結果，不禁打個冷戰，說道：「你們幾個人，就做起法司來，去定人的罪！你可曉得，你們這樣無法無天的去殺人，

律例是不能容你們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現在並不辯護我們所作的事。主教要辦我們一個什麼罪，我們是甘受不辭的，性命不算了不得的，值錢，我又何必怕死。」主教顏色很溫和的說道：「是的，我曉得你是個最有膽的人，你將來也要過堂受審，再定你一個應得的罪名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妨告訴主教，我原有赦罪的文書在身上；但是我還是請主教照律辦就是了。」主教很詫異的問道：「你身上有什麼赦書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。我身上有簽過字的赦書。」主教露出很藐視的神氣，說道：「誰簽字的？王上簽字的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。是主教簽的。」主教道：「我簽的字？你瘋了！」達特安道：「主教還許認得自己的筆跡。」說完了，達特安從口袋裏拿出那張公文來，——原是阿托士那天晚上在酒店同密李狄硬要來的——拿了出來，送給主教看。主教接在手裏，一看，認得是一六二八年八月二十三號在拉羅諾爾大營自己簽的一張赦書。看了一回，在那裏尋思，拿了那張紙，不肯交回。達特安心裏想道：「他定在那裏擬我的罪名了。不相干的，我給他看看，大丈夫是不怕死的。」

主教在那裏很想了一會，不停的用手指捲那張紙，後來擡起頭，兩眼不停的看達特安；看見他那副聰明坦白的臉，還看出他受過憂愁着急的情形來，他想這個人不過二十一歲，倒辦有好

幾件大事，膽子又大，主意又多，遇險不怕，不論何人能設得這個人幫忙，是極有用的；隨後又想想密李狄的兇惡性情，同所犯的各種大罪，現在死了，擺脫開這種可怕的同謀之人，也是件好事，於是慢慢的把那張紙，撕碎了。達特安想道：「他一定要辦我的罪了。」主教一語不發，走到桌子邊坐下，填寫一張公文，那張公文，原已寫了許多字的了；寫完，蓋了印。達特安想道：「這一定是把我的罪名填寫好了。大約他不要我去受審問監禁的了，叫我早日死，不去拖長日子；他的用意，也還不錯。」主教說道：「我剛纔從你手裏，拿了一張公文，我現在另外還你一張，名字隨後填寫罷，你自己可以填的。」達特安把公文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補火槍營幫統的一張文憑。達特安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主教，從今以後，我是替你出死力的了。我自己不配補這個缺，我有三個朋友，他們倒可以補這個缺。」主教看見把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降伏了，十分高興，說道：「你真是個有膽子的人。這張文憑，隨你怎樣用罷，名字却還沒填。你可不要忘了，我是專給你的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永遠不忘大人的恩典。」主教回過頭來，大聲的喊羅時伏。羅時伏進來，主教說道：「羅時伏，我要你曉得，達特安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們兩個人，拉拉手，從前的仇恨，一切都忘了。」主教兩隻眼看住他們，他們兩個人沒法，只好在主教面前拉手，却是很有點勉強。拉完了手，兩個人對主教鞠了躬，一同

走出來。羅時伏道：「我們還要會會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什麼時候都可以。」羅時伏道：「不久就有機

會。」說到這裏，主教開了門，往外看；兩個人對着笑，又拉拉手，同主教再鞠躬，就走開了。阿托士見

了達特安，說道：「我們很替你着急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出來了，不但是個自由人，並且很蒙主教關

照。」阿托士道：「你見主教的情形，告訴我們聽聽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今天晚上告訴你們。」

到了晚上，達特安走到阿托士那裏，看見他喫完飯，在那裏喫西班牙好酒，就把同主教見面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從袋裏把授官的文憑拿出來，說道：「阿托士，這是給你的。」阿托士微笑，說道：

「這張文憑，給了火槍手阿托士，自然是很體面的，但是德拉費伯爵却不便受。你自己拿去罷，你是捨了性命換來的。」達特安曉得無論怎樣勸，阿托士總是不肯要的了，走去找頗圖斯。看見頗

圖斯對着鏡子，稱讚自己，穿了一身繡花的新號衣。頗圖斯道：「達特安，原來是你麼？你看我這一

身衣裳好不好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好看得很！我現在來送你一套，還要好看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是什麼？」

達特安道：「是一套火槍營幫統的號衣。」達特安把見主教的情形，告訴他，從口袋裏拿出文憑

來，說道：「你只要填了你的名字，你就是我的司令官。」頗圖斯看了一看，還了達特安；達特安很

詫異。頗圖斯道：「好是很好，不過我恐怕不能當得久；你可曉得，我們到比東辦事的那幾天，我的

公爵夫人的丈夫死了，我要去娶她；她那裏還有一個錢箱，箱裏頭的錢，我同公爵夫人一齊受用。你進來的時候，我正在這裏試試我做新郎的衣裳。我的好朋友，你不如把文憑收起來，自己用罷。」達特安沒法，去找阿拉密。看見阿拉密跪在地下，額枕着一本祈禱書，在那裏祈禱。達特安把見主教的情形告訴了他，又拿出文憑來，說道：「阿拉密，你受了罷。我們四個人之中，你的謀略最好，聽了你的主意，是無不成功的。這張文憑，該是你的。」阿拉密歎口氣道：「我看見我們作的最後的一件事，我生了厭世之心，我不當軍人了。我這趟打定主意，永遠不改的了，等到軍務完了，我就要出家爲僧了。你把文憑收好罷，當軍人，是同你性格最相宜，你將來一定是個極有特色，極有膽子的司令官。」達特安聽了這句恭維話，曉得阿拉密是誠心的，很高興，走回去，找阿托士。看見他還在燈下喫酒，達特安把文憑擺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他們都不要這張文憑。」阿托士道：「這爲的是，別人都配不上你。」阿托士隨手執筆，在文憑上填了達特安的名字，然後還了他。達特安道：「我曉得了，我的老朋友都要離開我了。我什麼都丟了，只剩些淒涼痛心的記念！」說完了，兩手捧着頭，滴了好些眼淚。阿托士安慰他道：「你年紀還輕，將來只有快心的記念，沒得淒涼的記念了。」

第六十八回 結局

再說拉羅諧爾的叛民看見英國的海軍不甚得力，巴金汗的救兵，又日久不來，前後死守了一年，只好降了。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號，降款簽字，十二月二十三號，路易第十三凱旋。沿路百姓歡迎，彷彿是勝了大敵一樣，其實不過是拿全國的兵力，打勝了幾個法國百姓罷了。

達特安補了火槍營的幫統，頗圖斯不當軍人了，第二年果然娶了柯氏，打開陪嫁的錢箱數數，原來有八十萬個利華。頗圖斯是歡喜極了，摩吉堂也鬧起來了，穿着很華麗的號衣，遇着頗圖斯坐了鍍金的馬車出門，他站在主人背後，洋洋得意，他就算他一生的希望，到了極點了。阿拉密到了羅連，有好幾時，幾個舊朋友都沒接着他的信，後來聽見施華洛夫夫人說，阿拉密已經做了教士，就不知是在什麼地方。巴星也得了一個教裏的一個小名目。阿托士仍在火槍營裏，當了達特安的部下；到了一六三一年，告假到土爾林地方，隨後出了軍籍，住在洛西倫，因他有些祖上的遺產在那裏，吉利模仍跟着他。

106-97834

達特安同羅時伏比劍，比了三次，羅時伏三次受傷。第三次比劍的時候，羅時伏受傷倒地，達特安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比到第四趟，恐怕我要打死你的了。」羅時伏道：「看起來，我們兩個人，只好罷手了。你以為我是你的仇敵，其實並沒這會事。我老實告訴你，我們最初會面的那一次，我要同主教說一聲，早已把你關在巴士狄監牢的了。」羅時伏這句話，原不見得是盡實的，達特安只好同他和解了，以後不再比劍。羅時伏派了巴蘭舒在親兵營，當了把總。

邦那素永遠不曉得他的老婆在那裏，也不去找尋；有一天，他還去見主教，說了許多他如何有功的話，想主教幫他個忙。主教分付他說，自然要照管你的。第二天晚上七點鐘，邦那素走到羅弗宮去，以後就不知所往了。有人曉得的，說是他住在一個堡壘裏，主教照管着他呢。

●土爾林 (Touraine) 法國舊時省名，省會即是土爾。

●洛西倫 (Roussillon)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五版

(82701.1)

中學國語文
科補充讀本
俠 隱 記 二 册

The Three Musketeers

每部定價國幣拾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 著 者

Alexandre Dumas
le Père

譯 述 者

伍 光 建

校 註 者

沈 德 鴻

發 行 兼 印 刷 者

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各 地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國家圖書館



001707561



籍